

藝文

第一卷 第一期

目 要

- | | |
|------------|-----|
| 發刊詞 | 馮友蘭 |
| 晚周古籀考 | 郭紹虞 |
| 月氏與東西文化之關係 | 劉煥葵 |
| 湯得伊尹之研究 | 任廣運 |
| 轉注篇 | 魏世珍 |
| 李白 | 吳汝濱 |
| 臨池瑣言 | 黨蘊秀 |
| 文學的實質與形式 | 吳汝濱 |
| 九弟之死（創作小說） | 許敬參 |
| 打消（創作小說） | 李五橋 |
| 愛的犧牲（戲劇） | 王志剛 |

文藝第一卷第一期目錄

發刊詞	馮友蘭	三姝媚	劉揆藜
晚周古籀考	郭紹虞	九弟之死 (創作小說)	許敬參
赫拉頤利圖斯 Heraclitus 殘句 (一)	芝生譯	打消 (創作小說)	李五橋
月氏與東西文化之關係	劉揆藜	雨後山行	于錫乾
湯得伊尹之研究	任廣運	曉春閣詞稿 (五卷)	王志剛
轉注篇	魏世珍	饒春賦	劉揆藜
進修	于錫乾	鐘山絕頂	劉揆藜
司文藝之女神	王培彬	愛的犧牲者 (戲劇)	王志剛
李白	吳汝濱	月夜	于錫乾
臨池瑣言	党蘊秀	中州大學文藝研究會簡章	
牛訓理解	紹虞	中州大學文藝研究會第三屆職員及會員一覽	
狂風	于錫乾	插畫	
文學的實質與形式	吳汝濱	開封挑筋教碑 (一)	
三臺洞紀遊	劉揆藜	開封挑筋教碑 (二)	
		開封挑筋教碑 (三)	

本期闕

發刊詞

馮友蘭

文藝者，中州大學學生所組織之文藝研究會之刊物也；其中所載，除指導員之著作外，大部分皆會員之作品，都十萬餘言。

文藝研究會以研究國故及文學爲宗旨，所謂文藝，蓋取其名之廣義，如所謂歐洲之文藝復興者然。故此刊中所載諸作，依其性質，約可分爲二類：研究國故之論文及文學作品。

近來一般學者，大倡以科學方法研究國故之說；其實除文學作品外，世上果有非科學之學問乎？科學方法實卽普通思想方法之較有系統，較認真，較精細者，非有何神妙也。科學方法與普通思想方法，猶泰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其差別乃程度的差別，而非種類之差別。所以凡一學問，苟至精深之域，其方法皆係科學的。至於文學作品，乃想像力之產物，其目的本不在求真，故爲非科學的。

故廣義之學術中，有爲理智之產物，有爲想像之產物；文藝中所載研究國故之論文，屬於前者；

文學作品，屬於後者。爲編輯此刊，諸會員得以使其理智力及想像力，皆有適當練習之機會，不可謂非幸事；至於估定諸論文及文學作品本身之價值，則有待於讀者及大方之家。

十四年四月一日於開封

院周古籀申王靜安先生說

郭紹虞

今草此文有須先決者二事：其一，古籀即同於小篆，非與篆書殊體也；其又一，則古文籀文名稱雖異而體製無大別也。

張行字說文發疑云：『說文小篆下有古籀者，其小篆即皆古籀……夫小篆既爲古籀，而小篆外復有古籀者，蓋歷代文字各有增易，其古籀相同者，李斯已錄之爲小篆矣，而其不同者，錄古文則遺籀文，錄籀文則遺古文，此今之說文，所以既有小篆復有古籀也。』馬衡石鼓爲秦刻石考云：『史籀篇者……字書之祖……逮秦兼并天下，李斯復刺取其字，以作倉頡等篇，乃整理舊文，有所去取，以改編字書，非謂於史籀篇外又改造字體也。』此則小篆同於古籀之說也。蓋小篆形製，實本古籀——以約定俗成之秦文，推行於天下，則其勢易於通行之殊體，擇其一以爲準的，則其用不淆；若必求其事由已出，更易字體，則縱以帝王崑制之勢力，亦不能易民衆約定俗成之科律也。故小篆之異於古籀者，不過爲書寫之利便，化繁爲簡，約散爲整耳，固非別創一書

體也。

秦書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不言古文，知古文即包於大篆中也。王莽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不言大篆，知古文奇字二者內已包大篆也。昔人恆以大篆當籀文，而呂氏春秋云：『蒼頡造大篆，』是古文亦可稱大篆之證。明大篆之可賅古文，古文之可賅大篆，即可知古籀二體，其稱雖殊，其體固相近矣。昔人治金文學者，恆以古籀連稱，如宋翟耆年籀史，清莊述祖古籀疏證，孫貽讓古籀拾遺，吳大澂說文古籀補，或名曰籀，或名曰古籀，皆爲錄金石古文之書，可知古籀二稱，即在昔人沿用亦固已混殺矣。

古文籀文，書體無別，然則古籀之異稱又何自而起也？曰：此則始於許慎說文，近人馬衡已言之矣。馬氏撰石鼓爲秦刻石考，謂『文字之興，孳乳浸多，隨時隨地而變，無主名，無形跡，於此而欲強爲限斷，定其名稱，無是理也。』說文之正字九千三百餘，皆當

時所流行者，祇謂之文，祇謂之字，其有標出古文籀文者，謂古文經史籀篇中有此異體，非即指為書體也。則可知許書所謂古文云者，乃古文經中之殊體，籀文云者，則史籀篇中之殊體也。此則古文籀文之稱所自防也。

故自其同者言之，則古文籀文不當強為區分；自其異者言之，則雖同被以古籀之稱，亦宜明其差異之點。蓋一時代所通行之字體或不盡同，如甲文為商代之古籀，金文為西周之古籀，而許書所載則晚周之古籀也。今請於晚周古籀一申言之。

吳大澂說文古籀補序謂「許書所引之古籀，為周末文字，古器習見之字，即成周通行之文。」所言固甚當，然學者於此，將或不免致疑，以為許書所引古文，出自孔壁古文諸經中字，其為晚周文字固無可疑，至其所載籀文則出於史籀一篇，而許慎說文自序明言「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則史籀篇者乃宗周之書，固不得稱為晚周之文字矣。今欲破此疑，不得不一考「籀文」之稱之由來。

籀文之稱，本於史籀，固已然。然史籀之解，本有數說：一則謂史官名籀，如說文序所云者是也；一則謂為姓史名籀，如應劭漢書

元帝紀贊注，張懷瓘書斷及郭忠恕汗簡書諸，作為太史史籀者是也；一則謂史籀為字書篇名，如漢書藝文志云「史籀十五篇」班固自注云「周宣王太史作」於「太史」下未著一「籀」字，即未嘗以「籀」之一字為人名也。其書開端，蓋云「太史籀書」，籀書云者，即讀書之義，則籀非人名可知，從而以發端二字名其書，此固古書之慣例也。之三說者，以姓史名籀之說，為最不足信，段氏玉裁等已破之矣；至謂史官名籀，則固古書記傳中慣例，如史佚史角與左史倚相諸稱，及後人稱司馬談及其子遷，以其皆為太史公，亦每簡稱為史談史遷，類此之例不遑彈舉，其說與說文合，故舊時學者皆宗之。近人王國維著史籀篇疏證始宗漢志之說，而謂「史籀」二字乃篇名，蓋後人取句首「史籀」二字以名其篇，非著書者之名。此說本與班志相合，但與說文不符，至其謂史籀篇獨行於秦，非宗周時之書，則更於漢志所云「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及班氏自注「周宣王太史作」之說，皆不相符矣。余謂王氏謂史籀為篇名，不以籀為人名之說，則是至其謂史籀篇非宗周時之書，則非籀之為人名與否，漢時班固應劭許慎之說不相一致，至其謂史籀篇出於周宣王太

史所作，則自漢迄今固無異說也。漢志雖亦謂「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不明言爲周宣王時，然考史記年表始共和，墨子引諸國春秋，亦上逮宣王而止，則漢儒之說固非無據也。

使從王氏之說，定史籀篇爲秦時文字，則謂許書之籀文爲晚周文字，其說固甚當。今於史籀篇之時代，猶沿漢人舊說，定爲周宣王時，而於許書之籀文，復宗馬氏之說，謂出於史籀一篇，則許書之籀文，明爲宗周文字，乃復定爲晚周，何也？曰：此別有說。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謂「古人文本有繁簡二體」，此說極是。章炳麟造字緣起說亦謂「馬牛魚鳥諸形，勢則臥起飛伏皆可則象也；體則麟羽毛鬣皆可增減也」，蓋其所則象者不同，而增減隨之，故或繁或簡，遂歧爲二體也。倉頡定文以還，古文猥衆，致難識別，於是周宣王太史遂寫定史籀一篇以歸明劃，此實爲後世字書之祖，至其所錄，則固取諸古文，而非別爲一體也。不過字書重在辨析，故史籀所錄，多列繁複之形，重文叠體，以免混淆，於是雖出於古文，遂與古文之簡體相異矣。近何仲英襲劉師培之說，以爲籀文之殊於古文者有二端，一曰字多偏旁，二曰字多重疊，此則由於不知古文本有繁複之體故也。明古文本有繁簡二

體，然後知籀文之卽爲古文，而昔人治金文者往往古籀連稱，亦非無所據矣。漢書王莽傳「徵通史篇文字」，孟康曰「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此漢人舊說而段氏說文序注謂「此古文二字當易爲大篆」誤矣。

宣王之後，經幽王至平王而東遷於洛，嗣後王綱解紐，以迄戰國，卽說文序所云「言語異聲，文字異形」者也。夫語言文字之演進遞變，必有所因，斷無突變之理。春秋戰國之環境固與成周之統一者不同，然亦斷無以分裂之故，遂各國別創一語言文字，以通行於國內，以別異於國外，如田疇之異，車塗之異，軌律令之異，鴻衣冠之異，制者蓋語言文字純出自然，約定俗成，卒難變易，非如田疇車塗等然，可以侯王之勢力強而爲之者也。故知言語之異聲，本由於自昔方言之歧異也；文字之異形，亦本由於自昔字體繁簡之無定也。不過在於王室統一之時，史官皆自周出，諸侯史記皆藏王官，故不覺語言文字之歧異耳。章炳麟檢論所謂「列國太史皆出五史陪屬，隸於王官，而非其邦臣」是也。明戰國時文字之異形，亦本由於自昔字體繁簡之無定，則可知晚周之文字，固仍是西周之文字，其所以不能全易其體製，而又

不能不微變其體製者，皆文字演進自然之趨勢也。

然則許慎所謂「文字異形」者，果何在？曰：古文有繁簡二體，周宣王時，太史病簡體之易於混淆也，遂輯錄繁體，定爲史籀一篇以作準的，然以周室陵遲，不久即東遷洛邑，而秦則據有西周關中之地，故繁體未獲推行於東土，而得獨盛於秦域。近人王國維著漢代古文考謂「秦之小篆，本出大篆，六藝之書行於齊魯爰及趙魏，而未嘗流及於秦，其書皆以東方文字書之，漢人以其用以書六藝，謂之古文，而秦人所罷之文，與所焚之書，皆此種文字，是六國文字即古文也。觀秦書八體中有大篆無古文，而孔子壁中書，與春秋左氏傳，凡東土之書，用古文不用大篆，是可識矣。是古文籀文者，乃戰國時東西二土文字之異名。」王氏之言，發前人之所未發，蓋後人既稱簡體爲古文，遂名繁體爲籀文耳。東土行簡體，秦域行繁體，此所以秦於兼并天下以後，遂有文字異形之感，而不得不罷其不與秦文合者矣。

然則許書之古籀，何以又異於鼎彝之古籀也？曰：是有二說：一則典籍之文字，本與勅諸鼎彝者有殊也。秦書八體，其大篆小篆隸書三種，皆通行之字體，三曰刻符，則用於符節者也；四曰蟲

書，則書於旒信者也；五曰摹印，則刻於印璽者也；六曰署書，則題於篇榜者也；七曰殳書，則識於兵器者也；是皆隨所用而異其體，則書諸竹帛與鏤諸金石者，其體容有異同可知矣。二則由於文字之演進，其體本亦不能不微有變易也。東周以後，東土之簡體，本不能悉合於西周以前古文之簡體；秦域之繁體，亦不能悉同於史籀之繁體。蓋周季世運急變，故文字亦不得不隨之以俱變，此固自然之趨勢，莫之能遏者也。

何以明之？曰：觀於古人籀文大篆是一是二之爭而可知。秦域繁體之變遷也。謂大篆即籀文者，自劉向班固以及許慎皆然。謂大篆非即籀文者，則自張懷瓘書斷始。張氏之言曰：「籀文者，周太史籀之所作也，與古文大籀小異。」此則明言籀文大篆爲二體，而段氏玉裁說文注駁之最力者也。馬叙倫書體考始亦謂「以大篆與籀文爲二，劉向未有此說，許氏更無是言，斯進退無據者矣。」吾人若從表面觀察，則誠不認段馬諸氏之說爲然，而病張氏爲好逞臆見。然按諸說文序云：「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段氏玉裁以籀爲讀書，此實非是。當從桂馥義證之說，謂即「大篆十五篇，斷六百

字爲一篇，共得九千字』則爲吏之先，當先習史籀篇九千字也。漢志亦有此語，謂『太史試學僮，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史亦又以八體試之，今本漢其祇言「諷書」不言「諷籀書」者，蓋漢志固不以「史籀」爲人名也。說文以史籀爲人名，故增仲之曰諷籀書，明籀書卽史籀一篇而非籀讀之謂矣。漢志明言『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僮書』則漢時尉律，命太史試學僮以史籀篇者，固周時舊法也。漢尉律承秦，而秦承周，其首云諷書九千字，蓋猶沿周制。次云又以八體試之，則秦人增益之制也。八體以大篆爲先，既試以史籀篇而復試以大篆，則籀文與大篆明有異點，固不能合爲一體矣。是則卽謂張懷瓘之說，本於劉班許三家可也，烏得謂其進退無據乎？然則籀文與大篆之區別何在？曰，其體之繁複相似，而其用筆則不同也。今觀許書所載籀文亦皆兩頭尖銳，與古文相同，而石鼓文則秦大篆之遺也。近人馬衡考定石鼓爲秦刻石，所見甚卓，蓋石鼓文所異於籀文者，卽在用筆圓渾類於小篆而已。故自體製之繁複言之，則謂秦文出於籀文可也；自其用筆之圓渾言之，則謂小篆出於大籀可也。是則大篆尚籀文與小篆中間過渡之體也。大篆用筆圓渾，雖開小篆之

先然不可不謂之，籀亦猶魏碑用筆方，正雖開今隸之先而未嘗不可稱爲漢隸也。明大篆之同稱爲籀，則可知秦域之繁體固與史籀之繁體不盡相似矣。

又觀於昔人籀文奇字是一是二之說，而可知東土簡體之變遷也。秦書八體，有大篆而無奇字，莽書六體，有奇字而無籀文，在許書雖未明言其爲一，要之籀文之相當於古文奇字，固不難推知也。其明言爲一者，亦始於張懷瓘書斷。張氏之言曰：『七略曰，史籀者，周宣王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子壁中古文異體，甄豐定六書二曰奇字是也，其跡有石鼓文傳焉。』張氏之說，段氏亦非之，余謂段氏不以石鼓文爲奇字則是，至謂奇字非籀文，則由於不知漢人誤創奇字之說也。善夫莊氏述祖古籀疏證之言曰：『說文所載古文，如奇字最爲不可解，此漢人不識古文之陋，誠精卓之見也。蓋漢人所謂奇字，有取自古文經中者，亦有取自史籀篇中者，漢人不識古籀，於其體製較詭異者，姑目之曰奇字云爾。』說文所言古文，如一部式字，二部式字之屬，段氏玉裁注定爲古文奇字，錢氏大昕汗簡跋定爲古文別字，當矣。然此在古文雖爲奇字別字，固亦未嘗不可謂之爲籀文也。于邕說文職墨云：

「古文者謂古文諸經中字，非別有古字書也。然古文諸經中字，實有二種：其一為真古文，如上部上下之類是也；其一乃籀文如此，一部六字及二部式字之類是也。籀文而亦謂之古文者，以其出於古文經中也。明乎此乃可以讀說文不然，必先有一字，後有六字，六必不能古於一，豈非開卷一大疑乎？」所言甚精當。由于氏之說推之，則可知漢人所謂奇字，固有一部分本於籀文者矣。更可知古文經中之字，固亦有採用籀文者矣。孔壁古文，近時學

者均定為晚周文字，則六式或諸字，以見於古文經之故，許書列為古文，而羅振玉殷墟書契考釋定為晚周別字，固甚當也。由此言之，則東土古文經中之字，固有與西周以前之古文，不盡同者矣。此東土簡體之文字，所以亦有變易也。
綜上所言，然後知許書之古籀為晚周之古籀，而古籀之異即在於體之繁簡，非出於史籀之所為矣。
十四年四月錄成稿中的一節

赫拉頤利圖斯 Heracitus 殘句 (一)

芝生譯

快樂若即在肉體娛樂以內，則當畜類尋見草吃之時，我們即應當說牠們是快樂的。

人如夜闌之光，時明時滅。

偉大的死亡，得偉大的報酬。

我們對於極大的事物，不要胡亂推測。

豬喜在泥中洗澡；家禽喜歡在塵灰之中。

戰爭是一切之父與一切之王，他使有的成神，

有的成人，有的受束縛，有的自由。

與心競爭，很不容易，因為心常預備賣掉靈魂，以自滿其慾望。

這個世界，對於一切皆是一，非神或人所能造；

牠已是，現是，永久的火，牠依一定的規則燃燒，依一

定的準則停止燃燒。

智慧只有一，而且僅有一。他也願人叫他為主

神，也不願意人叫他。

月氏與東西文化之關係

劉挾藜

中國史籍雖經過明清以來的人研究補苴，但是這裏面依然不知道有多少疑難問題沒有解決，不知道有多少謬誤沒有糾正，也不知道有多少重大事件沒有提出講來。例如我們若是讀過史記五帝本紀的，總會起一種心思，要問問苗族在五帝的時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若是讀過貨殖列傳的，總會懷疑白圭是魏文侯時候的人，怎麼會說及幾十年後的「商鞅行法」？若是讀過隋書律曆志的，總會驚詫中國南朝宋末，竟有祖冲之那樣精絕的圓周率之發明——月氏（Yueh-Chi）呢，也是如此。他在漢代不僅有關於中國的政治外交，而且在東西文化上也有很重大的關係。所以我提出研究研究：

引 月氏與中國古籍

- 一 月氏人究竟是屬什麼種族？
- 二 月氏人原於何時何地建國？
- 三 月氏與匈奴之戰爭

月氏與東西文化之關係

- 四 月氏敗於匈奴及其第一次西徙
- 五 月氏敗於烏孫及其第二次西徙
- 六 月氏征服大夏後的建設
- 七 月氏承受于大夏的文化
- 八 月氏引起東西文化接觸的原因
- 九 月氏引起東西文物交輸的事實
- 十 月氏雄長中亞及其與四鄰的交涉
- 十一 月氏張皇印度文化的最盛時代
- 十二 月氏轉輸印度文化于中國的源委
- 十三 月氏衰亡及其傳佈文物的餘音

引 月氏與中國的古籍

我想我們求要明了月氏與東西文化之關係，首先求知月氏的歷史。若使知道了月氏的歷史，月氏與東西文化之關係

係自然明白。可是月氏的歷史不很容易清楚。因為他們自家沒有什麼歷史記載流傳給我們。我們所靠的，只有一點點歐洲人發見他們的遺物，印度和我們中國歷史書籍上所聯帶記及他們的事跡。這種聯帶記及的事跡，不惟很少——很破碎不完，而且頗渺茫——頗模糊不明。這層原故，是因古代交通不便，消息不靈，沒有我們現在電報一樣的通報事情。沒有我們現在報紙一一的傳達事實，更沒有現在我們訪員一般的人往月氏國裏去調查情形。無論我們中國或印度或歐洲的古代歷史家是誰，我們聯帶記載月氏的史事，都不過是耳聞，都不過是由道聽途說得來。若使這些史家根據「往還於本國和月氏間的使者或商人的直接談敘」，還比較可靠，還比較清楚；若使他們根據人們間接的傳聞，則以訛傳訛，月氏的情形便涉渺茫了。加之時有妄人造作奇談，僧侶杜撰神怪，以迷惑國人。於是月氏的事，愈覺模糊渺茫。這不僅是月氏如此，凡屬古時中亞(Central Asia)西亞(Western Asia)諸國——我們中國所稱爲「西域諸國」者，莫不如是。所以西域圖志嘗說：「在昔志西域者，文人務詭華詞，釋氏尤涉荒渺，揆諸事實，多不足徵。」現在我們要

想明白月氏的歷史，應注意這一點。能注意這一點，或差可得到月氏史事的真象；也或可以因此參稽而糾正古人記載的謬誤；并且有時還可以因參稽而反證我國古籍的真偽，推察其僞託的時期。

考「月氏」這個名詞，在我們中國的古籍裏，可以說首現於山海經，次現於逸周書。山海經海內東經曰：「國在流沙之外者大夏月氏之國。」逸周書王會篇曰：伊尹爲四方令曰：「……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且略，豹胡，代翟，匈奴，樓煩，月氏，熾犁，其龍，東胡，請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騶駼，良弓爲獻。」湯曰：善。因此，有人根據劉歆校定山海經爲「禹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時所著，和後世「逸周書出於文武周召之手」的話，說月氏建國，必遠在禹益以前，直經過商周至秦，前後二千年，國勢強盛。——這種說法，未免太粗心了，太無見識了。凡是稍有眼光的人，隨手翻閱山海經和逸周書王會篇，便可以引起疑心，覺得這種謬悠之辭，荒唐之言，決非文武周召所作；并且隨即可以覺得山海經決非戰國以前和戰國前期的書，逸周書雖或有一部分是戰國以前的書，而王會篇必爲戰國末葉以下的人所作。懷疑

山海經者很多最顯著的最早的莫如司馬遷。他在史記大宛列傳贊中嘗謂「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表示他作史記時所不採錄的意見。後來胡應麟四部正譌懷疑山海經，並及周書王會，謂山海經乃「戰國好奇之士，本穆天子傳之文與事而侈大博極之，雜傳以汲冢紀年之異聞，周書王會之詭物，離騷天問之遐旨，南華鄭圃之寓言，以成。」紀昀史通削繁亦說山海經是小說之倫，為戰國人士所偽託。以我的意見看起來，山海經和逸周書王會直是戰國將終的三十年間所作，不然便是秦代或漢初所成。怎見得呢？因為我們知道中國古書裏面所有的大夏就是西洋史籍裏面所謂 Bactria Bactriana 之叛離塞留古帝國 (Seleucid Empire) 而獨立建國，在西歷紀元前五〇年，當中國周亡後六年，秦莊襄王元年，秦統一中國三十年，西歷紀元前五〇年以前，中亞並無所謂 Bactria 一國，即西域並無所謂大夏一國。上面所引的山海經海內東經說「國在流沙外者，大夏月氏之國，」逸周書王會說「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匈奴……月氏。」足見山海經海內東經和逸周書王會皆是大夏建國以後之作，皆是西歷紀元前五〇年後

月氏與東西文化之關係

大夏國名東播時所成。這不過是一個證據，其餘足以證明「山海經和逸周書王會」是戰國時期將終之際所作，或秦代或漢初所成」之點頗多，惟非本題所宜繁論，可不贅及。

明白山海經海內東經和逸周書王會篇是戰國將終或秦代或漢初之書了，我們便可進而研究月氏建國的時期。但欲談月氏建國的時期，尚須先研究兩個疑問：(一)月氏是屬什麼種族耶？(二)他們原來是在什麼地方的呢？不論能解決或不能解決，總要談談這兩個疑問，然後纔可以說得到月氏建國的時候。

一 月氏人是屬什麼種族？

這實在是很難回答的問題。據 V. A. Smith 的 The Oxford Student's History of India 說他們這種人的族屬難明，大約是與突厥人 (Turks 今通譯為土耳其人) 同種，也許或是屬於阿利安人 (Aryans) 據桑原隲藏的東西史要，說月氏蓋土耳其族。據威爾士的歷史大綱 (H. G. Wells: The Outline of History; 1923: The 3rd

(Edition) 說月氏人與匈奴人為血族之親。據史地叢刊引梁任公佛敎東來之歷史地理的研究，又說月氏人是屬於氐羌的民種。歸納起來，共有四說：(一)月氏為土耳其種；(二)為阿利安種；(三)為匈奴種；(四)為氐種。但是桑原隲藏嘗以為土耳其種即是匈奴種，我國人也有些說土耳其族是匈奴苗裔的化名。其實土耳其族是否即匈奴種族，也是一個疑問。縱使土耳其族即是匈奴種族，尙有三說：(一)月氏為匈奴種；(二)為阿利安種；(三)為氐種。到底月氏是屬於那一種呢？

依我看來，上面諸人的說法，大半是憑空推想。如史密斯(Smith)所說「月氏人大約是與突厥人同種，也或許是屬於阿利安人」；桑原隲藏所說「月氏蓋土耳其族」固然是沒有證據，妄行猜測。即威爾士由月氏與匈奴接近一方面着想，說「月氏人與匈奴人為血族之親」；梁任公由月氏曾居氐羌之地一方面着想，說「月氏人是屬於氐羌族中之氐種」；又何嘗是堅強證據而非妄行推度呢？因為我們若使根據兩國地位接近便說兩國人有血族之親，則我們中國那時也與匈奴接壤，難道可以說漢族與匈奴為血族之親嗎？若使根據乙國人曾居甲國

之地便說乙國人是屬於甲國人種，則我們中國人也會為蒙古人——元朝人居處，難道可以說蒙古人是屬於漢族嗎？

所以我們研究月氏人的族屬，不應如此推想。應查一查古昔記載，研究一研究月氏人的體態和風俗習慣。因為入種學者研究人種的異同，沒有不從研究體態和風俗習慣入手的。假如有兩國人於此，他們的體態狀貌相同，風俗習慣也相同，這便是同種的鐵證。反之，他們的體態狀貌和風俗習慣都不相同，這是不同種的鐵證。好像我們若跑到美國南部去，看見有些人是黑色皮膚，黑眼平鼻；有些人是白色皮膚，青眼高鼻，即不問他們的風俗習慣同異，已可剖判他們定是兩種人。若論他們所屬的種族，一定要將白色皮膚青眼高鼻的屬於印歐人 (Indo-European Peoples)，黑色皮膚黑眼平鼻的屬於黑種——內革羅人 (Negroes)。所以我們研究月氏人的族屬，也須用同樣的方法。可是月氏人久已不單獨存在了；古來純粹的月氏人的苗裔久已同化於他族，現在無從分別了。因此我們要研究月氏人古昔的體態狀貌和風俗習慣以定他們的原來族屬，便不可不查故舊的記載。

中國故書記載古昔月氏人體態狀貌和風俗習慣，就我們

現在所知道者說來，當然要推史記漢書和史記正義引萬震的

南州志。史記大宛列傳說月氏人的風俗習慣曰：『月氏……行

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前漢書西域傳亦曰：『大月氏本

行國……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是月氏人與匈奴人一樣的

『無城郭常處耕田之業……毋文書……士力能彎弓，盡爲甲

騎……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

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

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

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

妻妾之。』但前漢書西域傳又曰：『大月氏……南與罽賓接

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息同。』考安息的風俗習慣

等等和罽賓鳥弋一樣：『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

好治食，有金銀銅錫以爲器，市列以金銀爲錢。』『文獨爲王面

幕爲夫人面。』『土著耕田……城邑如大宛……市民商賈用

車及船行……書革旁行以爲書記。』——安息這些風俗習慣

是與匈奴根本相反的，怎麼前漢書既說月氏人與匈奴同俗，又

說月氏人與安息同俗呢？

原來其中有個道理；就前漢書讀來，我們便可知。他說月

氏人與匈奴人同俗，是指在葱嶺以東的真正月氏人；至於他又

說月氏與安息同俗，便不是指在葱嶺以東的真正月氏人了，乃

是指葱嶺以東的真正月氏人轉徙到葱嶺以西去後所征服葱

嶺以西的大夏人了。大夏的風俗習慣，本來是與安息同的。史記

大宛列傳嘗說：『大夏在大宛西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

宛同俗。』又說：『安息……俗土著，耕田……城邑如大宛。』可

見大夏之俗與安息無異。月氏由葱嶺以東轉徙到葱嶺以西去

征服大夏，大夏的土著人民並沒有逃跑走開，不過是臣屬於月

氏，自然是他們的風俗依然和安息一樣。且史記說月氏之『臣

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而月氏人到葱嶺西邊去征服大

夏而居之者，不過一二十萬，只有月氏人的風俗漸漸同化於大

夏人，即不說同化，自然談風俗者也要舉多數而言。况月氏征服

了大夏，他們大概都是當兵，（據前漢書記載月氏征服大夏後

生息了多年的情形，說他們的『國王治藍氏城……戶十萬，口

四十萬，勝兵十萬人。』——這定是指真正月氏人說的。男女老

幼一共僅四十萬，而勝兵有十萬人，可見他們的壯者都是當兵，以便制服大夏人。不是普通的人民，所謂普通的人民都是大夏人。既然都是大夏人，自然是他們的風俗依然和安息一樣。所以前漢書說：『大月氏……民風錢貨與安息同。』這明明是說月氏人統治之下之普通人民。大夏人的風俗同於安息，不是說真正月氏人的風俗同於安息了。

因此我們可以根據史記漢書同說的話，斷定月氏人確是『與匈奴同俗』。不僅是開初在葱嶺以東時如此，而且轉徙到葱嶺以西時的初期還是如此。不過後來漸漸改變，成為土著風俗，也就以次同化於大夏人了。既然斷定月氏人原來與匈奴同俗，我們便可以說月氏人原來與匈奴人同種嗎？尙未能。我們還須研究他們彼此的體態壯貌。可是這件事情極為困難。因為中國關於記載匈奴人和月氏人的體態壯貌者絕少。僅僅晉書載記裏有兩句話可藉以間接的考知匈奴人的面貌。這兩句話是什麼呢？就是載記第六石季龍上說石宣：『諸子中最胡壯目深；』和載記第七石季龍下說石閔率趙人誅胡羯，死者二十餘萬人，『于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我們僅僅倚靠有這兩句

話，還可藉以考出匈奴人的面貌來。因為『五胡亂華』的時候，羯就是匈奴人的一支（其餘入居中塞內的十八支，俱見晉書匈奴傳）故羯人可以代表匈奴人。晉書載記既說羯人石宣最為胡狀目深，又說羯人大遭漢族屠戮時，漢族中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可想見羯的少年人一定都是內深高鼻，而羯的老人則一定都是目深高鼻多鬚的了。換言之，也遂可想見匈奴人一定都是深目高鼻多鬚的了。『目深』，『高鼻多鬚』，自然是匈奴人與羯人之特點；若不是特異之點，晉書載記必不記載。今晉書載記不復記及其他，又可想見匈奴人除『目深』，『高鼻多鬚』以外，其他體貌，必是相同於漢人。詳言之，必是和漢人一樣的黃色皮膚，黑色眼睛，黑直頭髮，身體平均高度相等。

匈奴人大約可說是黃色皮膚的人了，然則月氏人又是怎麼樣的人呢？據史記大宛列傳正義引萬震的南州志，說大月氏『人民赤白色』。這豈不是顯然白種人的樣子了嗎？然雖然南州志的記載，不是指在葱嶺以東時的真正月氏人，乃是指月氏人轉徙到葱嶺西邊征服大夏而臣畜之的大夏人。換言之，即是指真正月氏人占領大夏立國曰『大月氏』後的『冒名大

月氏的大夏人」原來，向嶺以西，自古即為白種人根據地。當西曆紀元前二千年頃，固然如 J. H. Breasted 等所攷得，有白種印歐人中的阿利安人 (Aryans) 一大民族遊牧於葱嶺以西裏海 (Caspian sea) 以東的大草原。其後——約紀元前一千八百年時，阿利安人因隨畜移徙，分而為二。其西向者，漸西南折而入西亞「肥沃月灣」(Fertile Crescent) 東部崇山中，後來建立國家，曰米底亞 (Media) 與波斯 (Persia)。其東南向者，越興都庫什嶺 (Hindu Kush) 而入於印度，建立許多小國。至於葱嶺以西裏海以東的大草原，也許依然有阿利安人存留。所以後來在這裏出現的耶宛人 (Yavanas) 塞人 (Sakas) 西洋史家多擬他們屬於阿利安族。除這些人以外，到了紀元前四世紀末葉，馬基頓 (Macedonia) 王亞力山大 (Alexander the Great) 吞併了希臘諸國，率領希臘人 (Greeks) ——即與阿利安人同種，為印歐人一支之在巴爾幹半島 (Balkan P.) 者——滅同種的波斯，略同種的印度，建前古未有之大帝國，東抵葱嶺，又散佈一些白種人於葱嶺波斯之間。亞力山大死後，帝國分裂，其部將塞留古 (Seleucus)

(Seleucus) 據葱嶺以西亞洲領土全部，自立為敘里亞 (Syria) 王。後來其東方又分裂為二：在葱嶺下烏澗河流域者曰巴克特利亞 (Bactria) 因其建國之王曰大夏朶都 (Diodotus) 故中國史記謂之曰大夏；在裏海東南者曰帕提亞 (Parthia) 因其建國之王曰安息西 (Arsaces) 故中國史記謂之曰安息。大夏之東北，亦為印歐人所分布，曰耶宛 (Yavanas) 即大宛。因為這都是白種的印歐人，所以史記大宛列傳說：「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深目多鬚，順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漢書西域傳上所言同) 於是我們可回轉來看南州志的話了。南州志曰：「大月氏在天竺——印度——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天王稱天子，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匹，城郭宮殿與大秦——羅馬——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這不是明明指月氏人轉徙到葱嶺西邊，征服大夏，建立大月氏國後，冒名大月氏的白種大夏人嗎？前面嘗說過，月氏人轉徙到葱嶺西邊去，征服大夏而居之者，不過一二十萬，而大夏民多可百餘萬，若有人跑到這表面掛着大月氏招牌的國裏去，自然是處處看見的多是白種大夏人，自

然要說月氏的「人民赤白色」了。所以我前面斷言南州志的記載，不是指在葱嶺以東時的真正月氏人，乃是指月氏轉徙到葱嶺西邊征服大夏臣而畜之的大夏人。

既然如此，然則月氏人到底是怎麼樣的人，還是不能解決。

於是我們只好換一個方法來推攷。按前漢書西域傳敘西域諸國的情漸，似乎葱嶺西東有顯然的分界。上邊既詳說自葱嶺下

大宛以西至安息由來為白種人的根據地了，現在我們據漢書記載看來，葱嶺以東似乎完全為黃種根據地。漢書西域傳上曰：

「東……隴陽關，西……限葱嶺其……國……出陽關自近者始，曰燉光……隨畜逐水草，不出作……西北至鄯善……民隨畜逐水草……鄯善……與燉光同……西通且末，自且末以

往，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產作兵略與漢同，有異乃記云。」所謂

「自且末以往……有異乃記」者，謂自且末以西逾葱嶺一直至安息也。葱嶺以西自大宛至安息大異乎葱嶺以東之點，我們

上面已引過漢書和史記的總敘——即「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市買爭分

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人民又皆為土著，有城

邑。而葱嶺以東至且末史記漢書皆沒有特異的記載，僅僅漢書

對於西夜國說他「與胡——指匈奴——異，其種類羌氏行國，

隨畜逐水草往來；」又說蒲黎國依耐國無雷國俗與西夜同。

羌氏匈奴都是黃種。漢書既言陽關葱嶺間諸國人民風俗狀貌，

或如匈奴，或「略與漢同」，或「種類羌氏行國」，自然都是黃

種了。所以我說葱嶺以東似乎完全為黃種根據地。

史記漢書上所表現，既然是古時葱嶺以西為白種人，葱嶺

以東為黃種人，而史記漢書又同說月氏在葱嶺東時本行國，隨

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於是我們可以斷定月氏人確是黃種人了。

既確是黃種，Smith的「月氏或屬於阿利安人」之說，便不

能成立，既確是黃種而無「俗同於氏羌，種同於氏羌」的證據，

（史記匈奴說說匈奴「西接月氏氏羌」可見月氏非羌氏，而

大宛傳上說月氏為匈奴所敗逃，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

羌」，號小月氏，更是月氏不與羌同種的證據。因為若是同種，必

不可說「保南山羌」，只可說「保南山」了。）梁任公「月氏

人是屬於氏羌的氏族」之說似乎也不能成立。既確是黃種而

又與匈奴同俗，Wells謂「月氏人與匈奴人為血族之親」

之說殆近是了，我們現在只好採取他罷。

二 月氏人原於何時何地建國？

上面勉強攷證得月氏人屬於黃種的匈奴族了，我們便可進言月氏建國的地點和時代。近人本日本人之說，謂『月氏舊居阿爾泰山下，爲天然現象所驅，逐漸南下，移居甘肅西境，與烏孫比鄰。』不知他們果何所據而云云如此？史記上並沒有這些話和暗示，大宛列傳只說『始月氏居敦煌祈連間。』張守節的正義解釋他也只說『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祈連山以西』即他的匈奴傳正義引括地志『涼甘肅延沙頭州地，本月氏國』云云，亦只謂現在甘肅省甘涼安肅兩道本來爲月氏的國土。（前漢書張騫傳注師古曰：『大月氏在祁連山以東，敦煌以西。』他實在是把東西弄錯了。徐松漢書西域傳補注乃以師古說爲是，史記正義說爲非，更是錯中之錯，他對於祁連敦煌的地位，未免太不清楚。）山海經所云『國在流沙外者，大夏月氏之國』則是指後來移徙到葱嶺以西的月氏，而非指開初的月氏。所以我們應當根據史記的話，說月氏建國的地點，本來就在敦煌祁連

間。

至於月氏建國的時候，各書都沒有明說。不過據史記匈奴傳推想，大約在中國戰國時代——公元前四七八至二二二年——已經建國。『當……秦滅六國……之時……月氏盛』奄有『涼甘肅延沙等州地』。今河套上游，黃河以西，殆皆其領土。據北史西域傳及隋書西域傳，其『王姓溫，居祁連山北之昭武城』（今甘肅張掖縣西北）人民頗多，『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

三 月氏與匈奴的戰爭

當月氏強盛之際，匈奴單于曰頭曼，屢擾秦北邊，秦始皇使蒙恬將兵擊走之，遂北徙。後始皇崩，蒙恬死，中國亂，匈奴復乘機南下，頭曼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關氏生少子，頭曼欲廢冒頓而立之，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良馬，騎之逃還匈奴。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於是設法把頭曼弑了，自立爲匈奴的單于。這時候匈奴東邊的東胡很強盛，向冒頓求千里馬和關氏，冒頓都順他的

意，奉送千重馬和關氏給他，使他們心驕敵。後來因東胡求地，冒頓激勵國人，乘東胡不備，襲擊之，大破東胡。匈奴從此遂大強盛，西與月氏為難。

月氏敵不過匈奴，為冒頓所破走。是為月氏第一次敗於匈奴。時約在公元前二〇五年左右。中國內部正漢高祖與楚項羽相對抗。因此之故，匈奴得益強，征服四方的國甚多。據史記匈奴傳引冒頓遺漢書，公元前一七七至一七六年——即漢文帝三四年之間，冒頓又使右賢王西求月氏擊之，斬殺降下者甚衆。漢書西域傳補注說這事在漢孝文二三年間，是錯的。乘勝抵月氏原土之西，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是為月氏第二次敗於匈奴。

已而冒頓殂，老上單于繼立（公元前一七四至一七一）又興兵攻破月氏，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據漢書匈奴傳，此頭做的飲器，一直到漢元帝（公元前四八——三三）尚存。所以元帝遣使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與匈奴盟，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但是月氏王被殺之後，月氏人又隨即再立了王，不過有兩個不同的記載就是史

記大宛列傳說「大月氏王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而漢書張騫傳則說「立其夫人為王」。史記正義引徐廣語，亦曰「云夫人為王」。惟據北史西域傳小月氏傳讀來，似乎史記所云「立其太子為王」之說為確，且此王之名曰寄多羅云——這是月氏第三次為匈奴所破敗。

四 月氏敗於匈奴及其第一次西徙

有以上的三次失敗，月氏大衰。而匈奴這時候正是極強，四圍諸國，幾皆服屬於他，雖是泱泱大國的漢文帝，也恭恭敬敬向他低首下心。所以他時時逼迫中國，也時時逼迫月氏，月氏因此在敦煌祁連間不復能立足，其中大部分遂遁逃去，西向跑過葱嶺；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祁連山——羌，號小月氏。據北史西域傳小月氏條，這遁逃去，西向跑過葱嶺者，似乎就是上面所說的寄多羅；其不能去而退保南山羌者，就是寄多羅的兒子。寄多羅的兒子保了南山羌，更立一國都，曰富樓沙城。所以北史曰：「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王本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為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這件

事頗多疑問。我們單就上面幾句話看，可以無疑，若將北史西域傳的大月氏條和小月氏條對看，便有疑問了。即把小月氏條全看，也有疑問了。若將丁謙西域傳攷證參看，疑問更多。爲減省本文繁累和枝節起見，此處不必贅論。又據漢書趙充國傳，「征和五年——武帝年號，當西曆紀元前八八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可見小月氏依然和匈奴有交涉。但小月氏以後與東西文化這個問題少有關係，我們從此便放下小月氏不提，只單單講西徙的大月氏的事蹟。却說大月氏爲匈奴所逼，與小月氏分手，便無目的地似的，只向西方轉徙遁逃。這時候，葱嶺以西有好幾個國家，即是——緊緊依着葱嶺西面的，名叫大宛國。大宛國的南方，便是屬賓國；實的東南，便是天竺——即身毒，即印度。大宛的西方和西南方，便是大夏（Bactria）；大夏之西，便是安息（Parthia）；安息之西，便是塞留古帝國（Seleucid Empire）。大宛的北方，便是康居；康居的西北，便是奄蔡。至於葱嶺之北，大宛之東，康居之東南，便是將來的烏孫。按現在的地名說來，烏孫國土即是新疆的伊犁河流域，西臨巴爾喀什湖；他這地土，本是「塞地」。

——本是白種中「青眼赤鬚，狀類獼猴」的塞人（Scythians）之土地。（前漢書西域傳烏孫傳注顏師古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鬚，狀類獼猴，本其種也。」云云。按此種狀貌的人，實爲塞人，非烏孫人。烏孫國本爲塞人土地，後雖爲烏孫占據，依然人民中「有塞種」。師古蓋以烏孫國中塞種包括真正烏孫人；其實烏孫人「與匈奴同俗」，與塞種異，細讀漢書所載烏孫事即知。據史記大宛傳漢書張騫傳西域傳，月氏之西向轉徙遁逃，似由天山北路首先擊襲塞人，破走塞王。塞王向南奔，越縣度，君於屬賓，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伊犁河一帶，遂爲月氏人所有。此爲月氏人西徙事蹟的第一段。此爲月氏第一次西徙的結果。

五 月氏敗於烏孫及其第二次西徙

可是月氏人剛才占有塞種人的土地，他的大難又從東方來了。什麼大難呢？就是烏孫人又要擊他。原來「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立國。據漢書張騫傳及史記條支傳，他在祁連山、敦煌間和大月氏一同立國時，他——烏孫有個國王號難兜靡。

不知道因甚麼事啓釁，大月氏把難兜靡攻殺。（史記大宛列傳中條支傳說是匈奴把他攻殺，似誤，所以這裏從漢書張騫傳。）奪取了烏孫人的土地。烏孫的人民，都亡走匈奴。難兜靡的兒子昆莫那時剛纔產生，他的傅父布就翎侯將他抱着逃走。布就看見昆莫餓了，因將他安置在野草之中，爲他求食。及布就求食回來，只見豺狼已經在那裏把乳喂昆莫，并且還有烏鴉銜肉蜚其上，翔其旁。布就駭了，以爲神，遂持往匈奴。單于聞之，亦驚怪以爲神，愛養收長之。到昆莫壯年成人的時候，單于任他爲將，使帶兵，往往建立功勞。於是單于又把昆莫的父親難兜靡的人民也交給塞莫，令他長守於西城。昆莫有了這個機會，因遂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這時候，月氏已爲匈奴所破逃，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占據塞王伊犁河流域的土地——如前述，於是昆莫自請單于報父怨，所以遂西擊大月氏。

大月氏敵不過昆莫的兵，被昆莫攻破了。於是大月氏又逼迫得不能不向西方逃走。他逃走的路綫，是由大宛經過，一直西向大夏。據 W. E. Clark 的 *The Importance of Hellinism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India Philology*

所致據，這時候，大夏的名王——屢侵印度奄有印度河流域及 Gujarat 一帶的——德米托利阿斯 Demetrius 已卒，國內紛亂，分爲許多小邦，互相爭鬥，精神既耗於內訌，自無餘力禦外侮。所以史記漢書也同樣的說：『大夏……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一攻即敗之。大月氏於是臣屬大夏人民百餘萬。時約西曆紀元前一三五年，當漢武帝即位後六年。此爲月氏人西徙事蹟的第二段。此爲月氏第二次西徙的結果。』

六 月氏征服大夏後的建設

月氏人既征服了大夏，便立都媯水——現在的阿母河（Amu）——古代西史上的 Oxus 河——之北，作爲王庭。一部分不肯臣服於月氏的大夏人，向南逃走，侵入印度，隸與都庫什山（Hindu Kush）據喀布爾河（Kabul）流域，建立高附國，與塞人所建立的屬賓國，分割印度河流域上流。其留居故土者，月氏將他們分成五部，名爲五翎侯。五翎侯有二種小異的載記。即前漢書謂五翎侯是：（一）休密翎侯；（二）雙靡翎

侯！(三)貴霜翎侯；(四)肸頓翎侯；(五)高附翎侯。後漢書則謂前漢書將高附拉入五翎侯之中，是錯的。他說「高附國在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賈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強則得之，弱則失之；而未嘗屬月氏。漢書以爲五翎侯數，非其實也。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所以後漢書以都密代高附，謂休密雙靡貴霜肸頓都密是五部翎侯。

這五部翎侯，是皆統屬於月氏之下的。五部的地位，前漢書西域傳和漢書西域傳補注說得很詳。我且把他引錄如下：(一)「休密翎侯治和墨城，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八百二里。」(補注曰：後魏書曰：休密翎侯在大月氏東一千五百里。是當作去都護三千四百七十四里，去陽關六千二百一十二里。)(二)「雙靡翎侯治雙靡城，去都護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七百八十二里。」(補註曰：後魏書云：雙靡在休密西五百里。是當作去都護三千九百七十四里，去陽關六千七百一十二里。)(三)……「貴霜翎侯治護燥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百八十二里。」(補注曰：據後魏書云：貴霜在

雙靡西六十里去都護四千三十四里，去陽關六千七百七十二里。)(四)……「肸頓翎侯治薄茅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陽關八千二百二里。」(補注曰：據後魏書：肸頓在貴霜西一百里。是當作去都護四千一百三十四里，去陽關六千八百七十二里。)(五)……「高附翎侯治高附城，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關九千二百八十三里。」(補註曰：據後魏書：高附在肸頓南一百里，當作去都護四千二百三十四里，去陽關六千九百七十二里。若以偏南不近孔道，則去陽關或近數十里。)」——簡單說起來，是休密最東；休密之南爲雙靡；雙靡之西爲貴霜；貴霜之西爲肸頓；肸頓之南爲高附。但依范曄後漢書，高附不宜在五翎侯之列，應將高附以都密代之。至於都密在甚麼地方呢？書缺有間，無可考矣。以上所說，便是月氏西徙征服大夏後一點政治上的設施。

七 月氏承受於大夏的文化

月氏人除這一點政治上的設施外，還創造什麼文化麼？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回道答道：月氏人這時候自己創造文化。

似乎。是。沒。有。不。過。承。受。大。夏。人。的。文。化。以。為。文。化。是。儘。有。的。然。則。大。夏。人。的。文。化。是。些。什。麼。呢？我。想。我。們。欲。明。了。這。個。大。夏。的。文。化。是。什。麼。的。問。題，莫。如。先。求。明。了。大。夏。文。化。的。來。源。現。在。我。且。把。他。文。化。的。來。源。簡。敘。如。下：

原來在西歷紀元前二五〇年左右大夏立國以前，西洋早進於文明的民族久已使他們的文由幼稚而少壯，由少壯而衰老。在西亞蘇末人（Sumerians）首先創造文字文具文學器用及其他許許多多精神上物質上必需之物，傳給塞米種族（Semitic tribe）的亞坎地人（Akadians）阿摩乃人（Amorites）亞述里亞人（Assyrians）加勒耶人（Chaldeans）和腓尼基人（Phoenicians）希伯來人（Hebrews）使他們繼續繩，擴充發展，傳播散佈到了西歷紀元前五〇〇年前不久，一舉而滅於波斯（Persia）在北非（Africa）含米族（Hamitic tribe）的埃及人（Egyptians）首先創了文字文具文學器用建築雕刻及其他許許多多精神上物質上需用之物，他們自家繼續繩，擴充發展，一面傳給腓尼基人，克利脫人（Creteans）……使他們傳播散

佈到了西歷紀元前五〇〇年前不久，一舉而滅於波斯。

西亞諸國和北非埃及既滅於波斯，波斯人既歷觀巴比倫（Babylon）城堡之雄偉，建築之華麗，商務之昌盛，與夫尼羅河（Nile）沿岸諸城市之繁榮，大受影響。於是吸收其文化，摸倣其建築雕刻，改造其文字器用，使西亞北非文化混合而蒼萃於波斯。英主大流士（Darius 521—485 B. C.）之世，更引歐洲希臘（Greece）文化和愛琴文化（Aegean Civilization）東向。那時候，波斯帝國的領土最廣，東自印度河，西抵愛琴海，北自裏海鹹海，南至印度洋，東北遠抵蔥嶺西北，包圍克沙特河（Jaxartes）西南遠括埃及，有尼羅河大半，版圖之闊，前古未有。在這廣大領土之中，開廣道路，傳佈文化。所以大夏這塊地方，那時多少已傳播了些西洋文明。

據 W. E. Chark 的 The Importance of Hellenism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India Philology 所考證，並且當波斯強盛的時候，會有許多希臘人被波斯放逐到大夏來。希羅多德（Herodotus）說在 Lade 之戰以前，波斯曾將 Ionian 叛變的希臘人強迫流徙於大夏；又說在大流士

的時候，大流士把巴克（Barke）的居民，無論男女，都遷移到大夏，即將巴克這名字依然名這遷居的村鄉。這些人到希臘多德的時候，猶聚居一處。Curtius和Strabo更說希臘有一個頗著名的人名曰Branchidoe者，在波斯王澤耳士（Xerxes）之際，因賣Apollo神廟於波斯人引起他鄉國Miletus地方人民的惡感，澤耳士欲他避禍，使他定居阿克薩河（Oxus）外之粟特（Sogdiana）可見這些人多少又足以傳播些西洋文化於大夏。

其後馬基頓王（Macedonia）亞歷山大大王（Alexander the Great）出來了，大夏也遂愈受西洋文明的傳佈浸灌了。因為亞歷山大生在希臘文化盛到極端，開了花，結了子的後面，他統一了希臘，又離歐洲征服了小亞細亞，腓尼基，埃及，更轉兵而東，克取了波斯全土，於公元前三三一年，由巴比倫起身，經過蘇沙（Susa）波斯波黎（Persepolis）依克巴達拉（Ecbatana）至公元前三〇年，抵大夏。明年更渡大夏中阿克薩河——今阿姆河，入粟特；又明年，達葱嶺之下，始遣師渡阿克薩河侵入印度之西。當他征服了這許多地方之際，

他儘力調和波斯埃及和希臘的文化，儘力輸灌傳播希臘文化於兵力所到之區。任至何處，他的兵士便成了教師，他的兵營便成了學舍。並且他隨處建設立希臘領土。他七十幾處領土之中，便有八處在大夏和粟特之間。此八處不僅是軍事上的重地，而且也是商務上的要衝。歐美考據家考得現在的Herat和Kandahar都是亞歷山大曾建立過城垣作領土的，在這些領土城垣裏面，亞歷山大移植了許多希臘人，例如大夏東南近興都庫什山（Hindu-Kush）之處，Curtius考證得亞歷山大曾移植Oceasii人和馬基頓人凡七千。Diodorus則謂自此行一日程至其他各城，有移住之蠻族七千，游牧人種三千，及為前鋒之軍士許多人，且說亞歷山大死後，希臘人之在大夏者凡二萬三千人。由這些事實，我們益可想西洋文化輸灌傳播於大夏。

西歷紀元三三三年，亞歷山大死了，帝國分裂，部下將士紛起割據亞洲土地——中亞西亞全土，幾全為塞留古（Selene）所有。塞留古這個人很能承繼亞歷山大的志願，儘力把許多希臘的思想制及其這他文物輸入西亞，西南亞，中亞來。其中

最顯著的，便是希臘式的許多自由城市出現於這些土地上，便是「貴女子」等許多希臘風俗出現於這些人民中，惹嶺以西的種族本來都是白種印歐人之類，現在又經過波斯帝國塞留士（Cyrus）大流士……等和亞歷山大塞留古等將他們混合作一起，陶冶數百年，使文化轉相輸灌數百年，所以到了西歷紀元前二五〇年體我朵都（Theotirs）據阿克薩河叛塞留古帝國（Seleucid Empire = Syria）而建大夏王國的時候，大夏的文化早已和波斯故土及小亞細亞希臘一樣；「其俗土著，有城屋……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王長，其人……深目多鬚鬚，善市買，爭分銖，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亦已和大宛屬賓安息——都是故波斯帝國故亞歷山大帝國的領土——一樣；「其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俗嗜酒，馬食首宿」；「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綢，刺文繡，好治食，

有金銀銅錫以爲器；市列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或「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效王面焉。晝革旁行以爲書記。」這就是大夏所得於波斯希臘的文化。

大夏文化來源的大概既經明白，「大夏文化是些什麼」也略清楚，於是我們對於月氏所承受於大夏的文化便自然分曉，不必將上面所說大夏的文化再來重說。我們所最當注意者就是月氏承受了大夏的文化後，遂驟然成了機會將西洋文明介紹於東洋，使希臘文明得引帶到中國來。若換一句話說，就是僥倖月氏遭匈奴烏赫攻擊西徙，征服大夏，承受他的文化，引起中國交通西域，聯絡月氏，因而使東洋人與西洋文明接觸，俾希臘文物得以轉輸到中國來。現在我們且看月氏怎麼樣能夠引起中國要去聯絡他，因而成爲「通西域」使東洋人——中國人與西洋文明觸接。

（未完）

湯得伊尹之研究

任廣運

我們讀過歷史，知道伊尹是商朝的第一個功臣。相湯伐桀，遷太甲於桐，成有商六百年之基業，他對於商代的歷史，可謂是極有關係的人。因為他在歷史上開了這些的豐功偉烈，所以他的出身經過，就引起後人許多的談判。但是伊尹究竟怎麼爲湯所用，湯從何得着伊尹？異說紛紛，莫衷一是，這個問題，到現在還是未有解決。

去研究這個問題，似乎於我們知識學問沒有很大的關係。但現在科學進步，事事求真，我們對於一件事情，不可含糊糊，總須有一個明了的觀念；對於古書的記載，不可視爲金科玉律，須存懷疑批評的態度。這個問題，若能得一個確定的解決，實足以增加我們讀書的能力；引起懷疑的態度，與求真的精神。

解決這個問題，自然不能從直覺中得來，必須博考古書，把所有各家對於此問題所說的話集合起來，歸納出他們的異同，然後方有解決的可能。茲把幾家所說的話寫下來以供討論：

湯得伊尹之研究

1. 墨子

a 尙賢上：「湯舉伊尹於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謀得。」畢沅注文選云：「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湯得意，故尊爲宰舍。』」又云：「文子曰：『伊尹負鼎以要湯。』」

b 尙賢中：「伊摯有莘氏之私臣，湯得之舉以爲相。」

2. 孟子

a 萬章篇：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湯使人以幣聘之，歸熙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

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夫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

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己以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b 公孫丑章：「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

o 告子章：「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

3. 莊子

a 讓王篇：「湯將伐桀……又因替光而謀，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

b 庚桑楚篇：「伊尹以庖人籠湯。」

4. 韓非子

a 難言：「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

尹說湯是也。」

b 說難：「伊尹為宰，百里奚為虜，皆所以干其上也。」

c 難一：「伊尹以中國為亂道，為宰於湯，百里奚以秦國為亂道，為虜於秦，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

5. 呂氏春秋

a 本味：「有侏（侏讀曰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今煇人養之，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侏氏。有侏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侏氏喜，以伊尹為媵送女。」又云：「湯得伊尹，故之於廟，燔以燼火，置以犧牲。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對（御覽作得）而為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為天子然後可具。』」

b 壹行：「伊尹庖廚之臣也，傅說般之胥靡也，皆上相天子，至賤也。」

6. 史記般本紀：「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湯使人聘之，五反，然後肯從湯。言素王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

7. 說苑尊賢篇：「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非疏之也。信庖人鈞屠仇讐與僕虜，非啊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又曰：「伊尹，有莘氏之庖臣也，湯舉以為三公。」

綜觀以上諸說，伊尹歸湯之事，實可包括為兩方面：（一）湯數聘伊尹，伊尹方歸湯。（二）伊尹為庖宰以干湯。除了「孟子」與史記「或曰」一部分外，大致均主張第二一方面。但是我們看孟子所說的話，是前後自相矛盾的。他說：「湯三使往聘之，」又說：「治亦進，亂亦進。」五就湯，五就桀，「這種話的舛謬，可不攻而自破。然而孟子他老先生素稱善辨，並且說話是極有條理的，怎麼能以會稽到這步地位？難道他老人家對於伊尹歸湯之觀念，頭腦就真是不清楚麼？不是，我想這裏邊必有一段隱情，是甚麼呢？就是孟子在戰國時，是一個獨樹一幟，威武不屈，守道的志士。蚤緣阿諛，朝秦暮楚，這些無恥的勾當，他是不能做的。而公孫丑、萬章、彭庚之徒，受當時社會的壓迫，功利薰心，不能拔俗儉乃師以自處。見乃師，擬實迷邦，時以「枉尺直尋」不見諸侯不仕何義，賂於乃師之前，甚至扯一個任聖作證據以逼之。

湯得伊尹之研究

孟子既不能如公孫丑等之言屈已以求售，又不忍言聖人之過，——他與墨子因門戶之見又水火不相容，萬章所提出之「人有言」大概即墨氏之說，更不能承認其說以自蔽。於無可如何之時，才有這種強為遮蓋的答案。觀於他所說的「治亦進，亂亦進，」五就湯，五就桀，「立言之矛盾，流露於不自覺，可知他對伊尹歸湯的事實，並非是不知道。

孟子的第一方面，既然是有如此情形，不能成立，我們再看墨子莊子韓非子呂覽史記說苑等所主張的第二方面，是否有可信的根據？說到這裏，我們知道墨子是生在孟子前的，莊子與孟子同時而稍後的，韓非子是生在孟子後的。墨子主張入世，摩頂放踵，實行兼愛。莊子主張棄世，無為而化，順其自然。韓非子主張峻法，貴賤親疏，一斷於法。揚雄曰：「秦之士賤，」韓非子或不免有因切於求售的原故，如康南海所說之「託古改制」以乘便利己，因而有這種的論調。墨子雖急於用世，奔走不暇，然而所如不合，終其身道未得行，可想見他的人格高尚，「託古改制」的弊，大概是未有的。他又生於孟子之前，與孟子沒有門戶之見，所以他的話是可靠的多了。莊子是一個出世主義者，這樣的「

託古改制」對於他是毫無利益的。他與孟子雖同時，然因南北相隔所處之地不同之關係，又不發生門戶之見，他何必說此假話以誣蔑伊尹呢？——莊子書雖多後人假託，但據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庚桑楚是最為可靠的一篇，所以我想莊子的話，是更為可信的。至於呂覽史記說苑等書，大致都是根據於墨莊等來的。而史遷作史記，斷自黃帝，取材最為謹嚴，尤為春秋戰國以後最有價值的書。他說：「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即是他對於伊尹歸湯的斷案。而「或曰」一層，不過為敷衍孟子的面子，言外其不承認已可概見。呂覽本味未詳其何所根據，迹近荒誕。說苑漢以後書，似不甚可靠。然總之不離乎墨莊者近是。

觀以上數說的焦點集中，我們大概可以明白湯怎麼得的伊尹了。但是要再看孟子中所表現的伊尹的性格，我們更可以明白伊尹是干湯無疑的了。據孟子上說：「伊尹聖之任者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他常說：「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光覺覺後覺也。予天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照這

樣看起來，伊尹算是一個熱心民瘼，救焚拯溺的志士和墨賢的「竈不突黔」同是一樣的為國為民。他對於人民這樣的痛關，他又怎能在家裏裝虛架子等人請他呢？如此說來，不惟湯是真的，恐怕桀亦是在所必有的事。至於以庖宰要湯，迹近於誣，然而他是有幸的人，並且是庖人上之諸說，異口同聲，已經是證明無疑了。他既能去干湯，他又何惜此一技不獻於湯之前呢？且庖人之卑賤，恐怕是在周公制禮以後，在那時許亦未有呢？伊尹藉此可昵近習親以說湯，使聽其言用其謀，又何憚而不為？這又何必奇怪呢？

所以我說伊尹以庖宰干湯，就各方面的推考，實一種鐵案無疑的事實。若不是博徵遠引，詳為研究，幾乎被孟子所欺！我希望我們青年讀古書，總要存一個懷疑求真的態度，莫要被古人所欺才好！

轉注篇

魏世珍

「轉注」二字，始見漢志，從許慎序說文爲之闡說以來，歷二千年，究竟沒有澈底的解釋；這實在因爲昔人造語太簡，在周禮只有「五曰：『六書』」四字，并沒說什麼是「六書」，何況轉注呢？許氏只用「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十二個字作釋和舉例，也沒表出牠的複雜意義，所以轉注的真義，終久沒人猜到。

他們解釋轉注之說，不是膚淺，就是支離；所以都沒有的當的結論。我以爲討論這個問題，不當只問轉注是什麼，務須根本解決；就是先問「六書」是什麼，六書的觀念既定，轉注問題自然容易解決了。

我此刻要論的「六書」是什麼，并不是問「六書」是否爲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和假借；因爲這都是牠的內容并不是定義，所以不必管牠。我們要討論的，因爲我們對於「六書」二字有三個不確定的觀念：

(一) 六書是否爲文字之六類？

(二) 六書中之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者是否爲字之體？

轉注，假借是否爲字之用？

(三) 六書是否爲六條造字的規則——或標準？

以上三個觀念不能並立，若左右迴護，就沒有解決轉注問題的法子。主張第一條說法的有鄭樵通志六書略等書。鄭氏雖把轉注附入形聲，但他對於六書的觀念確是營作區別字類的方法。不過遇着了複雜的字，他的規律就不能適用，所以後人又說什麼形聲兼會意，象形兼指事；於是文字又不止六類，這種說法不通已極請作罷論了。

主張第二條說去的是戴東原先生，他說：

「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者字之體也，轉注假借二者字之用也。」

照這樣說不但轉注不算一類，就是假借也不算一類了，於是可

以說轉注就是同意的字可以互用，互訓了。但是他的學說太無根據，況且屬同六書，何以前段爲體後段爲用呢？周禮言「六藝」都是同等並舉，而六書何以異品並舉不倫不類呢？果然如此，何以劉鄭許諸子并不分別論述而班固反說六者爲造字之本呢？這種臆說也可以取消。

前兩條既不可從，難道就承認第三條嗎？主張這一條的都是俗儒把班氏的「造字之本」講錯了，遂以爲六書就是造字的標準，但沒有文字以前思想極屬簡單，造字不過起於環境的需要和自然現象的提示，他怎麼能想到先立規則然後造字呢？這一條更不成問題。

六書的定義究竟是什麼呢？班固說的甚爲明了，他說：

「象形，象意，象事，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這個「造字之本」譯成白話就是「造字的原則。」但這些原則并不是先立個原則然後造字；不過後人按著所有的字用歸納法推求出來的原則，保氏教國子六書時就是把文字原原本本的道理叫學者明白。

六書的定義既已確定，此刻就要討論轉注問題了。但轉注

二字許慎以前沒人解釋，後人來解，也都本著他的說法；我們討論這個問題範圍并不很大。不料近來又有人反駁許氏，於是這一個論點又擴大了。

反駁許氏說的爲王夢曾在他的中國文學史上說：「五轉注，可巨是也。」又說：「他如反刀爲斤，反之爲市皆是；說文考老二字，例不可從。」他對於轉注的講法，似乎有點意見。但他始終沒說轉注怎講，並且沒有一點理由；或者他單反對「考」與「老」之例，未曾涉及本體也未可知，他這不可捉摸的話可以不必管牠。正式反對的就是朱駿聲和章太炎等，太炎起初以爲引伸就是轉注，許氏之說根本錯誤，後來自己覺得不對又作轉注假借說自駁以駁朱氏，他的主張已經自行取消也不必論，現在把朱氏的講法討論一下：

在朱駿聲的轉注篇道破前人一切的錯處，實足令人欽佩；但他以引伸爲轉注，不惟自誤，引引出章氏的謬說，更不免爲之太息他說：

轉注之義，許實誤解，正有不必爲前賢諱者……

又說：

轉注者體不改，引意相受，令長是也……凡一意之貫注因其可通而通之爲轉注……就本字本訓而因以展轉引申爲他訓者曰轉注……依形作字觀其體而申其義者轉注也。

他的太意以爲許氏不懂得轉注，把轉注的真義講錯了。於是大反許氏之說，以爲引申就是轉注；進一步許氏所說的假借實在就是轉注。照這樣講，不但許氏的轉注說根本推翻，就是假借說也攻破了。但是許慎明舉令長二字以爲例，並不舉朋來諸字以爲例，則許慎對於假借之說，本是重在引申，何待又取以歸之轉注呢？朱氏因於假借有引申本義和比况口語的二種性質，於是遂以之分屬於轉注假借，而不知比况口語固是一字二用，引申本義亦是一字二用。引申本義之爲引申，固極明顯，實則比况口語之假借，亦未嘗不是一種引申作用，祇不過一由義而一由音罷了。明此二者之本爲一義，則可知強爲區分之實屬未當。明明自己不通，反說「許實誤解」實在太不自量！

漢時去古未遠，當時的學者都是精通小學，應試的學僮也能背誦九千以上的籀書，並且還會八體通曉六書，在當時本是

很平常的事情。難道專攻小學的許慎還不知道六書是什麼嗎？許氏是個善惑疑的學者，有所不知均付闕如，轉注說在當時又沒人非議，可知道他絕不是冒昧從事。況且校勘學的通例，非有十分之見不可更改古書文句，他這幾句無根之言，絕對不能駁攻。許氏我們解釋轉注還須以「建一類首，同義相受，考老是也」十二個字的例解爲宗。

反對許氏的問題，既然解決，我們就要集中討論許氏的注問題了。但想得一個正確的解決，必需有個適當的方法才好。否則冒爲之，不免又如鄭漁仲之「兒戲」——朱駿聲評語——了。

我所以要用適當方法的，因爲有感於鄭漁仲等之謬解和趙宦光之迂論，趙宦光說：

後人讀建類一首，遂以老爲建首而宛展其下爲考，淺陋不成章，此大謬也。凡讀古人文，當求義理，毋以文害詞可也。

趙氏的解釋，暫不必論；他的研究方法，委實不對。專求義理不拘文字的方法，拿來研究表情文章固然可以；若以之講說理

的文章未免太迂腐了。逃情的文章和說理的文章根本不同。譬如作詩，不妨把月亮叫姐姐。倘認爲實事，豈不可笑？屈原的離騷，全敘他求婚的事情，天地鬼神樣樣說到；我們要信以爲真，屈原豈不是一個瘋子了？理智的文章呢，全以描寫真實的事理爲目的，字字都是確實的，萬不可從文字以外去講。說文序是說理的文，不是逃情的文，所以研究轉注問題當從文字方面着手，萬勿盲從趙氏。

就字義以外研究轉注的，固不必論；就文字來講的也非常的多，不便一一參考，只好把「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各分別討論一下。

討論轉注較早的人，就是唐朝的孫愐。他說：「考字左回，老字右轉。」後來戴仲達周伯琦等又舉「側山爲阜，反人爲匕」來附和他，但他的說法久已被人攻破，不必再論。其次言轉注的又有南唐的徐鍇，他說：

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謂老之別名有耆，有蓋，有壽，有耄，又孝子養老是也。一首者，謂此孝等諸字皆取類於老，則皆從老。若松栢等皆木之別名，皆同受意於木，故皆從木，後皆

象此轉注之言若水之出源，分歧別派爲江，爲漢，各受其名，而本同主於一水也。……而今之俗說，謂左回爲考，右回爲老；此乃委巷之言。且又考老之字不皆從考——考音考——老從匕音化也。

又說：形聲者實也。形體不相遠，不可以別，故以聲配之爲分異，若江河同水也，松栢同木也。江之與河，但有所在之別；其形狀所異者幾何？松之與栢，相去何若？故江河同從水，松栢皆作木。有此形也，然後歸其聲以別之。故散言之則曰「形聲」，江河可以同謂之水，水不可同謂之江河，松栢可以同謂之木，木不可同謂之松栢。故散言之曰「形聲」，總言之曰「轉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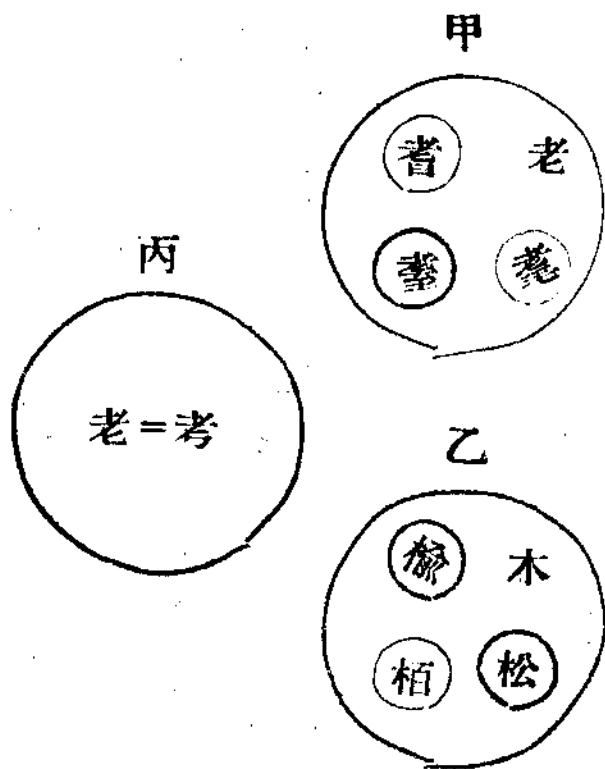
他這兩段話的大意就是：（一）推翻左回右轉之說。（二）凡含高年意思的字，都是從老；故老就是這一類字的首——如松栢等都從木是一樣。（三）分開說就是形聲；總合說就是轉注。

我對於第一項完全承認，第二項也不反對，但有些不同意

地方就是江河松栢不能和耄耋相比，因為他們根本不同。江河松栢等都是純粹的形聲字，木水象其形而工，可公，百并無意義。不過拿來作牠們聲音罷了。耄耋等字固然可以說是形聲，但牠們的意思都是代表老，而毛至等是代表老的情形或程度的。實在耄耋老而毛髮變也，耋耋老之至也。故毛至不但有聲，而且有意。耄耋字的造成不僅純是形聲同時又用了會意原則。由此看來，江河松栢是純粹的形聲字，而耄耋且是會意字，江河不是轉注，耄耋也不是轉注。

第三項是他的論點所在，更須注意。什麼是分，什麼是總呢？他以為「往來皆通」便是總；不能互通就是分。故轉注和形聲沒有勢的區別，只差互通不互通；但耄耋等字固然可拿老字來注，倘老下注曰「耄也」——或耋也——豈不可笑？這怎麼謂之「往來皆通」呢？他這以耄耋為轉注的說法，把轉注算為形聲之中，且使耄耋與江河為類更是不妥。

茲將耄耋與老字不能相通的關係圖解於下：



- 甲. 表示耄耋，耋耋……與老字之義範圍不同。
- 乙. 表示松栢……與木字之義範圍不同。
- 丙. 表示耄老二字之義範圍完全相同。

看上面的圖解，可以知道松栢與木範圍不同，耄耋與老範圍也不同；耄耋不能與老「往來皆通」和松栢不能與木相通是同一道理。他此刻說耄耋與老相通，是第一個錯處。構造簡單的字——如松栢等純粹是形聲字——就是分，構造複雜的字——如耄耋等形聲且會意——就是總，更屬無謂極了。

豈知考老二字，意思的範圍完全相同，才能往來皆通，才可稱爲轉注。毫釐與老字意不同，妄加無謂的總字，說牠必須相通，實在太無道理。他這分合之說根本不對，所以把轉注講錯了。

到了宋朝的張有拿同字異聲的說法來解轉注他說：

轉注者展轉其聲，注釋他字之用也，如其無少長之類。

又說：

假借者因其聲，借其義；轉注者轉其聲，注其義。

他以為轉注就是同一個字，變了牠的本音拿來去注釋別的字。例如如多少的少字，變成哨音來注老少的少字，有無的無字，變成勿音來注禁止之詞的毋字，至於考字也是注考而不注老，老字也不是注考。把說文的考老相注也弄錯了。他不知同音異義固然是假借，而異音別義也是假借。他的根本錯處就是誤假借爲轉注。

又次爲鄭漁仲的四事說，他以考，老，履，屨等字爲建類主義；鳳，凰，鸞，鸞等字爲建類主聲；噲，雷，唯，售等字爲互體別聲；猶，猷，愚，愚等字爲互體別義。朱駿聲說他是「既無條理，且多俗字，舛繆尤難，直以此事爲兒戲。」這實在是他的切當的批評。

鄭漁仲的誤點，即在於以轉注附入形聲之中。他說：

諧聲轉注一也，諧聲別出爲轉注。轉注別聲與義，故有建類主義轉注，建類主聲轉注，互體別義轉注，互體別聲轉注。役它爲諧聲，役己爲轉注。轉注也者正其大而轉其小，正其正而轉其偏者也。

又說：

立類爲母，從類爲子；母主義，子主聲。主義者是以母爲主而轉其子，主聲者是以子爲主而轉其母……諧聲轉注皆以聲別，聲異而意異者曰「互體別聲」；義異而聲不異者曰「互體別義」。

他的意思就是諧聲和轉注本是一樁事情，不過轉注是諧聲的別體。轉注有「建類主義」、「建類主聲」、「互體別義」、「互體別聲」四種。他把古文奇字——如式式式——會意字——如東杳杳——等等都包括到轉注裏面，鬧得亂七八糟，真算拉雜無謂了。什麼「母主義，子主聲」把形聲會意與轉注混爲一談；六書的本體也鬧亂了。又說：「轉注會意，皆以聲別，」聲異義異的也是轉注；聲同義異的也是轉注，凡兩字的聲義略許

有點關係的都是轉注六書的全局差不多叫「轉注先生」一人包辦了。這話實在太泛。我對於他類首和解不但否認；假如他生在現世，我還要問他把「同意相受」四字丟在那裏去了。

復次：明之楊慎以經緯之說論轉注，曰：

六書象其形居一，象事居其二，象意居其三，象意居其四。假借借此四者也，轉注，注此者也。四象以爲經，假借轉注以爲緯；四象之書有限，假借與轉注無窮也。假借者借義不借音，轉注者轉音而注義。

他這以假借爲轉注，錯誤完全和張有相同。又說：「轉此四者」，「假此四者」，什麼是經，什麼是緯，不但把轉注的真義講錯，而且又開戴東原分六書爲「體」「用」的端緒。

復次：顧亭林在音學五書音論篇把張有、裴務齊、楊慎諸人的話引了幾段，或加以攻駁，或置而不論，最後他說：

唐人詩律至嚴，其中略舉一二，如：翰字或平或去，看或或平或去，望字忘字或平或去，醒字或平或上；且得謂兩義乎？此正六書所謂轉注之字，而韻中之兩收三收以示天下作詩之人隨其遲疾輕重而用之者也。

顧氏是專研究音學的，雖然拿轉注作一部分的題目，其實目的并不在討論轉注。至於旁引許多人的成說，也不過藉以申明己意，所以專就音韻方面來說轉注。他以為一字無論意思變不變，只要聲音略許變一變就是轉注。雖然他說古人「其說皆非」其實他更不如古人。

其後戴東原獨開生面，發明互訓之指。他說：

震謂：「考老二字屬諧聲，會意者字之體，引之言轉注者字之用。轉注之云古人以其語言，立爲名類，通以今人語言，猶曰「五訓」云爾。轉相爲注，互相爲訓，古今語也。說文於考字訓之曰「老也」；於老字訓之曰「考也」。是以序中論轉注舉之爾雅釋詁有多至四十字共一義，其六書轉注之法歟？別俗殊言，古雅殊語，轉注而後可知。故曰：「建類一首，同義相受。」

……由是之於數字共一用者如初，或首，基……之皆爲始，印，吾，台，子……之皆爲我，其義相轉爲注，故曰「轉注」。按他的話來講，訓詁就是轉注；轉注也，可以說就是訓詁。他

把訓詁學拉入文字學，未免「張冠李戴」。他講的類首——以義首爲類首——猶屬欠缺，他的根本毛病就是在分子體字用的過失。

清朝研究文說的專家就是段玉裁，他對於說文的貢獻却屬不少，不過對於轉注全是因襲成說，并沒什麼高見。但他的主張却很堅定。他說：

轉注猶言五訓也。注者灌也，數字展字互相爲訓，如諸水相爲灌注，交輸互受也。轉注者所以用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種文字者也。數字同義，則用此字，用彼字亦可。漢以後釋經謂之注，出於此謂引其義使有所歸，如水之有所注也。

他這一段話全出戴東原，但是更明白一點，又：

玉裁按衛恒四體書勢曰：「轉注者以老注考也。」此申明許說也。而今晉書說「老壽考也」，一則不可通。毛晃曰：「六書轉注謂一字數義，展轉注釋而後可通；後世不得其說。」

他這段話全是拿人家的成言來證明自己的學說，但「以

老注考也」是人所共認的——除朱駿聲一派外——所不承認的只是不共認轉注就是互訓，這句話仍不能算鐵證。至於毛晃也同東原一樣說，總之他的誤就在盲從戴氏，戴氏的是非已經論過了。

桂馥也師戴氏之說，自己並沒有什麼意思，固不必論。王筠對於戴氏的說法，雖然不會提及，他的講法總算超乎戴氏之上。他說：

建立也，類猶人之族類也。如老部等字若耄，耋，耆，壽皆老者之類，故立老考爲部首，是曰「一首」。乃諸字皆以老爲義，而耄直說之曰「老也」，與考下之「老也」同詞。顧不云老者而云老毛者，則以其同意而非相受也。

他說的建類就是立個族類，好像耄耋等字都以老爲類首一樣，耄耋等字雖和老字同意，但不能相受，就是耄耋等字給老字不能互相轉注。他又論注字道：

注即挹彼注茲之法，老下注云：「考也」，考下注云：「老也」，彼此相爲灌注而自明也。

他又斷道：

要而論之：轉注者一義而數字；假借者一字而數義。何爲數字也？語有輕重，地分南北，不能比而同之。何爲其數義也？古人於有是語無是字者借之，卽有是字者二字借之，取其入耳可通而已。故老從人，毛匕會意字也；考從老省，彳聲，形聲字也。則知轉注者於六書中觀其會通者也；假借者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也。

他講的轉注就字面上看，固甚切當；但實際不免也把訓詁拉入就是他舉的地理上的關係，聲音上的關係，都屬訓詁學的範圍；又泥於體用的說法更爲大錯。他知道者老不能相受，却是見高前人的地方。

復次：劉師培是清末到近代的一位專門文字學者，文字學上的舊說他整理了許多，與古人互相發明的地方也很少，但轉注之說他不過把戴氏的「互訓」拿來擴而充之，錯誤之處比戴氏更甚。在他的小學發微補上論道：

戴東原論轉注也，謂轉注猶言互訓；說文訓考爲老，訓老爲考，凡數字共一義者皆曰注轉。故曰：「同意相受。」段氏王氏皆從之，然于轉注之起原言之頗簡。蓋上古之時，一

字僅有一義，一物僅有一名；後因方音不同，乃各本方言造文字。故義同而形不同者音必相近，在古代亦只爲一字。試觀爾雅釋古諸篇，于字之一義數字互相釋訓卽爲轉注之公例。然音皆相近，如哉，基，貽三字皆訓爲始，而音卽近於始；弘，旁，寵，洪，戎，穹六字皆訓爲大而音多相同，予，吾二字皆訓爲戎，而音復近於我。舉斯三例，餘可類推。

他以為「上古……一義僅有一字，一物僅有一名；後因方言不同，乃各本方言以造字……字之一義數字者，互相釋訓卽爲轉注之公例。」他以為互訓的意義和來源大概如此，於戴氏之說毫無出入，不過又加個音的關係；就是音近而義同的字，互相解釋卽爲轉注。最奇怪就是「上古……一義僅有一字，一物僅有一名。」把文字原始當作極統一的，試問上古分部別居，不相往來所造的文字怎麼能會統一原來既是統一，爲什麼後來方言又不同呢？各本方言以造出來的字，聲音爲什麼又相近呢？這種說恰與舊約創世紀上所說：

那時（指洪水以前）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是一樣。他們往東邊遷移的時候，在示拿地遇見一片平原就住在

那裏。他們彼此商量說：『來罷，我們要作甌。』把甌燒透了。他們就拿甌當石頭，又拿石漆當灰泥。他們說：『來罷，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爲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耶和華降臨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華說：『看哪，他們成爲一樣的人民，都是一樣的語言，如今作起這事來，以後他們所要作的事，就沒有不成的了。我們下去，在那裏變亂他們的口音，使他們的言語，口音彼此不通。』於是耶和華使他們從那裏分散在全地上，他們就停工不造城了。

的話一樣。他這話不惟不合文字發達的原理；倘以這話爲信現，在一切的歷史也都推翻了。

又說：

● 說文……皆以疊韻雙聲之字互相訓釋，如帝，諦也，禮履也。福備也，走趨也，毒厚也，皆屬疊韻。旁薄也，祈求也，禍害也，趨宵也，這疾也，皆屬雙聲……數字互相爲訓，即轉注也。……一物數名亦轉注也……轉注者即數字一用之謂也。他以為轉注就是字的疊韻相注或雙聲相注，凡數字一用

的通通謂之轉注。轉注的範圍已經很大，他猶以爲不足以把文字學和訓詁的全體完全包着；於是又便加擴充，說：

音同而兩字互相訓釋者爲正例……如萊莉也，薊菴也；薊菴也，薊菴也，皆以同音之字互相訓釋是爲正例。若薊菴也，薊菴也，字非同音亦互相訓釋……是爲變例……亦爲變例……亦爲變例……然亦爲變例……亦有此字可訓彼而彼字不可以訓此者，如羊祥也……而祥不訓羊，士事也……而事不可訓士……在上古之時亦不得謂之非轉注也。

有本例，有變例；聲音有關係也是轉注，聲音毫不相干的也是轉注；轉注的領域已經「地跨五洲」，猶以爲未足，又擴而充之；互訓也是轉注，不能互訓也是轉注，則轉注即不屬於造字，更不屬於用字了。論轉注而誤者以劉氏爲極歸，故詳論之。

最近章太炎先生用科學方法來研究轉注，把前人——東原等——的錯處一言道破，說：

汎稱同訓者，後人亦得名轉注，非六書之轉注也。這話把轉注與互訓的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看罷不禁大

爲贊謝「互訓是否爲轉注」一案被他一字解決了。但他所說的轉注却不免有許多錯誤。他說：

蓋字者孳乳而寢多，字之未造，語言先之矣。以文字代語言各循其聲，方言有殊，名義一也。其音或雙聲相轉，疊韻相迤，則爲更制一字，此所謂轉注也。

他說先有語言後有文字，文字不足以供應用，更造他字以表意。這話的確很對。但是因方言不同——雖不同而皆疊韻或雙聲——名義則一本，方言以造文字就是轉注，未免與他的造字緣起說抵牾，茲說明其抵牾之點。

在他的六書說上說：

譬如有個「老」字，換了一塊地方聲音有點不同，又再造個「考」字；有了這一條件，字就多了。

在他的造字緣起說上說：

未有倉頡以前民亦盡地成形，自爲徽契……今之僂人亦有符號，家爲典型，部爲徽識而彼此不能相通……字各異形，則不足以合契，倉頡者蓋始整齊畫一，下筆不容增損；由是率爾箸形之符號，始爲約定俗成之書契。

既然說倉頡以前已各地有各地的文字，各族有各族的文字，彼此不能相通；又何以不是雙聲便是疊韻呢？既各地都有文字，何必另造呢？倉頡跑到各地方問他們什麼東西叫什麼名字，讀什麼聲音，再因而造字這有何等麻煩呢？他這話說的都是方言上的事情與六書毫不相干。我以為更制一字固然是轉注，但不是他所說的制法。

他又駁難段氏和許瀚道：

休寧戴君以爲考老也，老考也，更互相注，得轉注名。段氏承之，以爲一切故訓皆稱轉注，許瀚以爲同部互訓然後稱轉注。由段所說推之，轉注不繫於造字，不應在六書中；許瀚所說推之，轉注轉注乃預爲說文設；保氏教國子時，豈縣知千載後有五百四十部書邪？……又分部多寡，字類離合，古文籀篆，隨時而異，必以同部互訓爲劑……（例略）……更查韻，史籀，李斯二千餘年，文字異形，部居遷徙者，其數非徒以什伯計也。苟形體有變，而轉注隨之，故訓焉得不凌亂邪？

段氏師承東原，本來就說轉注是用字之法而不是造字之

法且說六書以前四者爲「體」，後二者爲「用」，無論「體」「用」都可稱爲六書；太炎以「轉注不繫於造字，不應在六書」反詰他，他未必口服心服。對於許瀚的批評，事實固然切當，立論却不甚合，保氏數國子時固不知後人要作說文，難道許氏作說文就不會按固有的字來分部嗎？他的批評未免幸中。至於字形變異，更沒關係，本轉注原則來造字，只以當時的字形爲首，後來無論字形怎麼變遷都不管牠。前人不知道後來字形怎麼樣變，也和保氏不知道許氏要作說文一樣。

章氏特別注重字音，所以他所說的類首，也是音的首。他說何謂建類一首，類謂聲類，鄭君周禮序曰：「就其文字之聲類。」夏官序官曰：「確讀如鬚，小兒頭之鬚，書或爲夷字，從類耳。」古者類律同聲，以聲韻爲類，猶言律矣。首者今所謂語基……「考」「老」同在幽類，其義相互容受，其音小變，按形體成枝別，審語言同本株，雖制殊文，其實公族也，非直「考」「老」凡言壽者亦同。循是以推，有雙聲者，有同音者，條例不異。適考老疊之文字以示一端，得包彼二者矣……是故明轉注者經以同訓，緯以聲音而不緯部居。

他以為類是聲類，又引周禮序夏官序官注以爲證。聲類是有的，但聲類以外還有義類，形的類他却隱着不說。許氏所謂建類之類，是否聲類也不可據。又說：「音者自上古以逮李斯無變」的話，更爲無稽，上古人民語言不通，各族有各族之方言，萬不能說不是雙聲，就是疊韻；不過後來人類漸次進化，聲音漸因交通兩統一，所謂統一者亦不過無大相差耳。到了戰國仍然楚有楚音，秦有秦音，不能相通。但是古音怎樣變却不如形義的變遷可考；說要絕對沒有變遷未免武斷。音之分韻都是後人分的，萬不可拿來繩束古人；以聲首爲類首，實爲大誤。且一字的義同聲同，形體毫不相關也，說是轉注更無道理。他這論調一出，又引起梁啓超的臆說，尤爲錯謬。

梁啓超有一篇文章論文字意義的變化和聲音的變化極有關係，遂以爲轉注也本於聲的關係，他說：

建類一首非形之類，形之首而聲之類聲之首也，建立一類之聲以爲發音之首一母，凡衍此一首之聲者，雖收音有變異，然皆爲同意而相受，是謂轉注。例如建「堯」聲爲一首，而棧，箋，等皆同意而相受。建「八」類之聲爲一首，而

分，平，北，別，辨等皆同意而相受。然則凡諧聲之字，十有九兼轉注矣。

他的錯誤不但在偏重聲音，把「同意相受」也弄錯了。錢與錢雖同有「小」之義，嚴格說來，可算全沒關係，有什麼同意？即令「諧聲之字，十有九兼轉注」就可斷定爲聲類聲首嗎？其他張之純，謝充量等諸人，也曾解釋轉注，但或因襲成說，或猥雜無端，故不具論。

從上面看來，我們對於類首有三個意見：

- (一) 形的類
- (二) 聲的類
- (三) 義的類

戴東原，段玉裁等有見於意，無見於形；章太炎，梁啓超等蔽於聲而不知形；孫愐，戴仲達等謬於形而不知實，所以轉注之說愈趨愈歧，終不得其真解。

依我看來，轉注的字——由轉注原則造成的字——字義都是彼此相同！但不能因爲義同就說義是類首，把初，哉，元，首都叫做轉注字。轉注以形爲首確無疑意。不過形與聲關係太切，所

以轉注字發音大都相近——啓超說諧聲字十有九兼轉注也是這個道理——但聲音不是轉注的惟一條件。

現在可以斷定「建類一首」者不是聲的首；——有時有附帶關係——也不是義的首而是形的首，「同意相受」就是彼此意相同的時候才能相受。「注」就是王筠所謂「挹彼注茲」之注。轉注就是章太炎所謂「這一瓶水，展轉注向那一瓶去」的注法；不過這個說法尚不算完全。

轉注的真義究竟是什麼？元朝楊桓說的較爲近切，他說：

轉注者象形，會意之文不足以備其文章言語變通之用，故必須二文三文四文轉相注釋以成一字，使人釋而自曉所用之義，故謂之轉注。

他以爲以前字文字不夠用，再就舊字以造新字，就是轉注的起原。這話極是，後人不曉得他的意思反來加以無謂的攻駁，我深替他不平；轉注的定義他又沒解釋明白，謬言由三文，四文以造一字也是轉注亦失其實，我更替他可惜。此刻就我個人的意見來給轉注下個解釋。

最初的文字僅有象形，後進而有指事，漸演而有形聲會意。

但文字的進步絕不及人類知識進步的快，新見的事物雖和舊有的字相合而含意却不免微有出入，用舊有的字既不能表示完全，另作新字更沒有人認識，故不得不仍原有的字形而加以符號，并注原字於下，以便認識，於是就成了轉注字。譬如說「人老」又願他有壽，單說「老」則不足以盡意，另作新字更不容易明白，於是就把「老」字拿來省去匕而加丂，就成考字，且注之曰：「老也」這真義就明白了。這「考」字說牠是形義聲固然可以，但這字的造成并不是單依形聲的原則，與普通所說的形聲字大不相同。說牠是會意呢，丂字并無意義，（兩字之意化合另成一個新意思，才可叫做會意，俗儒言會意者多誤解。）至於象形，指事更說不上了。那麼，怎麼叫牠呢？就稱牠是「轉注」。用的時候久了，意思也確定了，這個考字固然沒有問題了。倘若有人不知道「老」怎麼講，將如之何？就問他知道「考」字不知道，他倘曰：「知道。」我就對他說：「考就是老。」他就曉得了。這種辦法就是互相傾注，也就是「挹彼注茲」。

為什麼能這樣辦呢？因為考老二字，本義雖然稍異，有時牠們的含義却能完全相同，所以可以展轉相注。至於相沿既久，這

兩字就可以通用了。

因為同義的關係，故凡轉注的字都可以彼此互訓，但不能說轉注就是互訓，或互訓就是轉注；我們要知道「可以互訓」和「就是互訓」不同。

凡字的構造，簡單的只用一個原則，意思複雜的用三個兩個也是常例，轉注的字也是如此。所以由轉注原則來造字，往往必兼用別的原則；用形聲，會意的時候尤多，故前人多誤會形聲為轉注。至於轉注字的發生，必先有一個同意的字，因為意思不夠用，從轉注原則另造一個新字。初行的時候用先有的字來注牠，迨牠通行以後又可以回頭來注先有的字，久之牠兩個的關係漸漸密切，通通都受轉注原則的支配了。

個單說：「轉注就是因為一個字的意思不能適用於一個稍有差別的觀念上，於是就把本字——或省略式——上再加一個完全字或省略字以為符號，稍變原有的意思；於是這個觀念就可以完全表示了。但新字初成恐怕人家不認識，又用原字來注牠，以便人人通曉，又因為有時意思可以完全相同，就拿牠們展轉相注，所以稱牠為轉注。」至於牠的發生，異地同地，異時

同時，都沒關係；因為這原出於人文進化的自然法則。

十三，十四，中大。

□ 進 行

被壓迫的怯懦的朋友！

進行呀，

朝着光明之所在。

莫畏荆棘滿途，

那滿途荆棘中是鍛鍊精神之具；

莫怕鮮血迸流，

從迸流鮮血裏能產出無限快樂。

被上了堅緻甲冑，

執起了銳利湛盧，

抖神長舞，

于錫乾

揮寒光鋤盡那一切胡虜；

殺開了一道淋淋血路，

爭回來人數天賦自由；

那時即安恬的唱一曲凱旋歌，

飲幾杯得勝酒。

朝着光明的所在，

進行呀，

被壓迫的怯懦的朋友！

——一四，一，一八，於中大。

＊

＊

＊

司文藝之女神

王培彬

司文藝之女神來了；

展着翅兒來了；

抱着文藝建設底雜誌來了；

唱着宣傳文藝之歌來了。

她飛徧了宇宙，

游徧了人間；

無情的詩人，

冰冷的學子，

那裏去睬她。

無意之間，

飛到了中州大學。

我們唱着歡迎之歌；

露着羨慕之容；

她將文藝建設底雜誌，

佈滿了我們底心中，

佈滿了我們底腦裏，

佈滿了我們底胸間，

佈滿了我們底肺裏。

而且祝我們剷除一切齷齪的惡俗，

永遠發展文藝底精神。

她最後底祝語：

「請你們代奴四佈罷！

盡心盡力的四佈罷！

因為你們在人間底宣傳，要生效得多哩！」

* * *

李白

吳汝濱

目錄

- 一、李白傳略。
- 二、李白的環境：
 - 甲、李白所處的時代；
 - 乙、李白以前的詩體；
 - 丙、李白並時的詩人。
- 三、李白的著作：
 - 子、抒情的詩；
 - 丑、描寫的詩；
 - 寅、敘事的詩。
- 四、李白的人生觀。
- 五、李白的思想。
- 六、對於李白的批評。
- 七、結論。

李白

一 李白傳略

李白，字太白，是唐代的一個大詩人。他的世系和鄉里，說者很不一致：李陽冰的李太白詩序上說：『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 暠九世孫……非罪謫居條支……神龍之始，逃歸於蜀。』唐書文藝列傳上說：『興隆皇帝（即李暠）九世孫。其先於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道過客巴西。』舊唐書文苑傳上說：『白，山東人。』元稹杜甫墓志也說：『山東人李白……』楊天惠彰明遺事上說：『太白生蜀彰明縣青蓮鄉，遺地尙在。』我們就這幾說歸納起來，可以知道他是隴西涼王李暠的九世孫。他的鄉里有兩說：是在甘肅（隴西）；有的說是在四川（蜀，巴西）；有的說是在山東。說他是山東人的，大概是本於杜甫詩中的『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兩句話；或舊唐書上的『父爲任城（今山東濟寧縣）尉，因家焉。』並且山東通志上也有李白的傳。說他是四川人的，大概是因爲太白自己曾有指蜀爲故鄉

的話如『國門逼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夕夢子雲宅』。明明太白自己也說四川是他的故鄉了。說他是隴西人的，大概是根據於他自己的文藝中的『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上韓荆州書）一句話。而且李陽冰是太白的族人，他給太白做詩序，當然不能沒根據的說他是隴西人。

我們再考李陽冰的李太白詩序，尚友錄，唐書李白傳，及范傳正新纂碑記等，有的說『神龍初，潛過廣漢，（今四川廣漢縣）』有的說『神龍初，逃歸於蜀。』有的說『神龍初，遁還，客巴西。』如若這些說法都可靠，那就容易考證了。神龍是唐中宗的年號；神龍之初，大概是指元二年說的。按薛仲邕的李太白年譜上說：神龍元年，太白已經五歲了。那末，太白從隴西遷四川的時候，至少總在五歲以上；他不生於蜀可知。因此我們可以說『李白生於隴西，長於蜀，客居於山東。』

李白生於唐武后長安元年（西歷七百零一年）生的時候，他的母親曾夢一顆「長庚星」落入懷裏，因此起名叫「太白」。

他五歲的時候，就把「天干」「地支」讀得很熟。十歲

時候就能通曉詩書，諸子百家了。十五歲，好作賦，學劍術，讀奇書。到了二十歲的時候，輕財好施，喜縱橫術。這時蘇頌在益州做官，太白就去拜見，蘇頌待他以書生之禮，很看重他，獎勵他。頌常對他的左右誇李白道：『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與相如比肩。』

從前他常和一位隱居岷山的學者東巖子先生在一處住，不和居住城市的人接洽，栽了許多的花草，養了許多的飛禽，在那裏讀書養性。他的鳥兒說也奇怪，都是異常馴順，能就掌取食，了無驚猜。郡內的長官，聽說這樣，親身到他們那裏瞧看，見他們都是品學兼優，遂保舉他們去應試，但是他們到底也未去應試。二十三歲的時候，他和他的朋友吳指南，從事遊歷名山大川。先到楚，又到蒼梧，在那八百里的洞庭湖上也漫遊了許多日子。不幸指南在這時也就死了，剩他孤零一個，他痛苦極了，悲哀極了，伏尸痛哭，走路的人聽了，也都被他感動。

這位零丁孤苦的旅行者——李白，不因為受了這一次的打擊，減少他旅行的興味。他遊過了楚地雲夢等七澤後，又到金陵，到東海。凡遇着風雅的少年，他都和他周旋，且時常的周濟他。

們不數年散金萬餘，他幾把東南的名勝，都遊歷完了。

時光過得真快啊！太白已經二十六歲了。像他這樣富於情緒的人，當然不能不思尋求一個佳偶。真的！果然他的情人，也就在這時翩翩的來了。

太白二次到楚，來指南舊葬處，見他的故友形體尙未全失，就募丁錢替他遷葬到鄂城的西面。那裏有個許相公，時常招太白到他家裏飲酒，很相愛好，就把他的孫女配太白做妻子了。從此太白鑽研詩文，刻苦用功，十年沒有浪遊。他的文學基礎，就在這時鞏固；也可以說在這時成功。

城市裏有假馬郡督，很是敬重文學士的。見了太白，更加禮貌，稱謂奇才。常給他的同事說：『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澈，句句動人。』

三十五歲的時候，北遊太原，識郭子儀於行伍中，情投意合，很相友愛。後來子儀犯了軍令，太白極力替他周旋，見他的主帥數次，才得免罪。

那年五月，他又東遊到魯，寓居任城。和孔巢父，韓準，裴政，張

叔明，陶沔等五人，結個詩社，同住在徂來山，終天酣飲縱酒，時人號爲竹溪六逸。

以上是太白未顯貴時的事跡。

元宗天寶元年（西曆七百四十三年），太白年四十二歲了。南遊會稽，和道士吳筠同住剡中。後筠以召赴京，（長安）薦之於朝，元宗乃下詔徵之。太白至京師，與太子賓客賀知章等遇於紫極宮，知章一見如故，舉他『此天下之謫仙人也。』因把他自己的「金貂」賣了，換酒爲樂，足見他們的曠就了。

有一天，知章朝見元宗，把太白的人品說了，且請元宗任用他。元宗乃召見李白於金鑾殿，論當時世務，並令他草答外國書札。太白應對如流，筆不停輟，元宗大加獎勵。

他又奏上「官唐鴻猷」一篇，痛陳當時應改革的政，元宗更加喜悅，賜他在「七寶牀」上喫飯，御手調羹以飲之，詔曰：『卿是布衣，名爲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得此！命供奉翰林，專掌密命。』這是太白顯貴的開始。

太白在供奉翰林中，和賀知章，汝陽王璣，崔宗之，李適之，蘇晉，張旭，焦遂等，日以飲酒爲事，時號爲酒中八仙人。

天寶三年，太白年四十四歲了。常代元宗起草。不過他好酒，沉飲，有一次元宗召他撰述，他正在醉酒，左右急以水沃面，稍醒，即令秉筆，頃刻而成，元宗也沒怪罪他，並且還誇他有才。

開元年間，元宗的花園裏，新從別處移植來的幾株牡丹花，內中有四種——紅，紫，淺紅，通白，元宗特別見愛，遂移植到興慶池東沈香亭前面。初夏來了，可愛的牡丹花開得很茂盛。元宗和妃子太真，在月下賞覽，更選些善於歌舞的，由曲歌老手李龜年指導，將所選的十六部名曲，要依次演奏。不過元宗厭惡舊樂曲之俗，乃說：「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遂命龜年持「金花箋」，宜翰林李白，速作清平調三章。太白援筆寫道：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沈香亭北倚闌干。」

龜年調撫絲竹，音節極合。太真用「玻璃七寶盞」酌飲西涼貢

入的「葡萄酒」，笑頷歌意甚深。元宗也吹「玉笛」和着，更加和諧。龜年常說：「獨憶以歌得自勝者，無出於清平調。」可見太白作曲的巧妙。

從此以後，元宗看待太白，迥然和別個翰林不同。這是太白極尊貴的時代，可也就是晦運的開始時代。

太白常伴元宗宴飲，到沈醉的時候，有一次引足令高力士脫鞋，——力士是一個極有權勢的宦官，以脫鞋為恥，時時想陷害他。

有一天，太真吟清平調，力士戲太真道：「始以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獨拳拳如是？」太真很驚異的問道：「何翰林學士能辱人若斯？」力士就踏太白道：「以飛燕指妃子，賤之甚矣！」太真也很以為然。

從此，太真常向元宗說太白的壞話。元宗有三次想重用太白，都被太真所阻。更加朝中有個張瑄，也常說太白的短處。太白知道不為親近所容，乃懇求還鄉。元宗乃賜金遣歸。

自此以後，他的晦運開始了，他的志氣，也一天一天的頹廢了。

他乃東出潼關，北遊魏燕晉，西遊郿岐，又轉回洛陽，南遊淮泗，往來齊魯間，在梁的時候最久，和杜甫相識就是在這個時候。他的悲怨詩，大多數也都在這時候作的。常與杜甫、高適、岑參等一般詩人，詩酒唱和，不問政事。

天寶十三年，太白離開梁園，向廣陵諸處遊去，和魏萬相遇，遂同船到金陵，游秦淮，往來宣城諸地。這時太白已經五十四歲了。

天寶十四年（西曆七百五十五年）安祿山反了，江北一帶禍亂頻仍，江南也受波及。太白由廣陵渡江避難。他有一篇南奔書懷，把當時的情形說得很清楚：『南奔劇星火，北寇至淮畔。顧乏七寶鞭，留連道邊飯。太白夜食昂，長虹日中貫。秦趙與天兵，茫茫九州亂。感遇明主意，頗高神謫言。過江誓中流，志在清中原。拔劍擊前柱，悲歌難重論。』

他避難到溧陽，又到剡中。明年到廬山，時永王璘為江陵都督，充當山南東路，嶺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節度使，聽說太白的才名，聘作僚佐。及至永王璘起反，率兵東攻，太白也被強迫着隨行了。

次年永王璘兵敗，他就逃到彭澤，被擒，繫尋陽獄中。當時宣撫大使崔渙和御史中丞宋若思，極力請求，說他罪輕宜赦。若思軍到河南時，遂把太白放了，命他在軍中參謀軍事。

後朝廷治和永王有關係人的罪，太白亦在當死之列。時郭子儀已掌權，要很為太白出力，請免官以贖李白。太白乃得免去死刑，減為徒刑，長流夜郎國。

他未到夜郎，僅至巫山，就遇赦了。赦後，即順流東下，至江夏，岳陽，逗留許久，又到金陵，徘徊於歷陽宣城二郡間。

這時的太白，簡直是社會上的一個落伍者，愈發狂蕩不羈了！魏顛在李翰林集序上，有幾句話形容這時的太白道：『眸子炯然，哆如餓虎，或的東帶，風流蘊藉，曾受鐵道於齊，有青綺冠幘一幅。』居然是太白那年的寫真小像了。

他的族人李陽冰，在當塗為縣令，太白往依之，不久，他就與世別離了。享年六十二歲。時在唐肅宗寶應元年（西曆七百六十二年）。

太白之死，也有種種說法：范傳正新墓碑記上說：『晚歲渡牛渚磯，至姑熟，說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盤旋利居，竟卒於此。』

劉全白唐翰林李君碣記上說：『偶遊至此（當塗）遂以疾終。』

李華李太白墓誌上說：『年六十二，不偶，賦臨終歌而卒。』魏

顧李翰林集序上說：『解構明年，四海大盜，宗室有潭者，白陷焉。

謫居夜郎，罪不至此！』李陽冰唐翰林李太白詩序上說：『公遐

不棄我，扁舟而相顧臨，當掛冠，公又疾亟。』由上諸說，可以知道

太白是死在當塗（按青山係當塗的屬地）惟他怎樣死法：范

傳正和李華未明白說出；劉全白和李陽冰僅僅說他以疾卒；祇

是魏顧說他是溺死的。我們再考他的知己朋友杜甫做的夢李

白詩上道：『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濤濶，無使蛟龍得

』天末懷李白中說：『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雁幾時到？江

湖秋水多。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應共冤魂語，投詩弔汨羅。』

我們就可斷定太白一定是溺死了。五代王定保的摭言上也說：

『李白着宮錦袍，遊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無人，因醉，泛舟於

捉月而死。』洪容齋也常說：『李太白在當塗采石，因醉，泛舟於

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臺。』作了一輩子的

風流事，臨死還落個風流死；我們按從太白的性情上看，也是意

的中事。

參考書：

唐書文藝列傳，舊唐書文苑列傳，李太白全集，合刻李
杜詩集，王琦的李太白年譜，薛仲邕的李太白年譜，張立德
的李白歷史，太平廣記，疑年錄，中國六大文豪，天寶遺事，中
國大文學史等。

二 李白的環境

人類是地球上的一種生物，當然不能離世而獨存。李白是
人類中的一個，也自然不能不受環境的支配。所以想研究李白，
他的環境也是當知道的。現在分別述之：

甲 李白所處的時代

南北民族，因地理上的關係，其文藝思想往往不同。北方的
人常挺出一種反抗自然的態度，注意深刻的，考慮的，實用的一
方面；所以他的文學多直率悲壯。南方的人，帶呈一種安閒自在
的態度，他的生活極不費力，並且終年和暖，物產豐阜，享受既易，
無須進取；所以他的文學多纖麗柔婉。二者尚各有所長，而亦各
有所短。所以兩晉六朝以前，中國文學界南北派的痕跡極顯。到

了兩晉六朝時代，中原被異族侵入了，攪雜了許多新民族的氣質；江南則中原的民被逐南渡，南北的民族成一大規模的混合。初唐政治統一，亦影響於文藝，把南北兩派的文學特性合冶一爐，產生一種新文學來。

初唐是黎明時代，盛唐是成熟時代。當時的文學家輩出，都是來孕育中國文藝史上的黃金時代的——李白也就是其中的一個。

太白生的時候，邊疆和朝廷上雖有些小患，而在內地的民間，却是極其平靖。他不惟居在很安樂的內地，而且長期住在山青水秀的蜀中。他的父親又是一個很明義方之教的人——太白嘗說：『余少時，大人令誦子虛賦。』——他的家庭，又是很富庶——他嘗說：『囊游維揚，不踰一年，散金萬餘。』——所以他的青年時期，文藝上就得了很好的訓練和修養。

不過此時的太白，因為處在太平時光底下，所以他的文藝，只有歌功頌德慶賀太平的著作；間或有些不平的和歎惜的聲調，也不過是替古人發發牢騷罷了。

歷史家都說唐代是以天寶年間做分水嶺的。天寶以前是

極盛時代；以後李林甫秉政，繼之以楊國忠，把朝政弄得異常昏昧，把民生弄得十分塗炭。元宗又好邊功，屢次征伐契丹。所以太白的態度，在這時也變了；居然罵起戰爭，譏諷當朝來。他的戰城南一詩，就含有這種意思：

『去年戰，桑乾源；今年戰，葱河道。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草。萬里長征戰，三軍盡衰老。匈奴以殺戮為耕作，古來惟見白骨黃沙田！秦家築城避胡處，漢家還有烽火燃。烽火燃不息，征戰無已時。野戰格鬥死，敗馬號鳴向天悲。烏雉啄人腸，啣飛上掛枯樹枝。士卒塗草莽，將軍空你為！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那一句不是淋漓盡致？不是悽慘斷腸？他又覺着朝廷用人不得其當，都用些諂佞執政；心肝坦白的君子，反被擯棄。我們讀他的古風中的兩首詩，說的何等悲憤！

『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齊來。奈何青雲士，棄我如塵埃。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方知黃鶴舉，千里獨徘徊。』（古風第十五）

『綠蘿紛葳蕤，繚繞松柏枝。草木有所託，歲寒尚不移。』

奈何天桃色，坐歎葑菲詩。玉顏豔紅彩，雲髮非素絲。君子恩已畢，賤妾將何爲？（古風第四十四）

及至『天寶十四年十一月，安祿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凡十五萬衆，號稱二十萬，反於范陽，引兵南下……時天下昇平已久，百姓累世不知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所過州縣，望風互解。』（通鑑）人民既不得安寢，又不知所從。隨着就是『皇帝幸蜀，兩京淪陷。』

霹靂一聲，震動全國。時事變遷之劇，未有其比。看當時內地擾攘的情形是：

『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斷腸非關隴頭水，淚下不爲雍門琴。旌旗繽紛兩河道，戰鼓驚山欲顛倒。秦人半爲燕地囚，胡馬翻啣洛草。一輸一失關下兵，朝降夕叛幽薊城。』

……（猛虎吟）

『洛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撐如亂麻……』（扶風豪士歌）

『……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古風第十九）

在這種情形底下，情緒熱烈的詩人——李白，當如何的感動！如何的悽慘！詩人的心裏，是常裝着炸彈樣的同情種子的。到這時，自有一種很強烈的苗發。這動苗發的精神：一方面表現詩人自己對於此項事實的反抗；一方面表現詩人爲當時弱者的呼聲。

當時唐代人民受了這一次兵禍的打擊後，太白的感觸最深，覺着用直接的哭，罵，直觀的寫，反不足以表現出當時眞痛苦來。乃移他的眼光，到社會的最下層，注視到那最隱僻，最黑暗的地方。從別人看不出，別人傳不出的地方去描寫——這叫做文學上的加倍描寫，實時勢上給他以如此的機會，使他不得不向此處用功。

當時國內的男子，有的去平胡了，有的去征邊了，有的去防邊了……都去衝鋒陷陣，只賸得一片閨怨之聲：

『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

何日平胡虜，良人能遠征？（子夜吳歌）

『閨裏佳人年十餘，嘯蛾對影恨離居。忽逢江上春歸燕，啣得雲中尺素書。玉手開絨長歎息，「狂夫猶戍交河北。萬里交河水北流，願爲雙燕浮中洲。君邊雲擁青絲騎，妾處

昔生紅粉樓。樓上春風日將歇。誰能攬鏡看愁髮？曉吹員管
隨落花，夜持戍衣向明月。明月高高刻漏長，真珠籠箔掩蘭
堂。橫垂寶幄同心結，半拂瓊筵蘇合香。瓊筵寶幄連枝錦，燈
燭螢螢照孤寢。有便憑將金剪刀，爲君留下相思枕。摘盡庭
關不見君，紅巾拭淚生氤氳。明年若更征邊塞，願作陽臺一
段雲！」（擗衣篇）

『去年何時君別妾？南園綠草飛蝴蝶。今歲何時妾憶
君？西山白雪暗秦雲。玉關去此三千里，欲寄音書那可聞！』

（思邊）

這樣纏綿悱惻的情況，太白居然能從她們的心裏細細描寫出
來，這種描寫方法，不費力氣，就把當時紛擾的情形寫的很真實
了。

從上邊看來，太白文藝思想的變遷，完全是隨着時代轉移
的。時代改變一次，他的文學也改變一次；時代緊張，他的文學也
益發波瀾壯闊。文學蘊蓄深厚的李白，經了這一次的政變，才算
完成了。

乙. 李白以前的詩體

李 白

太白嘗說『梁陳以來，黷薄斯極！沈休文又尙以聲律，將復
古道，非我而誰？』足見他是以復古自任的。又說『大雅久不作，
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龍虎相啖食，干戈逮狂秦。
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頽波，開流暢無垠。廢與雖萬變，
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是太白的志氣，常想擬
跡風騷。所以他『不讀非聖賢之書，恥爲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
天仙之詞。凡所著述，言多諷興。自三代以來，風騷之後，馳驅屈宋，
鞭撻揚馬。千載獨步，惟公一人！』（李陽冰太白集序）他能集
古來詩體的大成，而鎔冶於一爐，爲中國詩體別開生面。

下：

現在我把太白以前詩體的變遷，按着相承的趨勢敘述於

（1）詩經與楚辭

風騷實中國詩學的鼻祖。以前雖有幾首類似詩歌體裁的
著作，（如黃帝時的彈歌，堯時的擊壤歌，舜時的卿雲歌，皇娥歌
等）但是均係不重要的鱗爪，絕不能如風騷的影響於後世者
大。

詩經小雅的采薇：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
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楚辭的離騷：

「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毗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

(2) 古詩十九首與蘇李

任防以「五古」始自李陵蘇武。我們看看蘇李贈答之作，的確也真不錯，實帶些辭章氣。古詩十九首後人以爲有枚乘及傅毅加入的偽作（玉臺新詠）本來作者，不詳名氏。要之與蘇李並爲「五古」的起源，其風調也很相近。

古詩十九首中的三首：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青青陵上柏，磊磊湖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

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奪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飄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轍軻長苦辛。」

李陵的與蘇武詩：

「携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踐路側，悵悵不能辭。行人雖久留，各言長假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蘇武的別詩：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况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辰。昔者長相近，親若胡與秦。惟念當乖離，恩情日以新。鹿鳴思野草，可喻嘉賓。我有一尊酒，欲此贈遠人。願子留斟酌，叙此平生親！」

(3) 建安體

魏建安年間，有七個詩人——孔融，王粲，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時尤以曹氏父子（曹操，曹植）為傑出。曹植更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備文質。鍾嶸的詩評上說他是得力於國風。

曹植的雜詩：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迥且深。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孤雁飛南游，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又七哀詩：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歎者誰？」言是「宓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露塵，妾若濁水泥。沈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為西南風，長遊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4) 正始體

魏正始年間，崇尚道術，老莊學說盛於儒術。阮籍諸人，均受道家的影響，做出些放達的詩文，神致超邁，風行一時。

阮籍的詠懷：

「二妃游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有芬芳。猗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膏沐為誰施？其雨怨朝陽。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李李。秋風吹飛葢，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5) 太康體

晉太康年間，有三張（載，協，亢），二陸（機，雲），兩潘（岳，尼），一左（思），稱為文章中興時代。劉彥和文心雕龍所說：「張潘左陸，比肩詩衡。采擷有正始，力柔於建安。」就是指這幾個入說的。

陸機的招隱詩：

「明發心不爽，振衣聊躑躅。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朝採南澗薄，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承翠幄。激楚佇蘭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哀音附靈波，頽

樂赴會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濺瀉。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

左思的詠史：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義我高門內，藹藹皆王侯。自非攀龍客，何為歛來游？被褐出闔閭，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

(6) 元嘉體

謝靈運為元嘉時代之詩雄，鮑昭為輔。謝多曠夷的紀遊詩，鮑多俊邁的樂府。太白很喜效他們二人的作品。杜甫也嘗以明遠的樂府比太白的樂府。

謝靈運的石壁精舍還湖中作一首：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虛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鮑昭的詠史：

『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千金不市死，明經有高位。』

京城十二衢，飛甍各鱗次。仕子彫華綉，游客竦輕轡。明星晨未暝，軒蓋已雲至。寶御紛颯沓，鞍馬光照地。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

(7) 永明體

齊永明中，聲律漸盛，沈約和謝朓為最工。太白也最愛他們的句調。

謝朓的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灑淡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臺，參差皆可見。餘霞靄成綺，澄江靜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方滯淫，哉能懷歡宴。佳期恨何許，淚下如流霰。有情知望鄉，誰能鬢不變？』

沈約的早發定山：

『夙齡愛遠壑，晚莅見奇山。標峰綵虹外，置嶺白雲間。傾壁忽斜豎，絕頂復孤圓。歸流海漫漫，出浦水濺濺。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忘歸屬蘭杜，懷祿寄芳荃。眷言采三秀，徘徊望九仙。』

(8) 徐庾體

徐陵庾信，在陳周（北周）時代，以綺麗稱一時，號爲徐庾體，他們都是承着永明體的遺風，聲調愈細，情詞增麗。杜子美嘗以庾信比太白。

徐陵的出自薊北門行：

『薊北聊長望，黃昏心獨愁。燕山獨古刹，代郡隱城樓。屢戰橋恒斷，長冰堅不流。天雲如地陣，漢月帶胡秋。濟土泥函谷，按繩縛涼州。平生燕頰相，會自得封侯。』

庾信的擬詠懷：

『蕭條亭障遠，悽愴風塵多。關門聞白狄，城影入黃河。秋風別蘇武，寒水逐荆軻。誰言氣蓋世？晨起帳中歌。』
以上皆唐以前的詩體。至於唐世，更有：

(9) 上官體

初唐詩人，隨着陳隋的遺風，拘四聲（平，上，去，入）八病（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正紐，旁紐）到太宗時上官儀更立六對的名目。他的詩也綺錯婉媚，人都學他，叫做上官體。

上官儀的安德山池宴一首：

『上路抵平津，後堂羅薦陳。繡交開狎賞，麗席展芳辰。』

密樹風攢積，廻塘荷葉新。雨霽虹橋晚，花落鳳台春。翠斂低舞席，文杏散歌塵。按惜流觴滿，夕鳥已城闕。』

(10) 四傑體

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四人，號爲初唐的四傑。詞華秀麗，頗有風骨。他們滔滔的長歌，太白意多不取，不過盧照隣的作品，間有可取處。

盧照隣的獄中學騷體：

『夫何秋夜之無情兮，皎蟲幽幽而太長。圓戶杳其幽邃兮，愁人披此嚴霜。見河漢之西落，聞鴻雁之南翔。山有桂兮桂有芳。心思君兮君不將。憂與憂兮相積，歡與歡兮兩忘。風嫋嫋兮木紛紛，凋綠葉兮吹白雲。寸步千里兮不相聞，思公子兮日將曛。林已暮兮鳥羣飛，重門掩兮人徑稀。萬族皆有所託兮，塞獨淹留而不歸。』

(11) 沈宋體

沈佺期宋之問的詩，比四傑體更爲華美，屬對精密，好像錦繡成文；不過太白不大喜歡他們的作品。

沈佺期的古意呈補闕喬知之：

「盧家少婦鬱金堂，海燕雙棲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東憶遼陽。白狼河北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誰謂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

宋之間的明月篇：

「八月涼風天氣清，萬里無雲河漢明。昏見南樓清且淺，曉落西山縱復橫。……南陌征人去不歸，誰家今夜擣寒衣？鷺鷥機上疎螢度，烏鵲橋邊一雁飛。雁飛螢度愁難歇，坐見明河漸微沒。已能舒卷任浮雲，不惜光輝讓流月。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

太白於上列十一體，都能攝取精華，貫通融會；對於詩經，楚辭，古詩，及謝靈運，鮑照，謝朓，庾信等的作品，更是他服膺不忘的所在。（郭茂倩在太白樂府詩集序上說：「郊祀若頌，鏡歌鼓吹若雅，琴曲雜詩若國風。」李薦師友見聞記說：「遠離別蜀道難，風騷之極致，不在屈宋下。」朱晦菴說：「獨此篇——鳴皋歌——近楚辭。」宋牧仲漫堂詩話上說：「古風五十九首，有古詩十九首之遺意。」杜甫憶李白詩說：「清新庾開府，——信——俊

逸飽參軍——照——朱子語類上說：「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運之變身，李白專學之。」他自己嘗說：「明發新林浦，空吹謝朓詩。」又說：「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朓——「我們看他的作品，一種豪放奔逸的氣概，就是古詩也確乎不如可以說時『青出於藍』了。」

丙 李白並時的詩人

唐代為我國詩學極盛時代；太白的時候，更是詩人輩出的時候。考當時和太白有關係的詩人，至少有陳子昂，王昌齡，孟浩然，王維，杜甫，高適，岑參，賀知章，裴國輔，崔顥，張旭，等諸人。在他們的文藝作品中，都可以看出太白和他們互相推重互相模擬的地方。不過諸人中和太白的關係更為密切的，要算陳子昂，崔顥，和杜甫三人了。分述如下：

（一）陳子昂

陳子昂是一位隱居的學者。一個學者，對於一方的風氣，是很有影響的。子昂告老歸隱的時候，正是太白在故鄉求學的時候，他遂不知不覺的就景仰追隨子昂了。在他的文藝裏受子昂的影響更大。朱子論詩道：「古風兩卷，多做陳子昂，亦有全用其

句處。』我們且舉個例子看：

陳子昂的感遇第三十二首道：

『朝入雲中郡，北望單于臺。胡秦何密邇？河朔氣雄哉！藉藉天驕子，猖狂已復來。塞垣無名將，亭嶽空崔嵬。嗟嗟吾何嘆？邊人塗草萊。』

太白的古風第十四首道：

『胡關饒風沙，蕭索竟終古。木落秋草黃，登高望戎虜。荒城空大漠，邊邑無遺堵。白骨橫千霜，嵯峨蔽榛莽。借問誰凌虐？天驕毒威武。赫怒我聖皇，勞師事鼙鼓。陽和變殺氣，發卒騷中土。三十六萬人，哀哀淚如雨。且悲就行役，安得營農圃？不見征戍兒，豈知關山苦？李牧令不在，邊人飼豺虎。』

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道：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泣下！』

太白的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道：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長風萬里軍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蓬萊文章建安骨，』

李 白

中間小謝又清發，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覽日月，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銷愁愁復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

（上二例見張立德君的李白研究）

我們看完這四首詩以後，覺得太白的兩首的却是從子昂的詩意擴大得來。

（2）崔顥

崔顥是當時的一位狂士，游楚的時候，曾題詩在黃鶴樓上，太白見了，很佩服他，曾模擬了幾篇。（劉克莊說：『古人善服，李白登黃鶴樓，有一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的話。至金陵，乃作鳳凰臺詩以擬之。』瀛奎律髓上說：『太白鳳凰臺詩，與崔顥黃鶴樓詩相似。』）現在且把崔顥的黃鶴樓詩和太白的鳳凰臺詩，舉來比較比較：

崔顥的黃鶴樓詩：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春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去？煙波江上使人愁。』

五七

太白的鳳凰臺詩：

『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邱。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露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聲調，結構，完全相同；命意也差不多一樣。可見太白是極力模擬崔顥了。（上例見張立德君的李白研究）

(3) 杜甫

以上二人——陳子昂崔顥都好像是太白的師傅，太白是向他們學詩的。至於杜甫，則是他切磋琢磨的一個好朋友。杜甫的詩集裏，稱太白及贈他懷他的詩很多，如『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贈李白）『不見李生久，徃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我意獨憐才。』（不見）『昔者與高適』（適）李（白）『曉登單父臺，寒蕪際碣石，萬里風雲來。』（昔遊）『憶昔高李輩，論交入酒壚。』（遺懷）『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冬日有懷李白）『故人入我夢，明我常相憶。：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夢李白其一）『浮雲終日行，

遊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夢李白其二）有的是在太白生時的話；有的是在太白死後的話。那一種真摯的感情，很足表明他們是一對好朋友。滄浪詩話上也說：『少陵（杜甫）與太白獨厚。』

杜甫又嘗說：『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春日憶李白）又說：『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春日憶李白）可見他和太白是常考究文學的。且時常的批評他，改正他的文字。太白對於杜甫也常有批評的地方。如孟榮的本事詩中紀太白戲杜甫云：『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這是譏杜甫的文章太拘束的。

由此可知他們既是好友，在文學方面，更時常的非難和批評。無形之中，兩人都得了很大的益處。

參考書：

中國大文學史，中國六大文豪，國語文學史，唐詩合解，張立德君的李白研究，梁任公的情聖杜甫……

三 李白的著作

太白的著作，據王琦的李太白全集上統計起來，共有三十卷——內賦，詩，樂府，雜著等共一千一百一十篇。列表如下：

體裁	卷的次序	篇數	篇名舉例
賦	一	八	大鵬賦，擬恨賦，惜餘春賦，大獵賦，等。
古詩	二	五十九	古風五十九首。
樂府	三至六	一百四十九	遠別離，蜀道難，戰城南，關山月，玉階怨，秋思，等。
古近體詩	七至二十五	七百七十九	梁園吟，江夏行，懷仙歌，古意，別魯頌，南陽送客，自遣，等。
表、書	二十六	九	爲宋中丞請都金陵表，上安州李長史書，與韓荊州書，等。
序文	二十七	二十	奉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花源序，春夜宴桃李園序，等。
記、頌、讚	二十八	二十	李居士讚，琴讚，朱虛侯讚，任城縣廳壁記，趙公西侯新亭頌，等。
銘、碑、祭文	二十九	九	天門山銘，比干碑，爲宋中丞祭九江文，等。
詩文拾遺	三十	五十七	雜言用投丹陽知己，觀魚潭，暖酒，寒女吟，等。

(合計) 共十三體，三十卷，一千一百一十篇。

表內的賦，表，書，序文，記，頌，讚，銘，碑，祭文等，我覺着都是太白文藝的副產物。太白小的時候，嘗讀子虛賦，羨慕相如的文采，後遂擬作了幾篇；內邊雖時有奇致新意，究竟他的布局命意，也不見得比魏晉時代的就好。至於雜文——表，序文，頌，讚……等——更多率直之談，其中雖有幾篇（如與裴長史書，上韓荊州書等）卓犖俊偉的文字，要非太白的精粹所在。所以研究太白的著作，最重要的就是他的「詩」和「樂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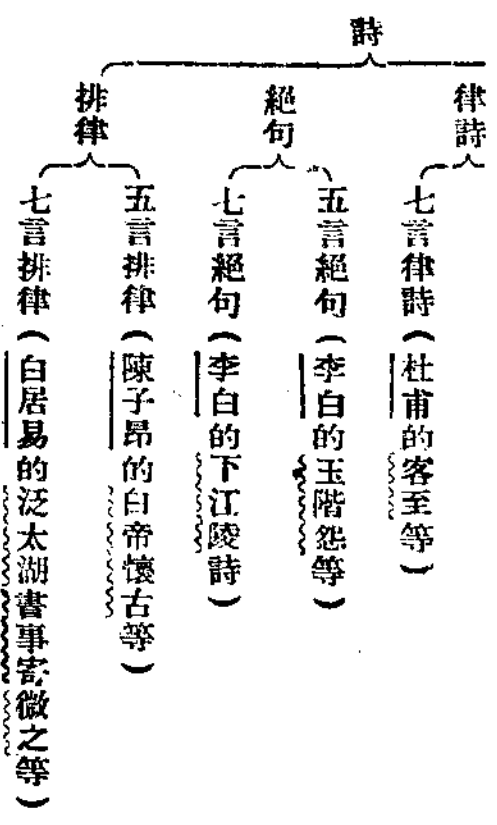
不過「詩」和「樂府」有什麼區別呢？這又是我們的疑問了。考詩序上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東，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可見古時「詩」和「樂府」本是一樣的東西。又謝无量先生說：「詩，樂，古本是一。凡有吟詠，多可被於聲律。漢武始立樂府，當時又有五言，自是詩與樂府遂分。及後樂府又亡，前日之歌辭，後人不能

習其音節，或擬其字句，就其題目而效之，則東府亦不可歌，但爲詩之一種而已。」（詩學指南）那末，「詩」和「樂府」亦沒區別之必要了。

據謝无量先生所考，中國在伏羲時已經有詩。到堯舜時代漸多，及至到了孔子的詩經編定後，詩經就幾乎成中國的一部「聖經」了。對於當時的政治家，傳道家，和文學家等，真有如舊約和新約對於基督教的威權。政治家往往引詩經中的一二句話以爲辯論或諷諫的根據；（孟子）論文家及傳道家，亦嘗引詩經中的一二句話以爲宣傳或討論的證助。（新序，韓詩外傳）可見周時詩已很盛，到了漢代，五言全篇及七言全篇已萌芽（困學紀聞以虞姬垓下歌爲五言之始；漢武帝的柏梁詩聯句爲七言之始。）至南北朝時，謝朓，沈約，諸人，更精協四聲，益加精密，而詩益精。到唐時，詩體更爲完備。列如下表：

古詩

- 五言古詩（李白的月下獨酌等）
- 七言古詩（李頎的古意等）
- 四言律詩（沈佺期的雜詩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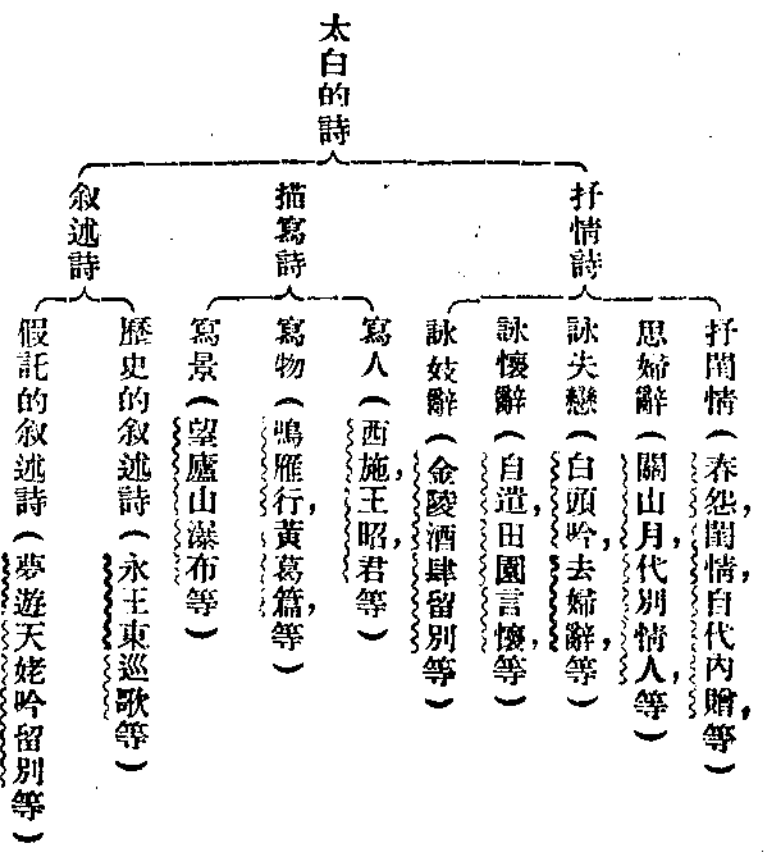
後人研究太白的著作的人，也按著這個表去區分他。究竟這個表的分法，分得恰當不恰當？分太白的詩用這個表合適不合適？這都是問題。

據我的直覺見解，這種用字句分類的方法，只能夠分別文學的形式，而對於文學的內容很不容易明白。並且文學的形式和內容是並重的，（詳拙作的文學的實質與形式）形式的觀察較易內容的考察較難，若按形式分類考察內容時，更須費許多手續；若按內容分類，那末形式上的為五言或七言很容易看出來。

所以我們研究太白的詩，當把從前用字句分類的迷障打

破。我們應該從詩的本身來區分他的性質，求出一個更好的分類方法來。

現在依著我的主張，姑且把太白的詩，分如下表：



現在就按著這個表，分開來說：

（子）太白的抒情詩

李詩緯上說：『太白慳於羣小，乃放遠山；而縱酒以浪遊，豈

得已哉！夫怨生於情，而情每於兒女間為切切焉，請者勿以辭害意可也。這可算是說太白做抒情詩的原因。詩人的感情，借美人香草以發洩，這是慣例。不過太白的抒情詩，却與事實很相合。分述如下：

(1) 抒閨情的

這是述妻妾的幽情，深怨，期待或思慕她的丈夫的。有的是妃子思念皇帝；有的是閨婦思念征夫；有的是商家婦女的幽怨。如玉階怨、春怨、長門怨、妾薄命、春思、自代內贈、足干行、江夏行、閨情及前面所舉的擣衣篇等，俱屬此類。

玉階怨：

『玉階坐白露，夜久侵羅襪。却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

春怨：

『白馬金鞵遶海東，羅帷繡被臥春風。落月低軒窺燭盡，飛花入戶笑牀空。』

長門怨其一：

『天迴北斗掛西樓，金屋無人螢火流。月光欲到長門殿，別作深宮一段愁。』

其二：

『桂殿長愁不記春，黃金四屋起秋塵。夜懸明鏡青天上，稱照長門宮裏人。』

妾薄命：

『漢帝寵阿嬌，貯之黃金屋。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寵極愛還歇，妒深情却疎。長門一步地，不肯暫迴車。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斷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

春思：

『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綠枝。當君懷歸日，是妾斷腸時。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帷？』

自代內贈：

『寶刀裁流水，無有斷絕時。妾意逐君行，纏綿亦如之。別來門前草，秋巷春轉碧；掃盡更還生，萋萋滿行跡。鳴鳳始何得，雄鷲雌各飛；游雲落何山，一往不見歸。估客發東棧，知君在秋浦。梁苑空錦衾，陽台夢行雨。妾家三作相，失勢去西秦；猶存舊歌管，淒清聞四隣。曲度入紫雲，啼無眼中人。妾似』

井底桃，開花向誰笑？君如天上月，不肯一回照。窺鏡不自識，別多憔悴深；安得「秦吉了」，爲人道寸心！」

長千行其一：

「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遶牀弄青梅。同居長千里，兩小無嫌猜。十四爲君婦，羞顏未嘗開。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回。十五始展眉，願同塵與灰。常存抱柱信，恥上望夫台。十六君遠行，瞿塘灘瀨堆。五月不可觸，猿聲天上哀。門前遲行跡，一一生綠苔。苔深不能掃，落葉秋風早。八月蝴蝶來，雙飛西園草。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

其二：

「憶妾深閨裏，煙塵不曾識。嫁與長干人，沙頭候風色。五月南風興，思君下巴陵。八月西風起，想君發揚子。去來悲如何？見少離別多。湘潭幾日到？妾夢越風波。昨夜狂風度，吹折江頭樹；森森暗無邊，行人在何處？好乘浮雲驄，佳期蘭渚東。驚蕪綠蒲上，翡翠錦屏中。自憐十五餘，顏色桃花紅。那作商人婦，愁水復愁風。」

李白

閨情：

「流水去絕國，浮雲辭故關。水或戀前浦，雲猶歸舊山。恨君流沙去，棄妾漁陽關。玉筋夜垂流，雙雙落朱顏。黃鳥坐相悲，綠楊誰更攀？識錦心草草，挑燈淚斑斑。窺鏡不自識，況乃狂夫還。」

(2) 思婦辭

這是述征人思婦的離懷，如關山月，代別情人等，俱屬此類。關山月：

「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戍客望邊邑，思歸多苦顏。高樓當此夜，歎息未應閑。」

代別情人：

「清水本不動，桃花發岸旁；桃花弄水色，波蕩搖春光。我悅子容豔，子傾我文章。風吹綠琴去，曲度紫鴛鴦。昔作一水魚，今成兩枝鳥。哀哀長雞鳴，夜夜達五曉。起折相思樹，歸贈知寸心。覆水不可收，行雲難重尋。天涯有度鳥，莫絕瑤華音。」

六三

(3) 詠失戀

這是描寫男子另覓新歡，故人暗刺男子薄倖的。如白頭吟去婦辭，怨情等，俱屬此類。

白頭吟：

『錦水東北流，波薄雙鴛鴦；雄巢漢宮椅，雌弄秦草芳；寧同萬死碎綺異，不忍雲間兩分張。此時阿嬌正嬌妒，獨坐長門愁日暮。但願君恩顧妾深，豈惜黃金買詞賦！相如作賦得黃金，丈夫好新多異心；一朝將聘茂陵女，文君因贈白頭吟。』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條羞故林。兔絲固無情，隨風任傾倒；誰使女夢枝而來強縈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莫捲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或有夢來時。覆水再收豈滿杯！棄妾已去難重回。古來得意不相負，祇今惟見青陵臺。』

去婦詞：

『古來有棄婦，棄婦有歸處！今日妾辭君，辭君遣何去？本家零落盡，慟哭來時路；憶昔未嫁君，聞君却周旋，綺羅錦繡段，有贈黃金千。十五許嫁君，二十移所天。自從結髮日，未

幾離君緬。山川家盡歡，喜孤妾長自憐。幽閨多怨思，盛色無十年。相思若循環，枕席生流泉。流泉咽不掃，獨夢關山道；乃此見君歸，君歸妾已老。物情惡衰賤，新寵方妍好；掩淚出故房，傷心劇秋草。自妾爲君妻，君東妾在西。羅幃到曉恨，玉貌一生啼。自從離別久，不覺塵埃厚。常嫌玳瑁狐，猶羨鴛鴦偶。歲華逐霜霰，賤妾何能久？寒沼落芙蓉，秋風散楊柳。以比顛顏，空持舊物還，餘生欲何寄，誰肯相牽攀？君恩既斷絕，相見何年月？悔傾連理杯，虛作同心結。女夢附青松，貴欲相依投；浮萍失綠水，教作若爲流。不嘆君棄妾，自嘆妾緣業。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床；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

怨情：

『新人如花雖可寵，故人似玉由來重。花性飄揚不自持，玉心皎潔終不移。故人昔新今尙故，還見新人有故時；請看陳后黃金屋，寂寂珠簾生網絲。』

(4) 詠懷

這是太白述自己的胸懷的。如自遣，田園言懷，覽鏡書懷，江

每春懷等俱屬此數

自遣

『對酒不覺暝，落花盈我衣，醉起步蹊月，鳥還人亦稀。』

田園言懷

『賈誼三年謫，班超萬里侯，何如牽白犢，飲水對清流？』

覽鏡書懷

『得道無古今，失道還衰老，自笑鏡中人，白髮如霜草。』

捫心空歎息，影問何枯槁，桃李竟何言，終成南山皓。』

江南春懷

『青春幾何時？黃鳥鳴不歇，天涯失歸路，江外老華髮，』

心飛秦塞雲，影滯楚關月，身世殊爛蕪，田園久蕪沒，歲晏何所從，長歌謝金闕。』

(5) 詠妓

這一類的作品大概是太白在酒酣耳熱的時候作的，如金陵酒肆留別，陌上贈美人，出妓金陵子，携妓登梁王棲霞山等，俱屬此類。

陌上贈美人

李白

『駿馬驕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雲車，美人一笑襄珠箔，遙指紅樓是妾家。』

携妓登梁王棲霞山孟氏桃園中

『碧草已滿地，柳與梅爭春，謝公自有東山妓，金屏笑坐如花人，今日非昨日，明日還復來，白髮對綠酒，強歌心已摧，君不見梁王池上月，昔照梁王樽酒中，梁王已去明月在，黃鸝愁醉啼春風，分明感激眼前事，莫惜醉臥桃園東。』

出妓金陵子舌盧六四首

『安石東山三十春，傲然携妓出風塵，樓中見我金陵子，何似陽臺雲雨人？』

『南國新豐酒，東山小妓歌，對君君不樂，花月奈愁何？』

『東道煙霞主，西江詩酒筵，相逢不覺醉，日墮歷陽川。』

『小妓金陵歌楚聲，家僮丹砂學鳳鳴，我亦爲君首清酒，君心不肯向人傾。』

(丑) 太白的描寫詩

假使我們遇着很好看的風景；或是見了一個花容月貌的美人；或是聽了鳥鳴鶯唱，鳳舞鸞交；與起種種情感，發生種種興

六五

趣；我們把這個情感與趣的印象記述出來，就叫做描寫的文學。現在就看看太白的描寫詩如何吧：

(一) 寫人的

這是描寫古時或當時的人——有的是美人，有的是英雄，有的是隱士，有的是烈婦，有的是怨女；他都能用縝密清麗的意思，綺語巧句的表現，把他們一個一個的個性寫得清清楚楚。如西施，王昭君，蘇武，王右軍，商山四皓，湖邊採蓮婦，怨情等，俱屬此類。

西施：

『西施越溪女，出自苧蘿山。秀色掩今古，荷花羞玉顏。浣紗弄碧水，自與清波閑。皓齒信難開，沉吟碧雲間。勾踐徵絕豔，揚蛾入吳關。提携館娃宮，杳渺詎可攀。一破夫差國，千秋意不還。』

王昭君

『漢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漢月還從東海出，明妃西嫁無來日。燕支長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沒胡沙。生乏黃金柱，圖畫死留青塚使人嗟。』

蘇武：

『蘇武在匈奴，十年持漢節。白雁上林飛，空傳一書札。牧羊邊地苦，落日歸心絕。渴飲月窟水，飢餐天上雪。東還沙塞遠，北望河梁別。泣把李陵衣，相看淚成血。』

王右軍：

『右軍本清真，瀟灑在風塵。山陰過羽客，愛此好鶴賓。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

商山四皓：

『白髮四老人，昂藏南山側。偃蹇松雲間，冥翳不可識。雲窗拂青鶴，石壁橫翠色。龍虎方戰爭，於焉自休息。秦人失金鏡，漢祖昇紫極。陰虹濁太陽，前星遂淪匿。一行恰明聖，倏起生羽翼。功成身不居，舒卷在胸臆。宵冥合玄化，茫昧信難測。飛聲塞天衢，荷古仰遺跡。』

湖邊採蓮婦：

『小姑織白紵，未解將人語。大嫂採芙蓉，溪湖千萬重。長兄行不在，莫使外人逢。願學秋胡婦，貞心比古松。』

怨情：

『美人捲珠簾，深坐觀蛾眉。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

(2) 寫物的

這是太白借物寄興的寫的是物，內中意思是另有所寄託的。如鳴雁行，黃葛篇，紫驕馬，白鼻騮，頭，俱屬此數。

鳴雁行：

『胡鳴雁，辭燕山，昨發委羽朝度關；一一啣蘆枝，兩飛散落天地間，逆行接翼往復還。客居煙波寄湘吳，凌霜觸雪毛體枯。長逢矰繳驚相呼，聞弦慮墜良可吁！君更彈射何爲乎？』

黃葛篇：

『黃葛生洛溪，黃花自綿繚，青煙蔓長條，繚繞幾百尺。聞人費素手，採絀作絺綌，繞爲絕國衣，遠寄日南客。蒼梧大火落，暑服莫輕擲，此物強過時，是妾手中跡。』

紫驕馬：

『紫驕行且嘶，雙翻碧玉蹄，臨流不肯渡，似惜錦障泥。白雲關山遠，黃雲海戍迷，揮鞭萬里去，安得念春閨！』

白鼻騮：

李白

『銀鞍白鼻騮，綠地障泥錦，細雨春風花落時，揮鞭直就胡姬飲。』

(3) 寫景的

太白是最好游歷的，我在他的傳略中已經說過了。他所經過的名山大川，及所見的秀草奇木，他都有詩去吟他。如望廬山瀑布水，秋登巴陵望洞庭，秋登宣城謝朓北樓，丹陽湖等俱屬此類。

望廬山瀑布水：

『雙登香爐峰，南見瀑布水，掛流三百丈，噴壑數十里，歛如飛電來，隱若白虹起，初驚河漢落，半灑雲天裏。仰觀勢轉雄，壯哉造化功，漚風吹不斷，江月還照空。空中亂衆射，左右洗青壁，飛珠散輕霞，流沫沸穹石。而我樂名山，對之心益閑，無論漱瓊液，且得洗塵顏。且諧宿所好，永願辭人間。』

秋登巴陵望洞庭：

『清晨登巴陵，周覽無不極，明湖映天光，徹底見秋色。秋色何蒼然，際海俱澄鮮，山青滅遠樹，水綠無寒煙。來帆出江中，去鳥向日邊，風清長沙浦，山空雲夢田。瞻光惜頰髮，閱』

水悲徂年，北渚既蕩漾，東流自潺湲。鄙人唱白雪，越女歌採蓮。聽此更腸斷，憑崖淚如泉。

秋登宣城謝朓北樓：

『江城如畫裏，山晚望晴空。雨水平明鏡，雙橋落彩虹。人煙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誰念北樓上，臨風懷謝公。』

丹陽湖：

『湖與元氣連，風波浩難止。天外賈客歸，雲間片帆起。龜遊蓮葉上，鳥宿蘆花裏。少女掉輕舟，歌聲逐流水。』

(寅) 太白的敘述詩

太白的詩集中，有的是敘述一種史實，傳說，或親見親聞的事實；有的是敘述理想的事實。所以他的敘述詩，又可分為歷史的敘述詩，和假託的敘述詩二類。

(1) 歷史的敘述詩

歷史的敘述詩中，又可分作 (A) 敘述歷史上的事蹟；(B) 敘述傳說或軼聞的事蹟；(C) 敘述親見親聞或親歷其境的事實；(D) 假借的事實等。現在一一舉例如下：

(A) 歷史事蹟的敘述詩：

永王東巡歌：

『永王正月東出師，天子遙分龍虎旗。樓船一舉風波靜，江漢翻爲雁鷺池。』

『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東山謝安石，爲君談笑靜胡沙。』

『王出三江按五湖，樓船跨海次揚都。戰艦森森羅虎士，征帆一一引龍駒。』

『長風掛席勢難迴，海動山傾古月摧。君看帝子浮江日，何似龍驤出峽來。』……

上皇西巡南京歌：

『胡塵輕拂建章臺，聖主西巡蜀道來。劍壁門高五十尺，石爲樓閣九天開。』

『九天開出一成都，萬戶千門入畫圖。草樹雲山如錦繡，秦川得及此間無。』

『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天迴玉壘作長安。』

『水綠天青不起塵，風光和暖勝三秦。萬國煙花隨玉

盤，西來添作錦江春。……

赤壁歌送別，前段：

『二龍爭戰決雌雄，赤壁樓船掃地空；烈火張天照雲海，周瑜于此破曹公……』

(B) 傳說或軼聞的敘述詩：

秦女休行：

『西門秦氏女，秀色如瓊花；手揮白楊刀，清晝殺讎家；羅袖灑赤血，英氣凌紫霞。直上西山去，關吏相邀遮。婿爲燕國王，身被詔獄加；犯刑若履虎，不畏落爪牙。素頸未及斷，摧眉伏泥沙。金雞忽放赦，大辟得寬賒。何慙孟政姊，萬古共驚嗟！』

廬江主人婦：

『孔雀東飛何處棲？廬江小吏仲卿妻，爲客裁縫君自見，城烏獨宿夜空啼。』

(C) 親見親聞或親歷其境的敘述詩：

見野草中有曰白頭翁者：

『敝入田家去，行歌荒野中；如何青草裏，亦有白頭翁？』

李白

折取對明鏡，宛將衰髮同；微芳似相諂，留恨向東風。』

宿五松山下荀媪家：

『我宿五松下，寂寥無所歡；田家秋作苦，鄰女夜舂寒。跪進彫胡飯，月光明素盤；令人慙漂母，三謝不能殫。』

宿巫山下：

『昨夜巫山下，猿聲夢裏長；桃花飛淥水，三月下瞿塘；雨色風吹去，南行拂楚王；高邱懷宋玉，訪古一霑裳。』

(D) 假借的事實的敘述詩：

假借的事實，就是他所敘的事實，不必實有其事；他用來影射自己的，暗暗的把自己的意思寓託在裏邊。如：

古風第九：

『莊周夢胡蝶，胡蝶爲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乃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富貴固如此，營營何所求？』

古風第四十：

『鳳飢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與羣雞，刺蹙爭一殮！朝鳴崑邱樹，夕飲砥柱湍；歸飛海路遠，獨宿天霜寒；幸遇王』

六九

子晉，結交青雲端；懷恩本得報，恐別容長嘆！

山中問答：

「問余「何意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2) 假託的敘述詩

所敘述的均非實事，而全憑理想的臆造。不過這裏邊又可分作兩種：(A) 敘述一種理想而有實事的可能性的。(B) 敘述純出理想而事實上不可能的，分別舉例如下：

(A) 敘述理想而實事有可能性的：

送外甥鄭灌從軍：

「六博爭雄好彩來，金盤一擲萬人開；丈夫賭命嘅天子，當斬胡頭衣錦迴。」

「丈八蛇矛出隴西，彎弧拂箭白猿啼。破胡必用龍韜策，積甲應將熊耳齊。」

「月蝕西方破敵時，及瓜歸日未應遲。斬胡血變黃河水，鼻首當懸白鵠旗。」

夢游天姥吟留別：

「……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我欲因之夢吳越，一夜飛度鏡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謝公宿處今何在，綠水蕩漾清猿啼；脚著謝公屐，身登青雲梯，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千巖萬轉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

(B) 敘述理想而事實上不可能的：

古風第四十一：

「朝弄紫泥海，夕披丹霞裳；揮手折若木，拂此西日先；雲臥遊八極，玉顏已千霜。飄飄入無倪，稽首祈上皇；呼我遊太素，玉杯賜瓊漿。一殮歷萬歲，何用還故鄉？永隨長風去，天外恣飄揚。」

參考書：

李太白全集，全唐詩話，唐詩三百首，中國六大文豪，國文作法……

＊

＊

＊

＊

＊

(本節完 全篇未完)

臨池瑣言

黨蘊秀

小引

愚向不解書爲何事，初學柳不成，改而學顏，氣不貫，骨不堅，如烏賊水母之軟柔，春蚓秋蛇之無心，心焉戚之。吾鄉郭子廉先生獨遠世尚，專摹大小篆及漢魏各體，愚從問筆法，授以提肘撥鐙之法，肘既虛懸，氣急手戰，不能成字，勉強爲之，約有三月，手乃漸定，而筆終滯鈍。迺復請益於吾師，曰：「吾先教汝者，手技耳。而其作書之妙訣，尤當以運氣爲主，否則手雖熟巧，形雖酷肖，不過一書匠耳。而其真精神，真意味，全無焉。」於是乃從而爲之，月餘復以書鑿核吾師，曰：「雖不甚肖，而已稍得古意矣。」嗣作尋常楷書，或行書，篆書，每一握管，覺氣聚手指間，栩栩爰就，鄙見妄用盡測分列於後，以就正於大雅焉。

第一章

作字時宜細審筆墨姿勢，走筆時如刻金石之有聲，停筆時如馳馬飛輪勢不可遏之，須少緩以收之，鋒行墨中，當如魚之得

水，泳遊縱躍，方不負毫之能力，字之疏處，可以走馬；密處不使透風，計白以當墨，奇趣乃相生；點畫接連時，如百川會海，墨波始蕩，綠相屬，斷絕時，如山脉起伏，氣勢乃纏綿有致。故運筆之要在心，心者行軍之主帥，臂腕爲將士，手指爲小卒，筆則軍器，死物耳。善用之則龍如虎，雷電如無不應，心如志，其技舉出，作大字如此，小楷亦然。昔曾文正公本此法在軍中，每日能寫小楷三千，教子每日寫一萬餘。蓋草率則字體失之輕浮，大拘則失之板拙，如刻楮然，妄欲炫奇，而牛兔蛇神出焉。求工反失於斌媚，惟平心靜氣，正容端坐，恭敬以爲之，則諸病自然不藥而瘳，然則書法者知言養氣中事，不可以小道視之也。

第二章

初學楷書，當先取小篆熟摹之，小篆氣質最冲貫，學之則氣機流暢，自然工整靈活，後日作楷，便無散漫枯寂，如枯樹俄隸之病。次摹漢碑，漢人八分隸書，篆之變相也，每一點一畫，便有幾許

周轉盤旋之勢，昔人謂：「皇象書如龍，蛟螭啓伸盤復行。」可知隸書一點一畫中已盡如許之妙，此在初學固未免困難，久之則與平常書者，順筆直行，同其快便，摹之漸熟，任作何體，無不豐腴蒼堅，骨氣筋肉俱備，以學隸習慣，數筆作一筆用，故一筆敵數筆力氣也，或不學小篆，直從漢隸入手亦可，次取隋唐以來名刻，任擇以一家，隨其性之所近，以爲歸宿，初學當以顏爲正，以顏體莊嚴，學之無弊也，由古意以入今書，如藏寶王之府，如載人物之車，落筆時不至茫無所據，且不違時宜，東坡三十以前不敢脫顏，蓋恐無所底止，如不繫之舟也。如是則近體而饒古韻焉。

第三章

昔郭忠恕曰：「隸字而外，吾不欲觀之矣。」若以古意入近體，則字有源流，楷書可以觀矣，由此再博涉鐘鼎古文，流覽北魏名家，魏碑大抵超脫生動，縱橫奇逸，無不字外出力，隸之變象也。然但遊賞之可矣，不必沾沾作依樣葫蘆。以魏人書多有漢章草意，超然筆墨之外，有時意在此物而忽在彼，如兵家擊東擊西，勢欲止而又走，如峽蝶尋花，落雁聞警，意雖佳妙，不如篆隸之渾厚端莊易學也。近世名家，亦有所長，但稍採取其規矩嚴肅可矣，由

是再會心於星文雲采，奇山異水，飛者走者，潛者植者，得其意皆可入書，昔張旭聞鼓吹悟草意，秋胡妻見蟲行作蟲篆，推之宇宙間形形色色，可驚可愕可喜可愛者，何一非書意乎？技至此其庶乎能楷書則行書可悟乎？

第四章

行與草者正之簡者也。以不失正書意爲上，故草之聖者，皆於超脫不羈中，寓有規矩，諸家論草法，多曲意形容，其實無可捉摸，且其所形容者，盡屬形象，如梁武帝謂王右軍書如龍躍虎臥，張懷瓘行書贊以星劍雲虹鸞鶴風雨極意形容是也。但以篆隸正書作行草，則善矣！試觀史遊張芝草，皆含有篆隸意可知，由是再稍取草意以作正書，益靈敏不羈矣。以草意入正書奈何？草行之字，如十一與一，一氣相連，無論屬者，二與人之中間，則稍緩焉。地字，左土緊連屬者，右也緊連屬者，土與也之中間，則稍緩焉。設天之後當作地，則天與地之間益緩，再接某數字，或數十字爲行，較之二字之中間尤緩矣，然氣未常不貫注也。又一字中有重輕，或重初輕末，或輕初重末，或初末輕而中間重，或初末重而中間輕，字本不宜輕浮，曰輕云云，乃一字中有重輕者，無輕重則板拙

矣。楷書中氣自緩急連屬，勢自有重輕，初學或未之盡知，即作草書後，則自了悟矣，得此意則作書時，誠如音樂之輕濁緩急節拍，何患不超妙乎？

第五章

臨帖之法，貴以心摹之，故楊子曰：「書心畫也。」柳子曰：「心正則筆正。」用筆時當如用削然，古人篆隸多有自刻者，李斯鍾繇其著者也。故古秀中無不蒼堅，如此用筆，則輕重濃淡，無不與石刻相似，不然，則用筆輕浮，終欠精神，又騎，韉策在我，不可任其疲，任其奔逸，初雖甚費操縱之力，久則人與馬習，不知有馬，不知有騎也。緩急飛走，無不隨心所欲，純以神行而已。如此則氣貫神合，不致呆板。右軍云：「凝神靜思，意在筆先。」誠臨池家唯一之心得語，然摹臨不可專守一家，此帖既能得其神似，當別臨一帖，以罩之，而後意態神情，自然靈活生動，卓然成家，不致有死歐濫趙之誚矣。

第六章

作書，宜注意姿勢，坐必豎起脊柱，體正肩平，據案時，宜胸張背直，勿若關弓，項要強，頭勿太下垂，使胸脯距案約有三寸許，二

足宜並插地平實，勿交股，左手按紙，右手執筆，相會成直角形，清劉石菴論作書之法，一正心，二正身，三正紙，可以矯正姿勢，確爲學書第一要務。設若駝背偻背，低頭伏案，如瞌睡狀；或頭左側，作鷄視狀，則不惟難以作書，而於體育亦有窒礙，手之執筆，要使筆幹垂直，不稍欹側，四指緊攝筆之中央，大指攝其左，食指包其右，中指衛於前，無名指抵於後，小指隨後爲輔，將腕平而提起，懸離案面，得自然之勢，力注指端，自能運筆靈動，無復呆滯之虞。唐虞世南論習字秘曰：「指實掌虛，係使五指，貼管着實，全身之力，運到指端，若握之太緊，掌不虛空，則力止在管而不及於毫，安能指揮如意。」

第七章

小字宜距毫端寸許，大字草宜距毫端二寸許，但管有長短不等，總以攝其中央爲是。東坡論：「執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慎伯甚首肯其言，作大字故不可徒用毫腹，小字不可徒用毫末，鉤不可使如拋物，撇不可使如掃塵，從容以腕臂之力送之，曲盡毛錐之能事，尋常用筆，止順用筆之半面，能使筆之四面一周上下全毫之力周而盡用之，則一筆一畫，有無窮之致，將落墨，如

畫家意在筆先，既成文，如曲終餘韻繞梁，一筆起宜力過於頂，有舉首天外之神，一筆止宜含蓄不窮，有目送歸鴻之致，一字之收結，有羣山萬壑赴荆門之概，一行既如山脉連亘，全帖成如星垣布羅，如此則用筆自不游滑，無墨到筆不到，筆到意不到之患焉。

第八章

用墨不宜汎濫，當如江然之有堤岸，則墨色深入飽滿而有光澤，過漬則散，過燥則枯，如墨乾則濕點筆，墨濕則乾點筆，蘸處不可過深，須其筆毫將管橫臥於食中二指間，而以大指捻染之，萬不可在硯上，住復橫掃，如掃帚者然。康南海云：「筆墨之交，亦有道，筆之着墨只可三分，不得深浸，至令毫弱無力，太濃則肉滯，太淡則肉薄，然與其淡也寧濃。」斯言大有可玩之味，包慎伯云：「書法字法本於筆，成於墨，則墨法尤書之藝之大關鍵，筆實則墨沈，筆飄則墨浮，凡墨色奕然於紙上，瑩然作碧色者，皆不足言書，必黝然以墨色平紙面，諦視之，紙墨相接之處，仿佛有毛，畫內之墨，中邊相等，而幽光若水紋徐漾於發之間，乃爲得之，蓋墨到處皆筆，筆墨相稱，筆鋒着紙，水即下注，而筆力足以攝墨，不使旁溢，故墨精皆在紙內，不必真跡，即玩看本，亦可辨其墨法之得否。

耳。嘗見有筆法而不得墨者矣，未有得墨而不由於用筆者也。」右軍曰：「墨者器械也，器械不精良，雖有精兵猛將亦難殺敵致果。」信然。

第九章

摹帖當講求運氣，始則一氣作一字，不可作了右旁，再諦審右旁，作了上半，再規模下半，當先窮全字之體勢而後落墨，漸則一氣作一行，久則一氣作一幅，心中如有現成丹書，以手削刻之，如有形像，以紙影照之，但求神似，不可徒拘拘於點畫之肥脊巨細，描頭畫足，點畫處乃書家精神運止之迹，得其神則點畫無不逼真，若徒求之點畫，則所謂學蘭亭面目也。試察古刻中一字數見者，其肥瘦伸縮大小不等，得其神則不同印板之滯，而無不類焉。如畫師畫虎使人畏，畫美人使人憐，不必拘定虎之大小，美人之修短也。如摹顏當追其莊重渾穆氣象，摹柳歐當追柳之開拓勁拔，歐之堅凝遒秀氣象，何以追之，求之於字裏行間，復會心於揮毫落紙之先，並想見其爲人，久當得之。所以然者，因書家皆用全副精神以成之者。如畫家以無限遠波，極天叢嶺，縮成天幅，若不求畫外之神，徒求之於尺幅之中，烏能及古人於萬一。

第十章



書法雖屬手技，常尤不可不正心術，端品行，擴知識，深涵養，而後大氣滂沛，單然特立，所書如其人也，否則即到佳品，等諸巧言令色，不過手熟耳。袁子才所謂書法之名家，一必是有文德者，有富澤者……否則謂之字匠可也，謂之名家則不可也。」所以






趙文敏融會諸家，純乎自然，作全文如一字，字字如一畫，王孟津奇姿推勢有逼逸少者，非不工也，何足貴乎？明道先生作書甚恭，謂「非欲字好，即此是學」，信然。蓋求好者如插花美人之態不求好，不速効，以端恭之心，行和樂之致，如臨玉帛鐘鼓，始可以陶淑情性焉。

十四，二十六。

牛訓理解

紹虞

說文「牛事也理也。」段注曰：「事也者，謂能事其事也；牛任耕理也者，謂其文理可分析也。庖丁解牛，依乎天批大部，道大統，牛事理三字同在古音第一部。此與「羊祥也」「馬怒也，武也。」一例。」魏世珍君謂：段氏引庖丁解牛事太穿鑿，莊生以前已有牛字，訓牛為理，決非本於莊子。案此說極是，蓋牛之訓理，由於其角。牛字甲文亦作諸形，金文亦作（師寔敦）半（晉鼎）諸形，均與小篆同，可知其取象者，皆在於角。章太炎本於印度勝論之說謂：「一實之名必與其德若與其業相麗，故拘名必有由起。」斯語誠然。惟就語言學之研究語意之緣起，先以德以業而不以實。而章氏謂：「太古草昧之世，其言語惟以表實，而德業之名為後起，故牛馬名最先。事武之語，乃由牛馬孳乳而生。」則未免先後倒置耳。段氏明牛事理三字同在古音一部，而不知其先後之序，故不免引後起之說，妄加穿鑿。胡以魯國語學草創云：「語言之初，緣於感官……真正語言乃摹倣靜觀所得事物之表象也。故由意推語源，大抵為表德表業之詞，而表實為後。」此則語有根據，不同鑿說。蓋古人於服牛乘馬之後，而知牛之可任以事，此就牛全部之德言之也。又牛之特殊者為

角。靜觀其角，而審其文理，則又就於牛特有之角之德言之也。其後由「事」「理」之音稍為轉變，遂成為表實之語而稱之曰「牛」及造文字則以依類象形之故，利於表實而不利於表德，故其字只象牛之形，而於其特殊之角，則亦明著之以與他獸別。漢人去古未遠，猶得從聲訓以窺義。故許慎以音近之事理二字釋牛字，此正是保存古誼，並非表德之語為後起而據以附會也。至角之窺出文理，古人亦早已知之，甲文角作  諸形。金文亦作 (伯角父盃)  (石鼓文角弓) 諸形與角形，皆極肖似，其中間人字諸文則象角上橫理也。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云：「橫理本直，文作曲形者，角為圓體，觀其環形，則直者似曲矣。」斯語極當，其後小篆作 遂與角形不甚肖似，而許君且謂「角與刀魚相似」則限於小篆形，而未知入象角之橫理也。小篆往往約古文以就整齊，故於氣形不甚肖似，許君於此亦往往誤解，孫詒讓羅振玉辨之頗多。故我謂「事」為昔人對於牛之全體之表德之詞，「理」為昔人對於牛之特部之角之表德之詞，或不致過於穿鑿也。

十三，十一，九。

中大。

狂風

于錫乾

狂風怒號，

蘊蓄着滿腔酷烈的殺氣，

如萬馬般澎湃奔騰過來。

伐木摧林，

揚沙走石，

一剎那萬物蕭瑟，

晴明的世界變作憔悴枯稿；

所賜與的幸福呢？便是——

殘花滿徑，

敗葉盈郊！

——三，秋於封。

文學的實質與形式

吳汝濱

在未討論這個問題之前，須先要明白「文學」二字的定義是什麼？

文學之名，始見於論語，先進篇所謂「文學子游子夏」就是個例子。但考邢昺論語疏上說：「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則可知此「文學」二字，實包括一切學問之義。王充論衡上說：「五經六藝爲文，諸子傳書爲文，造論著說爲文，上書奏記爲文，文德之操爲文。」章太炎在他的國學概論上也說：「有文字著諸竹帛者爲之文。」——這種說法都失之太廣，我們當然不承認牠是正確的文學定義。

梁元帝金樓子上說：「咏歎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此是以抒情之文來概括文學全體。劉永濟文學論上說：「文學者乃作者具先覺之才，慨然於人數之幸福有所供獻，而以精妙之法表現之，使人數自入於溫柔敦厚之域之事也。」此說太偏重文學的功用方面——這種說法都失之太狹，我們當然也不能

文學的實質與形式

承認牠是正確的文學定義。

邇來歐風東漸，文學上受之影響不小。所以對於文學的觀念亦較爲清晰而正確，現在即用鄭振鐸君所下的定義——

「文學是情緒與想像的表現，於其本身具有永久的藝術的價值與興趣。」（文學旬刊）

由此我們可以明白，文學是以「情緒」、「想像」和「美」爲要素了。「情緒」和「想像」屬於文學的實質方面；「美」屬於文學的形式方面。現在就討論「實質與形式」這個問題。漢魏以下，爲文競尙綺綺，至於後世更屬浮靡成風。專講辭藻，音韻，對仗，駢儷，但求形式上的整麗與和諧，不講內容的有無東西，所說的話等於不說，這還不是研究文學的真目的。至於只講內容不講形式，也有令人討厭的地方。有很好的架子沒有好的實質往裏邊填，那就如孔子所說的「糞土之牆不可污也。」若只管內容不講形式，那就如孟子所說的「西子蒙不潔，則人

皆掩鼻而過之。」我們研究文學的人，只要記住孔孟這兩句話，管保可以做得好文章！

我所說的實質，包有思想，感情等。我所說的形式：廣義的包有真實，雄健，淺顯等；狹義的就是一貫的精神，完備，合法，和諧和分段標點等。現在分別述之於後：

甲、實質方面

我所說的實質，就是胡適之先生所說的「須言之有物」的「物」字。在前面文學的定義中，既然知道文學須有「情緒」和「理想」的二要素，那末，有「理想」必須先有「思想」；有「情緒」必須先有「感情」。思想，感情，為文學中不可少之要素可知了。現在且分別言之：

一、思想

思想之與文學，猶腦筋之在人身。人沒有腦筋，強看着像個人，實則還不如一個動物。文學也是這樣，試看古今中外，有價值有生命的文學，那一個不是帶有高尚的思想！看了他的作品，他的思想就活躍在紙上。若像中國的舊史書上滿紙的不是某年某月天災降，大雷雨，就是某年某月飛蝗過境。或者是把皇帝一

家的私事拿來亂寫，這樣與人生沒關係的文學，那就沒思想之可言了。

含有深刻思想的文學，西人稱之為「藝術之箭」，我們若是和牠接解，真有如箭穿心的樣子，萬不會不受牠的影響。如李太白的古風五十九首中一首道：

「天津三月時，千門桃與李，朝為斷腸花，暮逐東流水。前水復後水，古今相續流；新人非舊人，年年橋上遊……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黃犬空嘆息，綠珠成雲霧。何如鴟夷子，散髮掉扁舟？」

要是細讀他這首詩，真能洗清我們的腦筋，消滅諸種俗念。再讀他的春夜宴桃李園序：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况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羣季俊秀，皆為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展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他那一種瀟灑風塵以外之人生觀，活潑潑的表現出來，他的思想對不對，與現在的潮流合不合？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他這一種的文字，總不算白作了吧！

小說中能表現作者的思想的更多。如西洋小說家托爾斯泰（Tolstoy）他是倡無政府主義和汎勞動主義的，在他的作品中處處可以表現出他這種思想來。他在他的寓言集裏有一段道：

「那橡子在地下溼透了，裂成兩半：一頭長出根來，鑽在土中；那一頭長出芽來，鑽出地面。」

「胡桃林看小橡樹從土中生出來了，便故意的遮住日光，拚命的去妨害牠。但是牠漸的生長，牠強然在胡桃林的蔭下，依舊長的很健壯。」

「經過百年以後，胡桃林早經枯朽了；祇賸橡子生出來的橡樹，高出雲霄。牠的枝葉四下的分部着，彷彿是天幕似的。」（兒童文學類編）

他用橡子來比民氣，用胡桃林來比政府。政府強用種種方法撲滅民氣，但是終了還是人民戰勝利，政府失敗。再看他的另

文學的實質與形式

一篇寓言道：

「有兩匹馬，全拉着車行路，前邊那匹馬，是好好的拉着車走；後邊那匹馬，却不好好的拉車，他走一會兒就站住。馬的主人看見了，他便把後邊車上的貨物，全都放在前面的那個車上了……」

「到了旅店了，馬的主人想道：『我只用一匹馬運貨，何必養兩匹馬呢？不錯那運貨的馬，可以好好的餵牠；不運貨的馬，就把牠殺了吧……』」（全前）

以兩匹馬比兩個人，馬的勤惰比人的勤惰。勤的可以得食，惰的卒歸於死亡。

統觀上邊兩段故事，托爾斯泰的無政府主義和汎勞動主義，表現得何等的清楚！都是因為他有合理的思想的原故。

再看呂氏春秋重己篇上道：

「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

第一派可以代表法家的國家主義，第二派可以代表儒家

的大同主義，第三派可以代表道家的自然主義。共用了幾十個字，把法儒道三家的精神明明白白的表現出來，其經濟手腕爲何如其不空洞爲何如一則因爲他的文字簡當；二則因爲他有深刻的思想。

唐宋八大家之文，有些看了令人生厭，並不是他的行文不通，也不是他用字不工，更不是他的聲調不諧；實因他們的思想太卑劣，太浮淺。如韓文公的原道，洋洋數千言，他把那一家的一「道」也沒原出來，淨空空洞洞的說了一大篇無用的話。又如蘇東坡的文，其思想更屬幼稚的很。他講韓非和老子的學說時，簡直就像沒讀過老子韓非的著作似的。這一種沒思想的文學，無論他的文調如何的好，總不算是不朽的真文學。

二、感情

文學家——尤其是詩家，是宇宙的情人。他對於各種事物，感情都特別濃厚。我們感不到苦的，他能感到；我們覺不着樂的，他能覺着。他們的神經非常敏捷，我們就好像麻木不仁似的。詩經是中國的第一部文學書，如關雎上說：

『關關雎雎，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他思想他的情之深，至於『寤寐求之』，『寤寐思服』，甚至於『輾轉反側』，這不是中國的第一篇愛情詩麼？又如魏風

伐檀篇上說：

『坎坎伐檀兮，實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廩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

『坎坎伐檀兮，實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

貧民的怨音，何等的真切！不堪資本家的剝奪，何等的可憐！

至於碩鼠則直起而反抗了。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

真把那貴族和資本家的罪惡寫得痛快淋漓，罵得個「不亦樂乎」。這是何等的有情感！都因為他們有熱烈的感情，才能做出這些有感情的文學來。下面再把大詩家杜工部的作品寫幾條來。

杜甫，世上都說他是詩聖；實則還不如從梁任公先生的說法，叫他做「情聖」。他所以能成爲詩聖的，也就是因為他是情聖的原故。

他的眼光常注射到社會上的最下層——最可憐的一層。別人看不見，他却綴綴密密的寫出來。他的詩中有幾句道：

又說：『窮年憂黎首，歎息腸內熱。』（奉先詠懷）

『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垂老別）

又說：

『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

文學的實質與形式

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新安吏）

他做這幾首詩時，完全把自我忘去了，他已經化身做那所寫的人了。所以他能夠寫出這樣真摯的文字。

他對於社會上的人如此多情，對於朋友更要濃厚了。他送鄭虔的詩上道：

『便於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

又道：

『天台隔三江，風浪無晨暮。鄭公縱得歸，老病不識路。』

他有詩夢李白道：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厲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落月滿屋梁，猶疑見顏色。水深波濤闊，母使蛟龍得。』（夢李白）

他對於朋友如此，對於骨肉之親也可以想見。他的同谷七歌中思念兄弟和妹妹的句子，都是真情的流露，都是熱淚和墨寫成的。其中的兩首道：

『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生別展轉不相見，胡塵暗天道路長。前飛鴛鴦後鸞鶴，安得送我置汝旁。嗚呼！三歌兮三發，汝歸何處收兒骨？』

『有妹有妹在鐘離，良人早沒諸孤癡。長淮浪高蛟龍怒，十年不見來何時？扁骨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旌旗。嗚呼！四歌兮四奏，林援爲我啼清晝。』

他是一個溫柔細膩的人，他的情感極豐富，極真實，極深刻。他表情的方法也能如電氣般的一振一盪，恰到好处。

工部如此，屈原更不用說了，讀過離騷的人大概都能知道。現在回想他當時『被髮行吟澤畔』的情形，簡直像個呆子，當時的人也都說是個瘋子。實則是因爲他太聰明，感情太濃厚了。文心雕龍上說他：『每一顧而掩涕，嘆君門之九重。』所以他的文學作品均爲真情的血淚。所以有價值的也就在此。

其餘如韓愈的祭十二郎文，李密的陳情表，李華的弔古戰場文等，也能表現一些骨肉之情，和社會之愛。也算得有價值的作品。

近人有提倡血淚的文學，以引起國人的愛國心。又有人提

倡美和愛的文學，以慰久住中國苦腦社會中的青年——但是想提倡這一類的文學，總是離不了熱烈的感情的。

乙. 形式

在前面文學的定義中，既然知道文學要有「美」的一要素，那末，形式之美，也就是文學的美之要件。研究文學當然不能不講究形式了。

我所說的形式，可分作廣義的和狹義的兩種。現在分別述之：

子. 廣義的形式

廣義的形式是什麼呢？就是「情思在心，而用間接的方法傳達於人；這種傳達情思的方法之總和，就叫做文學的形式。」（文學評論之原理）傳達情思的方法很多：我中心想什麼，我用話述說給他們，這是用語言傳達思想的；我愛什麼東西，我拿來贈給他們，這是用動作來傳達情感的。此乃是語言和動作的傳達方法，而非文學的傳達方法，故不得爲文學之形式。譬如前面所說托爾斯泰杜甫等的文學，其所以能感人者，因有高尙的思想和熱烈的感情之實質；而他們或者是小說或者是詩，看着

簡潔精緻，讀着痛快淋漓，這就是屬於文學的形式方面了。

不過形式和實質是常合而不能分離的，外形的美與內質的美，合攏起來，才能為真美。世界上的美人和美器，也都是合其外形之美與內質之美而成，更無論乎妙文妙詩了。

上邊說文學的形式是傳達情思的方法之總和，惟傳達思想 and 傳達感情，則有難易之不同。發表思想的文字，只要能精當正確，則意思即可宣泄無遺。辭不達意者多因其思路不清；若思路清晰，就是極複雜極深刻的思想，也不難傳達。若傳達感情的文字就不容易做了，因為表情的文字，都是用暗示的方法，而非用直接的表現；或用聲調，或用謀篇，或用暗示想像的比喻，或巧飾字句感人於無形。其中是千變萬化，不是用語言可以說出來的人人都有情，人人不能都會傳達其情。文學的可貴，正因為人人都有此情而不能傳出，能傳出者只有作者一人！

我人作文，常常有辭不達意的困難；又常有自己所感很深，不能使讀者也感這樣深；自己有真誠的感情，不能宣洩的明明白白；或者也很明白，但不能把心中所蘊盡情發洩。這種情辭不稱的原因是什麼呢？都是形式上的工夫太差！

所以想求形式的完備，要求確稱其情思。形式是內容之表

現，文字的完備不完備，應當先看他表現情思的確切不確切；必
要使作者的思想或感情活現在紙上。凡那些廣泛不切，粗笨不
精的文字，都在刪除之列。我現在且定形式底要素為「真實」

「雄健」和「淺顯」等三條。

雄健的好處，在能喚起人的注意，生動有致，深入人心。真實
的好處，則在精嚴確切，不失真像。淺顯的好處，則在能使人看了
就明白，就能把我的意思清清楚楚的知道。現在分開來說：

(一) 雄健 文字沒有一種雄健的氣勢，簡直就像一個
木偶人穿着衣服了，絕不會有一些生氣的。想要文字雄健，須要
有：

(1) 響亮 文字高聲朗誦的時候，沒有佶屈聱牙的地
方，異常流利，異常順嘴，就算是響亮。如方苞的左忠毅公遺事上
的一段道：

「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頰焦爛，不可
辨，左股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可法）前跪抱公膝而嗚咽。
公辨其聲，而且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眚，目光如炬，怒曰：「

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柱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構陷。吾今即撲殺汝矣。」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

又如胡適之先生的夢謁四烈士墓上的兩段道：

「他們幹了些什麼？一彈使英雄破胆，一彈使帝制推翻。他們的武器，炸彈炸彈！他們的精神，幹幹幹！」

「他們用不着紀功碑，他們用不着墓誌銘。死文字贊不了不死漢，他們的紀功碑，炸彈炸彈！他們的墓誌銘，幹幹幹！」

讀了這種響亮的文字，真好似嗅了強烈的興奮劑。又如陳獨秀先生的文學革命論上說：

「際茲文學革新之時代，凡屬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均在排斥之列。以何理由而排斥此三種文學耶？曰：貴族文學，藻飾依他，失獨立自尊之氣象也；古典文學，鋪張堆砌，失抒情寫實之旨也；山林文學，深晦艱澀，自以為名山著述，於其羣之大多，號無所裨益也。其形體則陳陳相因，有

肉無骨，有形無神，乃裝飾品而非實用品；其內容則目光不越帝王權貴，神仙鬼怪，及其個人之窮通利達。所謂宇宙，所謂人生，所謂社會，舉非其構思所及。此三種文學，共同之缺點也……吾國文學界豪傑之上，有自負為中國之威哥狄鏗士，王爾德者乎？有不顧迂儒之毀譽，明目張胆以與十八世妖魔宣戰者乎？予願拖四十二生的之大炮，為之前驅！你看那一個字，那一句話，不響亮，真個是『字字墮地作金玉聲』了。

(2) 簡當 文字最容易腐泛冗長，腐泛則下切題，冗長則不能節省讀者的時間腦力——有了這兩種毛病，很能減少讀者的興味。那末，就不能不從簡當處用功了。如上邊所舉荆人遺弓的故事，寥寥數十字，把儒法道三家的學說都表明出來，這就是很好的一個模範。又如左傳上一段道：

「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

「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
那「信矣！」「能事諸乎？」「不能。」「能行乎？」「不能。」
「能行大事乎？」「能。」等句子，真像風馳電掣的情形。由此也可以知道簡當的文字，不但可以減少讀者的煩腦，也可以增加文字的氣勢。

(二) 真實 人類的心理往往喜歡「夸大」和「虛偽」。不惟時常見於言語，且也常行於文字。如自稱為「賤姓」，「草字」，稱人為「貴姓」，「台甫」。明明他的父兄是個平常人，要是做起祭文或墓誌銘時，便大吹特吹起來，說「生而穎悟」，「樂善好施」等字樣。——這都是虛偽的表現。又如自稱本國為「華夏」，「中國」，「大中華民國」；稱鄰國為「四夷」，「南蠻」，「北狄」，或「小日本」。明明是鄰國遣使來交歡，自己偏要說是進貢。——這都是夸大的表現。如子虛賦上說道：

「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偏覩也。又烏足以言其外澤乎？』……『臣聞楚有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蕭瑟，隆崇崔嵬，岑崟參差，日月蔽

文學的實惠形式

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

儒林外史上說道：

「夏總甲道：『這樣事，俺如今也有些不耐煩了。從前年年是我做頭，衆人寫了功德，賴着不拿出來，不知累俺賠了多少！況今年老爺衙門裏，頭班，二班，西班，家家都興龍燈，我料想看個不了，那得工夫來看鄉裏這條把燈！』」

就上邊的兩個例子看來，不是過於夸大，便是過於虛偽。雖說文學上可以少事鋪張，但我們初學，總是不學這樣的句子為好！

所以我們做文，要適如心之所安，老老實實的，「一是一，二是二」。說那個人的好處，他的壞處也得知道；說那個人的壞處，他的好處也得曉得。

對於已往的事實，固然應當真實的寫出；就是正在發生的事實，也不可任意造謠，興風作浪。

又有哲人理想的事實，預料將來一定能實現的，用真實的筆寫出來，也有文學上相當的價值，也不失為真實的精神。如西遊記，魯濱遜漂流記等，雖是憑空臆造，但他能描寫得如真歷其

境的情形一樣，也算是真實。

(三) 淺顯 文學既然是傳達情思的工具，所以要把情思用極明白極清楚的方法表明出來，才能使讀者容易懂得。絕不是晦味艱澀的文字所能成功的。如曝出亭集中底心園春詞道：

「葉鳩芝房，一點中池，生來易驚。笑金釵卜就，先能斷決；迦珠鎖後，纔得和平。橫響登難，空房怯最，三斗除非借酒傾。芳名早，喚狗兒吹笛，伴取歌聲……」

任你是個大學生，也難懂得他詠的什麼？這都是因為他不淺顯的原故。再看白香山底新樂府海漫漫道：

「海漫漫，其下無底旁無邊；雲濤煙浪最深處，人傳中有三神山。山上有生不死藥，服之羽化為天仙。秦皇漢武信此語，方士年年採藥去。蓬萊今古但聞名，煙水茫茫無覓處。海漫漫，風浩浩，眼穿不見蓬萊島。不見蓬萊不敢歸，童男卯女舟中老……」

平易暢達，既沒晦澀的毛病，也沒斧鑿的痕跡。用庸常的語言，傳最深的感情，這才算是純粹的藝術哩。

處在現在生活複雜的人類社會中，總以在短時間內，費少數的腦力，能得多數的知識為好。那末，艱晦澀的文字和淺顯的文字，那個經濟時間？那個經罪腦力？這是極容易知道的了。所以文字淺顯也是文字的重要元素。

丑 狹義的形式

狹義的形式，是專講文學的結構或布局的。其維一的要素就是「一貫」。文字的內容無論如何豐富；作者的思想無論如何新穎；若是東一句，西一句，前一句，後一句，教讀者摸不着頭腦，文字的價值要大大的減少。所以表思想的文字，要得僅有一個結論；敘述的文字，須僅敘一件事（以一事為主體，別事為附）表情的文字，必以一情為之主，用想像聲調去環拱他。

調和複雜的情思，使萬物歸於一，衆情融於全，是容易的事嗎？實文學中極難的事，也是文學中極可貴的一件事。必須作者具有偉大的智慧，想像和同情等能力，才能够成功。

一貫的要件包含完備，合法，和諧三樣。

(一) 完備 完備就是應有盡有，不能增添或減少。文學家做出來的文字，就如宋玉形容美人的話一樣：

「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登徒子好色賦）

所以文字既不能有缺漏的地方，也不當有駢枝的毛病；複雜的可以包羅萬象，簡單的可以一事一物。總以適得其中，不應太多或太少為度。如詩小雅蓼莪篇：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寥寥數語，即可深入人心。這樣謹嚴的文字，簡潔精緻，毫無一些瑕疵，都是因為他自身已經完備了。

（二）合法 合法就是全篇的各部分都有適當的次序，適當的分量。開首當說什麼，中間當說什麼，然後當說什麼，都當胸有成竹，然後才能動筆。如蔡子民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序，第一步先說明編中國哲學史，必須兼通漢學和西洋的哲學；第二步再說胡適就是通漢字和西洋哲學的一個人；第三步說明他所以能編這樣的哲學史；第四步說明他編哲學史的特長；第五步再說明他對於胡適的希望。他心中先有了這種的計畫，以後按著這個計畫一步一步的寫出來，便是一篇極合法的文字。

更須注意的，必要使段與段有密切的關係；句與句也要如四肢百骸的各有不可分離的關係。使全篇打成一片，絕沒有一些的痕跡。

（三）和諧 和諧是讀着合乎語言之自然，不牽強，也不鬆懈，欲文字和諧，必要使句子長短適中，過長，易使人看上半忘下半，過短，則不能表複雜的意思。至於句子的駢散，也要順乎自然，欲其句句皆對，或欲其句句皆不對，都是勉強作出來的，都難以和諧。句子有時疾走，有時疾走，也須用得得當，過疾，則易流於疾促，過疾，則易流於疾促，也要緩急得中。

至於音節聲韻，也當遵語言之自然，不必強求合韻，或強求不合韻。

此外如文法上之正確，修辭上之規律，也當時時留意。文法指示我們許多作文的方法，我們按着他的法子走，可以把文字做得很正確，修辭，在文學上更有極大的關係，有時須巧飾字句來感人的，有時感情甚深，不必塗飾的。——強烈的感情，片言隻字，也能使人碎心。如寶玉心胆俱碎時對黛玉說：「你放心！」黛玉臨死時說：「寶玉，寶玉，你好！」等是。

我們做文時，要得每段分開（包含小說論文等，詩及戲劇又當別論了），使人易於明白作者的意思轉移變化。且也能使讀者容易明瞭要領，便於休息。

此外還當留意的就是標點。標點與文字很有關係，也得審慎使用。前人作文不用標點，往往使後人有幾種的讀法，幾種的

解釋，很能使讀者誤會作者的意思。所以我們作文，還要遵守教育部公布的新式標點符號使用才好。

（附告）作者作此文時，取材於喬文甫先生的講演稿，高語罕先生的國文作法，及 Windlester 的文學評論之原理之處不少。

十四，三，廿日脫稿

三 妹 媚

劉揆葵

玉蘭困未遍，却梅翻紅霞，碧煙籠舊好鳥枝頭，喜春到江南，嬌音初囀。有女如雲，春正在軟紅芳苑。
蓮鳥羅裙，素手酌顏，清波流阿。

誰道風光非婉？怎中酒年光，不堪留戀？殘霜何山，怕舊家亭榭，但餘淒惋。轉眼楊光，徧繚繞落紅庭院。端恨韶華如水，東流不返！

十二，三，廿二，於南京。

九弟之死

許敬參

寂靜的院子，被太陽賞了少許的光綫，斜占了半壁。微風吹着柔嫩的樹枝梢兒，露出很真切的影子，在壁上緩緩的移動。幾片白雲，懶懶的橫在半空，沒有稍微的變換。院子裏的房門，大半斜閉着；然而還能讓空氣的出入。

濶大而且深的上房，更覺得光綫黑暗。冷森森的空間，一陣陣衝門而出，尤襯得陰氣逼人。東間的床上，鋪着白而厚的褥子，坐着九弟，母親斜坐在靠近床邊的椅子上，一手扶着床，一手拿着粥碗，兩個眼睛極真切的值凝視着他的面孔。我立在床頭的單棹前頭，也看着他發呆。憂鬱的氣象，置滿了我的面孔；然而心中存着極大的希望。

「媽呀！臉上癢得很難過，喉嚨咽得運氣也出不來了。」他帶咳的微聲說着。說時並且不住的抬起被綳巾裹着的小手，想在那紅腫而且半潰爛的臉上亂搔。但是手被裹着了，又沒了氣力去掙扎，所以終於不能達到他的目的。很用力去睜眼，可是已

經腫合起來了。

「好孩子！不用着急啦！快結住痲啦！兩三天就好全癒了，不用胡搔。不然，就要落麻子的好孩子，喝點飯吧？好了就可以跟大哥去玩啦，千萬不要急了。」母親很柔和的口吻安慰着他；同時用匙調冷了粥。他搖着頭仍呈着不舒服的情形，隨着了低聲的哭泣。

「弟弟！不要哭啦！哭是很難受的。靜心歇歇吧！我給你糊的蝴蝶風爭，不是攔在門後紅箱子上的嗎？等你好了，咱去放着玩。」我慢慢的向着他說。

忽聽得扣門聲，我急衝開陰冷的空氣，開大了房門，出去走到大門前去開門，却是二弟和醫生。醫生姓孫，是一位年約四十歲的人，高而且瘦的身材，微有些鬚鬚，很透着慈善的神氣。

「令弟現在是什麼情形？」他走着問着我。

「現在還覺不痛快得狠，他說喉嚨裏運氣都出不來了，先

生就請到上房看看吧？」我很小心的回答他。

孫先生進了房了，母親照例的起來招呼，我和二弟禮站在一旁，很寂靜的候着醫生的報告。他看了臉上的情形，又替他解下手上的綢巾和衣上的扣兒，露出紅腫而且像透明的肉泡，個個互相接連着。孫先生很仔細的看了以後，母親替他穿好裏好。孫先生坐在靠近窗戶前的桌旁椅子上。

「不要緊啦，通身全都發出來了，靜等着結痂啦。不過還得喫一兩劑藥，以清理清理內裏的餘毒。」他寫着藥方說着。

屋內的空氣，頓時改變了許多，母親二弟和我都呈着寬慰的面孔，來回答着「是」。

燈光盪滿的屋內，仍呈現着寂靜態度，九弟躺在床上，似睡非睡的，——因為他的眼睛本來就睜不開，所以不能斷定他是睡是醒。燭有微弱的呼吸聲，從他半閉上的口內繼續的出入。

「他現在很安穩，你們兩個去整理書籍，早點睡去罷，好預備明天上學校去上課。」母親低聲的告訴我兩人說，面上現出疲困的樣子，兩眼不住的想合上，然而總是不使他自由的合上。

去，於是勉強用力掙扎着，仍時時輕輕的用手替九弟扯展衣角，放平他的兩腿，使他得着最安適的睡眠。

我們嘴裏不住裏答應着「是」，然而兩腿總是不能移動一點兒，心裏只希望在他面前眼看着他全癒了。

「快去睡罷吧！已經下一點鐘了，明天起來再來看他吧！」母親又繼續的說着。

「是」我們發出不忍離開他的聲調回答着，眼睛只是瞧着他的面孔出神，心中似乎呆了的樣子。

「母親！你老人家也可以歇息歇息了！」我忽然心中清楚了，轉過頭來向母親說。

「他從喫下去藥，尿了沒有？不是沒有掙扎的騙到現在麼？」二弟很懇切的問着母親。

「壺內還有熱水了沒有？可不要停了他夜間的需要。」我繼續的問着。

「還有咧，你們去睡吧！現在他睡的是很安穩的，用不着你們的侍候啦。」母親透着很疲倦的神情來說，兩眼幾乎睜不開了，頭不住漸漸向胸前彎下去；可是他竭力的抑制他的睡

魔。

『你老人家歇息吧！我們去睡哩。』於是我們就懶懶的出去了；然而心中只是埋怨着他，想着他那不舒服的樣子，實在是教人難過，似乎聽見他叫『哥哥』的聲音。於是我一支脚走出門限外邊，急急的立時停止了。細聽聽，並沒有什麼動靜，我纔走去睡眠。

晨鴉的啼聲，驚醒我受過疲勞的酣睡。睜眼一看，太陽的晨光，已透過了晶瑩的玻璃，射得床前一片燦爛。急忙下床，去上房瞧九弟的情形。剛進房門，聽得母親的氣息正繼續的發出來聲音！大概與我感受得一樣的楚苦呀！我心裏不住的走着說着。到了床前，見他面向裏躺着，也發出極微細的氣息，母親正在酣睡着在他的外邊。於是我，不願意驚醒他們，遂即又擡脚擡手的走出來，輕輕的掩上房門，去叫起二弟預備去上課。

『他現在怎麼樣？你去看過了沒有？』二弟向着我問。

『他睡得很安適，母親還正睡熟哩，你不必去驚動他們了。』

我回答着他。於是我們即刻上學校去了，然而心中只是埋怨

着他。

鏗鏘的鈴聲，在空氣中的波動而積，已經和學校的面積相等了，所以都知道了上堂的時候了。同學們箇箇精神爽快，帶着功課上堂來，互相說笑，足以表現出他們的娛樂的氣象。我自坐在椅子上，手扶着頭出神，有時同學和我談話，我只有『是』『否』的回答着，再也不能多說出來些話來，像從前的流利了。

教員携着書到堂上的時候，大家都站起來致敬，我却又忘了！咳！我那有心去聽講呢？心中只是迴旋着他病的情形，面上的瘡痍，不是連續的脫落下來啦嗎？一雙晶瑩的眼睛，越覺得黑白分明，兩個臉頰上，都帶着嬌嫩的粉紅顏色，嫩白的一雙小手，時時向着我招，活潑潑地真是可愛。

鏗鏘的鈴聲，又送入我們的教室來了，教員立時停止教授，携起書籍，又受了學生們一個立正禮，就出去了。教室內的空氣，登時又攪亂了，喧譁的聲音，非常巨烈，跳的地板直吱吱的響。咳！我心中再不能着舊思了，於是自己踱出教室，看着對面槐樹上的雀兒出神，似乎雀兒可以告訴我一些好消息的像是。

太陽轉向西方了，人們及物件的影兒都漸漸的長了，而且

散亂了，溫度亦慢慢的降下。校鐘剛報了五點，我急急收拾書包出了校門，跳上人力車回家。

路上的心緒，更覺得紊亂，一些景象都足使我煩心中想立刻到他跟前安慰他。

「快走一點！快走一點！」我幾次向車夫催着：車輪轉的速度驟然增加了不少。一霎時就停在門前，我就往虛掩着的大門內走。

「先生還沒有給車錢哩！」車夫急忙喊着我說：

「真是討人厭！」我很不耐煩着說：隨即起給他車錢，反手帶上了大門，一直就跑到上房。望床上一瞧，呀！九弟呢？母親呢？他的衣服呢？怎麼這般寂寞呢？他的病好了麼？母親同他去玩啦？不能病好了這番快？或者別個屋子裏去了？但是他們何必冒這種險呢？迎風是要落毛病哩。然而他們究竟是往什麼地方去了呢？我呆想了半天，回頭瞥見屋門裏面的紙灰，兀自在地上打旋。

「哎呀！不得了啦！大半他是死了我的親愛的兄弟，終沒有逃出來呀！父親在外邊還想與你買玩意兒，豈料你不能同他相見呢！唉！父親傷心不知道要到什麼程度哩！幾個哥哥知道了不

知要多傷心哩！唉！我教你的書怎麼像昨天一樣呢？你的言語怎麼還在我耳邊呢？唉！你的一世就算完了嗎？唉！你太靈俐了，怎能忘了你呢？那日在床上和你玩的時候，你把骨牌推亂，我一時氣極了，把你推倒在床上，你哭了，我後來找媽來安慰你。這樁事情是永久的迴轉我心裏。唉！我真是慚愧得要死。後來你和我學認字念書，常常的用很清脆的聲音，向我背誦，背得一字不差，我非常高興的，拿着花盒的洋糖給你。你用兩隻小手抱了跑到媽懷裏，媽喜得急忙用手接着你，你更大笑。唉！活潑潑地怎麼就會死了？這些事情你忘了嗎？唉！大家的快樂再不能像從前那樣了；然而誰能忘了你呢？我瞧着地上的紙灰，哭着說着：桌上他念的書，被風吹得輕輕揭開了幾頁，磨擦着不住作響，好像指給我他留下的紀念品一樣。唉！怎能不叫我傷心呢？

「母親叫你的哥哥！」二弟帶着嗚咽而微小的聲音說：

「九弟！九弟！你往那裏去了？現在纔回來？」我一隻手揉着眼睛，一手想同他握手的樣子說着。唉！但是有什麼呢？

「是呀！哥哥！母親在前院想你呢！快去吧！」二弟扯着我的衣角兒帶哭聲的說着。

我於是心裏慢慢纔清楚了，在椅子上拿起書包，取出手巾拭着淚，懶懶的出了房門。

星斗滿天，涼風颼颼的直響，前院的燈光閃得不明不滅；破

爛的窗紙，時時行着深呼吸；窸窣作聲，暗處的燐火，點點的明着。不時還聽見他嚶嚶的哭聲，和微小的呼救聲……

一九二五，二十五，中大。

三臺洞紀遊

劉挾蓁

燕子江邊立千古，我嘯磯頭日常午。日午炎風滿半天，避暑頭台意栩栩。頭台清冷意已足，倚簾欲眠難捨去，漫投身入石榴門，二台又自曉奇趣！榴門曲折徑冥窈，綠蘚封巖其查窳，聞無人影寂無聲，上下枝頭惟小鳥。還身路轉更探異，步入三台驚喜萃：豁歎洞門邃且深，礧礧懸崖石欲墮。三潭清冽承巖底，巖穴石泉珠滴瀝，洞然成響起寒文，蕩漾纖苔罅縷翠。潭底捲石出潭水，盤陀斜向幽冥裏；幽冥盡處愈青燦，一線青天下洞底！洞壁谿衍附短梯，梯梯相續轉迷離；廻環三曲黑窟盡，咫尺江天繞鶯蹠。豁然開朗出洞尾，攀援桂枝暫徒倚；斜陽倩影樹間來，照我絳衫文斐斐。絳衫招展風颼颼，吹我登臨樓上樓，憑欄極目窮千里，曷曷晴煙四處浮。遠山如畫浮青黛，照水臨妝彌作態，美人何處忽飛來？楚客吟成綴蘭佩。

一九二三，七，十六；南京。

打消

李五橋

她的病已危險到十二分了，他整天整夜的給她請醫生煎藥熬湯照拂小寶，從她有病那一天數起她已竟十幾天不曾安眠；但是她的面孔上，露不出一點兒煩惱和疲倦的樣子。

中秋節的前一天夜裏，是她和她永訣的時候。她唯一的希望，是她能早日康健；她呢，也想不到一病就終於不起。當她氣息如縷的時候，握着牠的手，眼圈裏滿堆了淚珠，半天說不出話來，只在她臉上表示一種愁苦形容，這是她垂死的甯靜了。他勸她道：『醫生說：「你的病減輕了，必須靜養的。」你不要那樣的悲哀，天大的病，總有好那一天，傷心過度，是不利於病人的。』說時，拏起手巾給她拭淚；但是她的胸襟早被淚珠兒滲透，眼圈兒亦早已紅透了。伊的氣越喘越促，最後指着小寶說：『爲寶兒的緣故，你要再娶一個很賢……』

『你不要胡想，我願意犧牲一切』

殘燈發出無光的死骸，滿屋裏蕩漾着恐怖的景象。

『小白菜，就地黃；

人家有娘，俺沒娘，

跟着爸爸還好過，

就怕爸爸娶後娘；

後娘添個小弟弟，

弟弟喫稠俺喝湯。

捧起碗淚汪汪，

拏起筷子想親娘；

後娘問俺哭甚呢？

碗底燒得手心慌。』

小寶也算伶俐，年齡不到六歲的上下，他竟然會唱這個歌謠了——也許是她未死以前教他的，或者是聽旁人唱的多，她不知不覺的順嘴流出來。但是我總相信他是一個極聰明的小孩兒。

從她死後，他有時也覺得單性生活的苦痛；但是這個念頭，總是常常被她最後的話打消。真能絕對的打消嗎？最足以使他這個念頭在他腦子裏反復往來的，就是孤枕獨眠的時候，月光從紗窗射進屋裏來，四壁的蟲聲不住的唧唧，微涼的風吹到不能成寐的人的身上，格外覺得難受。『噯！假使有她在，這都是足以助興的自然品呀！』他這樣說着，腦子裏邊已竟戰鬥起來，『人間最苦的事，莫過於此了！再娶一個，那便就把寶兒折磨死呢？』頃刻之間，戰慄恐怖，把被子往上拉了幾拉，把頭牢牢的蒙着。

『請你恕我的罪，我不願意你到我身邊來，你的面孔我不願意看，我願意犧牲一切。』她怒很很的走了，他身上的汗水也似湧出來。『我再不起這個念頭了！』

過了幾天，朋友寫信給他，勸他再娶，說『男子不應當給女子守節。』他呢，有時起了個新念頭：『一切都是假的，幸福是大的。』

他重新又作新郎了，晚上也再看不見死了的她的面孔了。

十四，三，一於中大。

雨後山行

于錫乾

淅淅瀝瀝的一陣微雨過後。
蹣跚的登道小行。
滿地芳草萋萋，
野花叢叢，
默默的粧飾些點點晶瑩的翠珠，
颯冷而清香。
溪溪潺潺，
清泉琮琤。

林深多寂寞，
地僻少人蹤；
四顧羣山，
儘有水聲雲影，
間帶數縷爽氣清風。
——雨霽後的山間啊，
是這般的幽靜！

十三，五，於古柏。

曉春閣詞稿

王志剛

大酺 春雨和清真

漸濕雲低。春寒重。嫩雨絲絲飄屋。池塘新綠漲。乍迴風驚浪。跳珠
 紛觸。蔽日催紅。含煙釀翠。勻染園花庭竹。何堪清明近。正廉纖不
 斷。暮炊將熟。望闌角梨花似含清淚。暗傷幽獨。春光防去速。待
 新霽郊野馳華轂。怎奈又簷聲初住。宿霧將消。莽雲煙黯黯凝目。
 更向空階滴。偏亂卻客中心曲。夢初覺。懷鄉國。回首前夜。飛濺窗
 紗如菽。話愁共人剪燭。

蘭陵王 草和清真

晚煙直。池水浮光漾碧。斜陽外濃翠接天。遠與飛花鬥春色。濺濺
 遍澤國。曾識。長隄過客。平原上殘燒。舊痕。兩後青青漸盈尺。
 輪蹄剩遺跡。看欲斷。還連。如展茵席。王孫何處逢寒食。愁百種芳
 卉。遽聞啼鴉。江南春去似傳去。驛漫淹滯天北。心懶。恨層積。歎
 路斷昭陽。人正愁。返芳心一寸情無極。怕塞外秋老。奏笳鳴笛。知
 誰晨坐。念故里。搵淚滴。

六醜 秋晚懷家兄梓誼和清真

聽涼颺弄晚。正落葉空階粉擲。塞鴻乍來。長天爭奮翼。白帝蹤跡。
 試看東籬下。嫩黃嬌紫。漸繞成香國。斜陽冉冉流遺澤。霧隱千山。
 煙迷九陌。餘光漫云堪惜。又初弦月影。飛映窗隔。黃昏人寂。望
 遙天淨碧。病起登臨。嬾長偈。凝思故里歸客。尙棲遲未定。一襟
 愁極。征塵染素衣華幘。何日再共坐西窗聽雨。話愁燈側。相思似
 早夜潮汐。恐鏡中鬢影霜華重。誰還認得。

瑞龍吟 破曉車過涇上村弔項城用清真韻

相州路。遙見傍水樓臺。近村煙樹。車前殘月朦朧。望中隱隱。知
 他甚處。正延佇。俄聽角聲嗚咽。曙光臨戶。平泉草木依然。倚闌
 問訊。誰堪告語。回念涇流高臥。北山吟嘯。東山歌舞。聞道近來
 風雲紛擾多。故披襟再起。重賦爲霖句。思因應當時世局。推翻天
 步。劫運從茲去。更籌大計。戎衣纒緒。翻引愁千縷。嗟帝業都隨飄
 風零雨。一生偉績。化爲泥絮。

掃花燈。秋夜不寐。忽動鄉思。病懷益惡。爰賦此闋。
數殘漏。酒正院宇深沈。夜涼如水。畫欄靜倚。聽寒蛩絮語。喚將愁起。樹底驚鷗。更引淒涼倦耳。儘疑曉。漸落月半窗。雲淡煙霽。清

露沾素袂。看瘦影風前。自傷憔悴。鱸膾味美。問西風漸老。季鷹歸未。病久愁多。漫想淮南故里。步軒砌。暗銷凝。素天遙指。

餞春賦

劉棻藜

登樓縱目。遊子驚心。舊歡皆夢。新綠成陰。倏忽兮春去。何處兮難尋。或指雲山之路。或云滄海之濱。若良朋之頓失。空有酒兮盈樽。

良朋歸兮有日。春更返兮何期。運四時而不息。隨萬物以推移。安能雨落而重上。天花飛而返故枝。縱陽春兮有脚。後三百六十五日而來。此已非今日之芳時。

是以花愁玉慘。雨泣風嘶。王孫歸未。思婦停機。憶遠山兮眉嫵。憐倦柳兮腰肢。羨雙雙之夢蝶。悵灼灼之將離。能不布瓊筵而祖道。共騷人而賦之。

於是芍藥和醬。醪醑泛醕。琉璃細盤。琥珀深盃。甘分盧橘。酸摘青梅。看核雜陳。琴箏並撫。唱三疊之陽關。聽聲聲之杜宇。攜手河梁。分襟道左。玉筋絲絲。交流頰輔。

爲之詩曰。四月清和景色新。北窗阻暑又經旬。春光欲去方惆悵。正值花時已負春。縱有千重意。難留欲別人。他鄉無故雨。芳事共誰論。

鍾山絕頂

劉棻藜

日事攀登遊不足。鍾山更引登攀趣。天炎亭午日中天。出郭披榛得微路。天保高盤三百仞。龍膊紆餘一二曲。偃塞危崖勢欲飛。輕輶嶽岑形似怒。捫蘿輾轉登層頂。俯眼皆花眩久顧。滿城屋瓦鬱沈屯。萬里乾坤莽廻互。江水西來迷楚皖。紫金東赴聯勾曲。依稀天子氣猶存。靡落皇居在何處。遠矚雲天思往古。長呼曷韻動巖谷。傷今傷古又歸身。一寫愁心倚山樹。

一九二二、七、十七；南京

▲ 戲 劇 ▼

愛的犧牲者

王志剛

登場人物

沈寅年 二十五歲，小學教員。

李桂英 十八歲，女學生。

楊大年 二十一歲，男學生。

李桂英母 四十歲，中戶的婦人。

張子香 二十歲，闊公子。

其餘還有楊的女僕，軍法課長，檢察官，警廳司法課長，

甲乙偵探，警察，衛兵等。

地點 某省會。

時代 民國十一年。

第一幕

「佈景」李桂英的臥室。上面一牀，兩邊擺列交椅，茶几。左

首下面有一書案，案前面是窗，下面是門。右首下面有一梳妝台子，旁置一睡椅。兩壁掛了許多畫片，和男子的肖像。開幕時李桂英髮髻稍亂，斜臥床上。面旁有書一本，剛從桂英手中放下，尚未移過去。

沈寅年手持報紙一束，匆匆由門走入，東張西望，見桂英欠身欲起，忙到床前，坐在桂英身旁，將報紙打開，從中抽出一張遞給桂英。

沈：桂妹，你瞧這上面說些什麼？連我也牽扯到裏面去了！

桂英（搖手）：我不願看，現在的報紙是有勢利人的留聲機，沒有公論，看了越發使人生氣！怎麼連你……

沈（搶着說）：你必得瞧一下子才好！因為他（指着報紙）都是等到現在你的官司打敗了，才說出這些話來。

桂英（坐起，奪過報紙）：你真沒有一點出息！報紙罵兩句也

值得這樣大驚小怪的。（說罷，低頭看報，忽驚，忽笑。）我只說是罵得怎樣厲害！那知也不過是說：『李桂英的意思，主要愈整頭不干涉她和男朋友交際，也可以不退婚；奈中有沈某作梗，因沈和李……』這怕他們說麼？明明是眞事呀。

沈：和你說吧：只要我對你有真正的愛，你便不算失敗；你對我有真正的愛，我也不算失敗。真到了過不去的難關，我倆便作最後的犧牲。（說罷，將報紙丟開，強作笑容。）

沈（微笑）：現在差不多快到難關了。倘若上訴失敗，也只有最後的犧牲一條路。

桂英：我想這次上訴是最後辦法，必得有勝訴的把握。頂好是請一位好律師來做狀子；一方面你再從北京託人疏通法官，你看好吧？

沈：你說的太容易了！要曉得律師是以做狀爲營業的，非得錢不下筆。他知道像你這樣退婚案的當事人，背後必有人站着，只求退掉婚約，無論多大損失，都情願的，也許乘機多要幾文。你是一個窮學生，我是一個窮教員，誰能拿出許多錢呢？說到北京方面託人去疏通法官，那更不容易了。法官對

我們平民，是扳着面孔講法律的。疏通兩個字，必定是大人物才敢拿出來用一用，我們不配。

桂英：照你說來，還是你替我做一張狀子遞上去，和在高等廳是一樣進行方法，勝敗都拿不定的了。

沈：那是自然的。

桂英：你要知道這官司不僅是我倆終身最後的決定，和全國青年男女不自由的婚約都有關係。若能上訴勝了，我倆作一個自由結婚的好例子，給後來退婚案的根據，也是一樁改造社會的大事業。

沈（作不耐煩狀）：好，莫唱高調了！沒有錢請律師，我不給你做狀子，恐怕你連上訴都不能辦到了。

桂英：呵！依你說，若是沒有錢，什麼事都要忍耐些。窮人是應該抱屈的！虧你是一個男子漢！遇到要用錢的事情，簡直沒法了。你自己沒有錢，難道不能和朋友借麼？

沈：唉，你真是小孩子的見識！那個朋友肯借錢給我？我若向人借錢，人家要我的抵押品，我拿什麼呢？

桂英：向你要抵押品才肯借錢的人，也就不能算是你的朋友。

難道你的朋友沒一個有錢的人麼？

沈（低頭默想）：有……有，但錢是他的，若不肯借給我，他便說現在沒有錢了。我總不能去搶他的。

桂英：誰叫你去搶呢？我們可以先商量一個借銀的法子，叫他不好拒絕。

沈（搖頭）：不成，不成。他是不會入人圈套的，你不必打什麼冤枉主意。我和他同了三年學，深知道他的為人。

桂英：你說出來他到底是什麼人？只要他真有錢，你約他到這兒來，等我幫着你和他談談，不見得就沒希望。

沈：他不答應我，憑你怎樣說，他也不信。若果他信了你的話，肯出幫來忙，不見得於我有利吧。（說罷微笑。）

桂英（低頭默想，忽又望沈）：寅年，你說的話我全不明白，到底你信得過我麼？

沈：你說那裏話來？我信不過你，怎會拚命的給你做事？

桂英：你那朋友如果肯出來幫忙，無論於你有利與否，現在事沒辦好，他總不好意思有什麼表示。我想他只要肯出來幫我們把官司打贏，將來什麼事都好商量的。

沈：哎，你說的太容易了！他是一個極有心計的人，若願幫你忙，必定你要先有什麼表示。

桂英：你真不明白！現在青年們都是掛着文明招牌，口裏常說尊重女子人格的話，他有什麼心計，也不便公然說出來；我也不會有什麼顯明的表示，彼此好像是心心相印似的。其實我的心你還不知道麼？真到了他要我表示態度，只要他能幫忙，無論什麼要求，依我說，都可以答應下來。只要我真正的愛你，無論誰都爭不去的。你儘可放心吧！

沈：我現在對你沒有不放心的。只是他的手腕比我高得多，恐怕將來你也不能自主，到那時却後悔不及了。

桂英：你說的話我真不懂！他手腕無論如何的高，總不能把我的心裏藏着的「愛」掏出去。

沈：不是這樣說的，你心裏藏着的愛，他不能掏出去，却能生法換的掉：

桂英既是去真愛，便是掉換不得的，你還不知道麼？依我說，你不必多心。還是去找他來談談，請他幫忙吧。只要他來，我便和我娘話說，你不用多管閒事，到那時候坐享其成罷了。

〔沈（起立）〕：也好，現在委實沒法了，等我去和他說罷。

〔桂英（笑拉沈手同坐下）〕：你莫忙，索性請我娘來大家商量定了再去找他來，你看好麼？

〔沈〕：那麼，你就去請你的娘出來吧。

〔桂英（起立）〕：你莫要走，我去找我娘來。怕她又出去竄門子，很待一會才回來的。（說畢，至粧台前抹粉塗脂，又對鏡理髮，整衣而出。）

沈寅年走至書案前，向書堆上亂翻，忽抽出信數封，低頭看了一回信，又放還原處。起來走到掛的肖像前面一一細看，桂英的母手持紅帖子走入，見了寅年，便將帖子放在懷內藏起。

〔沈（向桂母微笑）〕：你是桂英找來的麼？

〔桂母〕：不是，阿桂找了我麼？幹什麼事找我？（說罷，就近坐下。）

〔沈（就書案前坐下）〕：她找不到你就會回來，索性等她說吧。我看見你進來時拿着紅帖子，那是什麼東西？

〔桂母（歎息）〕：不還是愈家送來的麼？今天黎家嬸嬸早晨請我去，勸我告訴桂英，官司算了罷，愈家託他把喜期的帖子

交給我，叫我作一點主收下來，我一時推脫不開，只得拿回來和阿桂商量。沈先生，她聽你的話，現在你倆的事已經沒希望了，她不明白，你是知道的。我請你勸她委屈些吧。

〔沈（搖頭）〕：她的癖氣你難道不曉得？要叫她同愈家頭成婚，無論誰說都無效。本來也難怪，把人物醜俊的話丟開不提，只是她倆的知識、品格、身分，差得太遠，怎能作永遠的夫妻呢？我也不一定想娶她，不過因替她抱不平，才出來幫忙的。她現在還要向大理院上訴，那能勸她就算了罷？

〔桂母（驚異）〕：沈先生，還打官司麼？他老子爲什麼死的？我家爲什麼窮的？全都是爲着她這官司呀！人人都說現今女孩子也要進學堂讀書，和男子一樣，我看她不進學堂，便不會有這樣的文明；和愈家決不會打這麼久的官司。連累着她老子家敗人亡，那知還以爲不足，又是什麼向大理院上訴。我實在不能再看這樣把戲了！請你和她說，留我老命多活一日罷。（說罷，掩面泣。）

〔沈（皺眉）〕：你的話也有理，却是我不能和她說，不打官司的話，我若說了這話，她便說我和她的愛是假的了。你想我現

在怎好勸她呢？並且剛才她託我和你……

桂母（搶着說）：沈先生，你好迂！她真能一心無二的愛你麼？你看（指着壁上肖像）那都是她愛的人（又指着書堆）那裏面都是她的愛人寫給她的信。她見他們的面，也是甜言蜜語和見你的面一樣。就是將官司打贏了，他嫁那一個，現在恐怕他自己都說不定的。我看你能勸她不打官司，那就沒話，不然，你莫問她的事也好！

沈（有怒容起立）：那我做不到，你們爲父母的生了兒女，生恐配不着人，老早就把親事訂好，已經是大錯而特錯了，現在她自已出頭來退婚，不叫你們作難，偏還要大驚小怪的，弄得家敗人亡，這到底怪誰呢？

桂母：好！就算是我錯了！沈先生，我也望你說的不錯才好。她是我從小撫養大的，她爲人我還沒有你知道清楚麼？

沈：我是比你更清楚些！你說她的愛人很多，我是其中一箇，她都一律看待，試問我倆的秘密你怎能知道。她這官司，肯替她說好話的都是一班青年，她自然要和她們表示好意，若果官司打贏了，你看除了我姓沈的外，到底她嫁那

一個？（說畢背手面向外癡立）

桂母：哎！沈先生，能如你所說的，那不就更好了麼！

桂英一手持花一束，一手提一小衣包，由門走進，見沈癡立，將花給沈一嗅，面帶笑容，拉之同坐，沈接過花來放到案上，桂母也接過衣包放在牀上。

桂英（向沈）：我出去了好大一回麼？

沈：沒有好大時候。

桂母：你從那裏慌慌張張的跑回來呀，阿桂？

桂英：不是找你麼？我到黎家孀孀家去，她說你剛才回來了。我轉身又碰見米司特張，他約我到他家去坐，我又到他家坐了一小會兒。

桂母：張少爺是瀾公子，你到他家去，他家裏的人會看得起你麼？

桂英：什麼瀾不瀾，不都一樣是一個人。你要先存一個他比你瀾的心，便覺他家裏的人都看不起你了。

沈：是張子香麼？他是一個執袴子弟，和他少來往也好。你那包的是什麼？

桂英：那是米司特張送我的裙子，他說剛才裁縫做齊，打算自己送來，恐怕我家客多，不便細談，所以路上碰見了我，便叫我去坐，順便帶回來穿。臨走時，又送了我那一把子花，他和我總算是不錯的。

沈（微笑）：怪道你媽說，你要好的男朋友很多！

桂英：什麼？我們被壓迫的女子，男朋友多還不好麼？倘若我沒有你這位朋友，不就糟極啦！

沈：好莫說閒話了。把你要做的事和你的娘商議商議吧！究竟應該怎樣做，我們便照樣做去。

桂母：阿桂，你曉得俞家又託黎家孀孀把喜期送來了麼？

桂英：糊說！什麼喜期！你千萬別理她。

桂母：可憐我那能和你一樣能說會辯的。我聽她說得很有理，所以就答應回來同你商量。東西不在這兒麼？（說罷，從懷中掏出紅柬，遞給桂英。）

桂英接過紅柬，並不一看，兩手扯開作欲撕碎勢，寅年忙伸手攔住。

沈：桂妹！撕不得的。你不答應，還要把原物退回。撕碎了，便不能

拿去退給人家，那就是你允許了。我看還是交給伯母，等我們商議定了，再拿去退給人家罷。

桂英忙將紅柬摺好，又遞給伊母。

桂母（接過紅柬，又放在懷中）：好！有什麼商議的，你們快說吧！

桂英：沒別的話，我要向大理院上訴，剛才他（指着沈）說他有一位朋友，只要肯出來幫忙，官司一定會贏的。那人來的時候，你却要重重的託他，莫要冷淡了人家。

桂母：你真把我說糊塗了。照你說官司贏了又便怎樣呢？

桂英：以後的事，不要你管。現在你就這樣的做，趕快把那紅帖子退給人家去！

桂母起立沒精打采的走出。桂英也起，走到門前關門。沈寅年也站起來了。

沈：商議定了，我便找他。

桂英（拉沈手同坐）：別忙，吾愛（親沈吻），我走了好久，你不嫌孤寂麼？我倆親熱一回再去不遲。

沈：事情做好了，我倆親熱的日子長哩！我就去，沒有多遠。他

答應了，馬上就回來的。

沈起靈，桂英開門，送出門外，轉身至粧台前，又照鏡理髮，取粉盒撲粉，點胭脂。又到牀前換上衣包內新裙，左顧右盼，作風流自喜狀。又將牀上收拾清楚，几椅拂拭一過，案上書物也重新整理。剛收拾好，坐下看報，桂母匆匆走入，至桂英面前站定。

桂英（抬頭看見了伊母，將報擲下作驚慌狀）：你又來做什麼？

桂母：阿桂！我想那紅帖子，黎家嬌嬌一定不肯收，所以我又拿回來了。（說罷，從懷中取出）

桂英：不成，還是趕快送去，頃刻這裏就有客來，不便說話了。

桂母：我的姑娘，真難壞我了！人家都說我沒用，在自己養的閨女面前都當不住一點家。罵得我啞口無言，回來和你說，你又不分皂白的，只逼我退給人家。丟我的老臉，不算什麼，實在是傷我的老心嚙！（說罷，掩面泣）

桂英：你自己尋的，能怪誰來好，去別就攔了。

桂母拭淚走出，桂英重拾起報紙來看。

沈寅年引楊大年走入。楊不住的四下張望。桂英忙丟開報紙，起立，沈從旁介紹。

沈（向桂指楊）：這是米斯特楊，不認識麼？學問道德都很高尚的。久已想來和你談談，到今天才介紹他來，真辜負了他一片誠意啊！

桂英與楊握手，敘禮，讓坐，楊左沈右，坐下去，桂英復送茶，然後就楊下首坐下。

楊：久已聽米斯特沈談及米斯李爲人真令人欽佩極了！今日又聽說米斯李有些不如意的事，所以請他（指沈）介紹過來談談。請米斯李把這事看開些，不必介意。（說罷兩眼瞅住桂英，桂英假裝不知道）

桂英：承先生的好意慰問，感激得很。本來這種不自由的婚約，在二十世紀是不應該有的。現在法庭裏只知將就社會的習慣，不敢公然判定離婚，所以鄙人的意思，還打算上訴。

沈：不錯，你打算上訴，無妨和米斯特楊詳細的討論。他是極熱心扶弱鋤強的人，能幫忙的，他沒有不幫忙。

桂英：那好極了！我就把這案的先後狀子，和判詞都找出來，請

楊先生看一遍再說。

桂英從抽斗裏找出許多狀子，和二次判決書遞給楊，楊接過來看了幾分，便又交給桂英。

楊：米斯李，你這案還有希望，判決的理由，不十分充足。只要請一位好律師做狀子，上訴可望得勝的。

桂英：先生！我曉得那個是好律師？況且律師做狀子，是他的營業，我一個窮學生，那能出重大的酬報呢？

沈：米斯李這你不消慮得，米斯特楊很認識幾位大律師，但是你要打定主意才好！

桂英：那麼，我把家母請出來，我們共同商議定了，再着手做去。

楊（點頭）：也好！米斯特沈看是怎樣？

沈：當然如此辦理了。

桂英（起立）：二位少待，我去請家母來。（說罷鞠躬走出）

沈（向楊，楊目送她入）：老楊！我所賞識的人會錯麼？

楊（點頭）：還過得去。也說不得怎樣的美。

沈（微笑）：你不賞識，我還有什麼話說？

桂英引母走入，向楊介紹，四人同歸坐。

桂母：剛才聽小女說，楊先生對她的官司很關心的，只是舍下

沒人，先夫去世以後，這官司完全是沈先生料理，那知到了昨天，判決書送來了，還是敗訴。我的意思倒沒什麼，養女總要嫁人的。不過愈家那孩子真太不成了，沒有法只得再上訴吧！若是有人能替她（指桂英）把官司打贏了，我就把她許給那人，無論怎樣，總比嫁那愈家小子好多了！（沈大驚桂英以目止之）

楊：說不到那些話，我們都是受過新教育的人，彼此是應該互助的。況且令愛這官司，不僅是她一人的事，可以說是與全社會的青年男女婚姻都有關係的，若果一敗到底，將來青年的婚姻，就沒有一點自由的希望了。我們努力新文化運動的人，對於這種事尤其要出來幫忙。你老人家放心，官司我可以包打，用錢託人，都是我姓楊的一個人來。

沈（向母）：伯母（指楊）他是我的好朋友，和我一樣的可靠。

桂母（點頭）：阿桂你的意思怎樣？

桂英：我現在只求和愈家脫離，別的事都不成問題，怎樣說我

便怎樣做。

楊（從懷中取出皮夾打開，拿一張支票蓋私印後，交給沈，作誇富狀）：老沈這是五百元支票。現在我同你向銀行去一踰取回來了，再去找趙俊做狀子，你看好吧？

沈（接支票）：可以！可以！你先走一步，我隨後就到。

楊起行，沈和桂英送至門，幕徐徐下。

第二幕

佈景：楊大年的書房。中國式的陳列，兩旁均有茶几交椅。右首下面是睡椅，左首下面是書案，兩壁掛着結婚的喜聯多付開幕時，楊坐案前，低頭寫字，女僕匆匆走入，至楊前站定，楊仍不知。

女僕：老爺！楊驚，抬頭向女僕。太太不知那裏去了？天快晌

午了，要向她討錢買菜呀！

楊：你到前院沈家去看看她在那兒麼？

女僕：沒有！沈先生起早就出門了。

楊：你到隔壁李家去看看，或者在她家裏也未可知？

女僕下，楊仍寫字，桂英匆匆走入。

桂英（向楊拍一下）：啊！嚇你也不乏麼？清早起來寫到現在，

該休息一會兒。功課沒有身體要緊呀！

楊（收拾筆墨後，向桂英）：我到沒覺着乏，只是有一點餓，周媽找你討錢買菜，你看見她麼？叫她趕快買菜弄飯喫吧！喫完了飯，我還要試教哩。

桂英：我看見她了，已經給她錢去買菜。你想喫什麼？我自己去給你弄來。

楊：不……你坐下，我倆親熱一回兒。（說罷，拉桂英坐身邊椅上。）

桂英：兩人坐着不說話，四隻眼對望有什麼趣呢？我還是去指揮周媽給你弄飯吧。

楊（搖頭）：不要去！我有話問你。

桂英：什麼話？你說呀！

楊：你剛才又從老沈那兒來麼？

桂英：沒有，他不在家，我去做甚？就是他在家，我也不常去的。我

說這話，想你必不信了。

楊：那是自然的。我不是說你不該去的，你們本是老朋友。這回

你的官司打贏了，雖說是我的力量，却是總沒有他幫的忙多。我不過化了幾百塊錢請律師託人寫了幾封信去疏通法官就是了。其實費了我什麼力量。不過你娘當日說的話不得不這樣做。我何嘗願意你們倆的事不成功呢？

桂英：我和他有何事，不過是一個朋友就是了。他幫我的忙，叫做累死不討好。若不是遇着你，官司那能打贏呢？你要知道，我是一個有眼力的人，他從前在我面前無論怎樣討好，我始終把他當一位朋友看待，並沒和他發生什麼關係。却是見你的面就不同了。你看當日我娘說那話的時候，我毫不猶疑的就答應下來。這你也應知道我了。

周媽持提盒走入。至桂英前放下，揭開盒蓋，裏面裝有花粉香水手巾等物。

桂英：這是那兒來的？

女僕：外老太太前街住的黎大奶打發人送來的。說是不知道太太前天的喜事。沒有送禮，今天見着太太知道了，所以補送一分來。

楊（向桂英）：那一位黎大奶，我見過麼？

雙的——特者

桂英：就是上回拿紅帖子逼我的娘收下的黎家孀婦，他從來是不理我的，今天從我家後門走過，看見了我，問我在這兒做甚？我就把官司了結的情形和前天出嫁的事告訴他了。那知他回去就補一分禮來。依我癖氣不收他的，叫他送到俞馨頭家去。

楊（搖手）：不能那樣。你消消氣，聽我細說，他們小戶人家，全是勢利眼，從前俞家官司打贏了，他就覺得俞家的勢力大，不可得罪的，所以逼着你娘收那紅帖子，也不是他的本意，不過想在俞家面前討好就是了。現在看見我出來把你的官司打贏了，知道我的勢力更大，偏偏你又嫁了我，他怕你記着逼你娘收紅帖的仇，所以趕忙補一分禮來，你若是不收，更是使他害怕了，我說還是收下吧！何必叫她們小戶人家不安呢？

桂英：照你說，是要收下了，（從懷中取一賞封遞給女僕）好！周媽把禮檢下來，送到上房去。把這賞封交給送禮的人，你就說太太先不肯收，還是老爺勸着收的。
女僕將提盒蓋好，點頭持盒退下。

一〇七

楊：把我們的話也岔開了！再接着說吧！你和老沈當真是魚清水白的麼？我記得有一天報上還登過你倆的事，總該不假吧？我不是怪你當日不應該和他親近，因為你待我很好，便想到待他當然比我更好，現在把更好的丟開不理，這怕是不近人情吧！

桂英：我說過了，和他只有友誼，沒有別的。不過爲着打官司，求他幫忙，在他面前假以詞色是常有的，實在沒有發生戀愛。我哄你何益處？況且他並沒把我官司打贏，我也沒酬報他的必要。我因爲打官司，受經濟的壓迫，已經痛苦極了！他是一個窮措大，和我一樣，那能同你比？我和你多麼享福，多麼如意，怎麼會再去想到他？

桂：啊！你們這般文明的女子，雖然是愛小白臉，可見得還得要錢才好。老沈倘若有了錢，你和他一定是和從前一樣的了。

桂英：那也不見得，他縱是有錢能替我請律師，他不能寫信託人在北京疏通法官，官司還不得勝訴，終究是無濟於事，必待你出來，才能了結這回事，我待他自然是不如你了。

楊：啊！你們文明女子，不僅是愛有錢的小白臉，并且還要有勢力。我知道了，我不是認識北京幾位濶老，我倆還是在兩下裏的。

桂英：你也太糟蹋人了！他現在就是富有萬貫，勢壓百官，我也不和他親近的。你就把女學生看得這樣低！（假作怒容）

楊：你別生氣，有話好說啊！我問你，你這又有什麼理由？（出聲的假笑）

桂英：我告訴你聽吧！現在一般老頑固，動不動就說「女子的性情是水性的楊花，若不用禮法拘束住，讓他自由結婚，他一定見一個愛一個，將來要成一種一妻多夫的風俗。」你想這話，我們能聽得入耳麼？在這過渡時代，我們務必自己尊重自己，那怕是我從前愛過的人，到後來和別人結了婚，當然要和他疏遠些，使一般老頑固知道我們不是他們所猜想的人，才能把女子的人格提高，自由結婚，自然就容易普遍的實現了。你偏要說上許多難聽的話，又是說我上他那去，我上那兒去好死！

楊（起立欠伸）：啊呀！聽你說的話，你真可以做現代文明女

子的模範了。卻是老沈未了解你的意思，倘若他要把你還當作從前一樣的看法，你能拒絕他麼？（說罷自由走動。）

桂英：我有什麼不能呢？我想他一定也了解我的意思。我們結婚後，他並不常到這兒來，這就是他曉事的地方。

楊（拍手）：不錯！他不常來呀！從前我倆常在一塊的。哎！爲著你，我的好朋友也少來了。（站定，向桂英。）恐怕這不是他了解你的意思吧？譬如一件東西，我極愛牠，雖不是我所有的，但我正在設法想把牠弄到我手裏來，偏偏不湊巧，來一個強有力的人，把牠拿去了，我又不能和他奪回來，你說我心裏懷恨不照這樣說，老沈現在恐怕是懷恨我哩？

桂英：你的話真不於倫了！我本是和你一樣的一個人，怎能比作你們搶來奪去的一件東西？就照你所說的比喻講，好東西人人都愛，你拿不去是因為你無力，那能怪到強有力的人呢？（說罷，站起。）

沈寅年由門入，與桂英四目相視，含怒意。桂英低頭不語，楊大年前拉着沈手，沈才轉過面來。

愛的犧牲者

老楊，你好樂呀！

楊：不過也就是這麼一回事吧。你怎麼這樣慌慌張張的走進來，站在屋當中，好像生氣的樣子。不妨坐下細談。（沈楊同坐，桂英仍站立不動，手足無措。楊向桂英。）你也坐下，彼此都是老朋友，不必客氣。（桂英也坐下。）

沈：我到你這兒來，是因為有事和你商量。不然，我不會來，打斷你們的興頭。我想你一定可以答應我。

楊：什麼事，說得這般鄭重？祇要是我力所能及的，斷不會不答應，請你快說吧！

沈：沒別的事情，學校經費拖欠到半年了。官廳總是一個無期的展期，差不多算是沒有發薪的指望。我現在要訂婚，需一筆款子，想你往銀行替我借幾百元，不知道你可以幫忙麼？（說罷，瞅桂英的面，桂英忽現笑容，楊也轉看桂英一笑。）

桂英：啊！沈先生也快結婚了，不知是和那位女士有約？說我們們聽聽！

沈（苦笑）：那有文明女士肯紆尊降貴和我這樣的人結婚的！我現在夢醒了，不作那一種妄想。（桂英又現局促不安）

狀。

楊：想必是大家閨秀了。你說是那一家，我們替你打聽打聽。

沈：也沒有大家的閨秀肯嫁我這窮措大的。我想託人在小戶人家尋一個假冒女學生的人，（桂英變色）給他幾百塊錢買回來，爲妾，爲婢，隨我自便。玩厭煩了，我也可以隨時丟掉不要，這多麼自由呀！

楊：老沈你這樣行爲有些不對，我不贊成。若是正式訂婚，我可以幫忙，這個不敢與聞。

桂英：大年，你錯了！人們行爲，對不對沒有什麼標準？你看他對他也許看你不對，各人見解決不會一樣。你就是覺着他不對，也要出來幫忙，人們本來是互助的；況且你倆又是好朋友呢。（沈怒視桂英）

沈：是呀！人要朋友，就是到人有事的時候能幫忙的。譬如你的官司，若不是朋友幫忙，那能有今日呢？

楊：老沈，你說話更不對了。你這種行爲，那能和他的官司比呢？他是爭自由，理直氣壯，我們主持公理的人應該幫忙的。

沈：噯，錯啦！你沒聽米色斯楊說過麼？人們行爲是沒有標準的。

你說他的官司是我們應該幫忙的，恐怕社會上大多數人心理，都覺着不對吧？明明是破壞綱常，蔑棄禮教，還講什麼爭自由。

桂英：好，不必再辯了，我看沈先生的事，大年是應該幫忙的，幾時用款，便早一日通知就是了。他不願意，我可當一點小家的存款取款的摺據和印信，都在我手裏，三面說明，都不要再說了。從此辯論終結罷。

沈（起立）：老楊你今天下午不去試教麼？功課預備好了吧？現在快十二點鐘了，我也要出去走走。（三人同至門前，沈下，楊同桂英復歸坐。）

桂英：吾愛他來向你借錢買女人，你應該早答應下來，也免得和他叨叨嘮嘮的這麼久。

楊：你沒着見他的意思麼？進門來便不懷好意的。我說他懷恨我，你還不信，這你信我的話了吧！

桂英：我何嘗不知道，我想他買了女人，就可把他因爲我恨你的意思，轉移過去，也是全你們友誼的好法子。

楊：他何嘗是真打算買女人，不過借題發揮，跑上門來糟蹋我

倆就是了，難道你還沒看出來麼？

桂英：那他就錯了，踴躍我們於他並沒益處，於我們也沒什麼

害處，不過洩洩窮氣罷了，真正可笑！

女僕（持名片走入，向楊）：老爺，飯開在上房裏面了。（又將

名片給桂英。）有一位客要見太太。

桂英（接名片一看，皺眉）：他要見我有什麼事呢？

楊：那一位，是你什麼人？

桂英：是張子香，和我從前在小學校裏同學，他見我有什麼事呢？

楊：無事，他又不來見你了，叫周媽請進來吧。

桂英：好，周媽去請進來。（女僕下。）你和他見面不？你若不願

和他見面，就往上房喫飯去。

楊：是你的朋友，專來會你的，我無見他的必要，我去喫飯了。（

楊下。）

女僕引張子香由門入，桂英起迎，握手敘禮讓坐，周媽送茶

畢即退下。

張：啊！你現在是米色斯楊了，我來得冒昧的，請你莫怪。因為

近兩天和家裏人生開氣，悶極了，想找你談談，到你家去聽

說你的官司了結了，已經嫁給一位姓楊的，住在這兒，所以

我就找來了。但是你好狠心，臨走的時候，也不通知我，作一

個最後歡聚的紀念。我想必定是受了姓楊的逼迫，你才走

得這樣急促的。

桂英：你祇怕不知道這事的原委，等我說給你聽，因為我的官

司在高等廳敗訴以後，我的娘逢人便說，「誰能幫我上訴

把官司打贏，便把我嫁誰。」那時並沒人出頭幫忙，我的朋

友楊沈先生便介紹了他請律師，說人情，鬧了這麼久，官司打

贏了，我娘不能翻悔前言，他又是急待結婚的，所以匆匆忙

忙的就結婚了。

張：你娘說的話，我偏沒聽着。我要聽着了，用幾千元請律師，我

也出得起；託託當代的大老們說情，我也做得到。你應該和

我說，我做到了，你嫁了我不比他還好麼？

桂英：你已經結婚了，難道還要我去作二房麼？

張：做二房也不算什麼不體面的事，只問你和我有沒有愛情，

你不是說過：『若是真有愛情，什麼名譽咧，幸福咧，沒有不

可犧牲的麼？』這樣一來，漫說作二房，就是三四五……房也沒不可的。可見得你平日和我甜言蜜語，一概是虛偽的。哦！你這班文明女士的手腕真高呀！

桂英：我請你莫說這些話了，現在我所處的境遇和從前不同，所以也沒有從前那樣的自由了。我的丈夫妒心很大，倘若聽見你和我說的一派話，一定和我翻臉的。

張：怎麼你不是求自由的人麼？為什麼要找一個不自由的境遇呢？你丈夫有妒心，我也有一點，他和你翻臉不打緊，若是真正脫離了，我還要你。無論你怎樣的不愛我，我總是愛你的，我對你的心，永久都是這樣。

桂英：好你的意思，我很感激！他快來了，我們談別的事吧。你瞧這書房沒有你的裝飾好看，卻也別緻。他是一個愛好的人，擺列的東西都有一定秩序。

張：閑話不必說，我走了。（張起行，桂英送至門，復歸坐，現懷喪狀。楊走入，桂英復起立牽楊手。）

楊：嗚你的手怎麼這樣的涼，又和那人生氣了麼？（桂英搖頭）
女僕（走入向桂英）：太太，客走了，可以往上房喫飯吧？

桂英：我不喫了，下次若有人來會我，一概擋駕，就說我有病。（女僕點頭退下。）

楊：天不早了，我不能和你再談，要往附屬小學上課去，你在家莫要發悶，那些老朋友來會你的，不會也好，免得先開氣。（說罷，牽桂英手同行至門，楊下，桂英復上，又呆着。）

（沈寅年怒不可遏，從門闖入，至桂英前站定，桂英起立讓坐。沈堅握桂英手不放，桂英擺脫不開。）

沈：我看見他出去了，所以趕進來找你說話。桂英！我虧負你麼？事前我倆商議的話，想必是取消了。

桂英（牽沈手同坐）：請你消消氣！有話慢慢的說，沒有說不明白的。我倆說不到誰虧負誰的話。從前我倆商議的，也是要慢慢的進行，頃刻實現，恐怕是做不到。

沈：我不能忍耐了，所以我問你若是我虧負你，我就立刻自殺在你面前。（說罷，出手槍，桂英忙向前奪去。）若是不虧負你，你必定要守前約，不能讓他永久的霸佔。

桂英：我剛才說過了，我倆的事要慢慢的進行才有益，你還不明白麼？

沈：我是明白的，你李桂英是俞家頭的未婚妻，因為我倆發生了戀愛，便鬧了兩年的離婚官司。打官司的目的就是我倆結婚，憑空姓楊的把你佔去，我幫你兩年的忙是幹什麼呢？

桂英：你說的不錯，但最後不是他出來，我又那能和俞家脫離。他既幫了最後的忙，也是爲的我這個人呀，和他結婚不久，又想脫離，他的金錢勢力，你是知道的，決不放手，於我倆的事還是無益。

沈：世上最寶貴的東西，沒有比得上愛情的。我從前也想暫時供他的性慾，犧牲一點未嘗不可。誰知那東西是整個的，一點也犧牲不得，若是看見別人玩弄自己的愛人，一刻都不能容忍。要講犧牲，除非是消滅了知識，喪失了情感，毀壞了身體，變成一塊頑石。不然就是死了也不閉眼的。我看我倆最好是作一個大犧牲，同時自殺，完結了這重公案，我現在（取懷中藥包）帶了一包砒霜用，水沖下去，我倆分喝，不到半日便沒事了，讓姓楊的再去霸佔別人吧。（說罷將藥包置掉上。）

桂英：那更不能，你是有爲的青年，前程遠大，我還有老娘在世，

全指望我一人，我死以後，他必不理她，老人家無依無靠，我死也不能放心！所以我想還是另打主意的好。（說罷將藥包放在衣袋內。）

沈：別的辦法都是很慢的，還有一個主意，我又做不到。

桂英：你也有做不到事麼？不妨說出來商量一下。

沈：最好就是我倆立刻逃走。但是我分文沒有，能逃往那兒去呢？

桂英：錢倒不着急，他的銀行來往摺據印信，都在我手裏，取來用就是了。但是逃走以後，他決不放手，倘或捉到了，我倆那時的人格完全破產，真是欲死不得，求生不能了。

沈：你這是有意拒絕我了，不肯自殺，又不肯逃走，明明表示和姓楊的不能脫離，還說什麼我絕望了，還是我自己自殺吧。

（說罷，向桂英奪取手槍，桂英跪下哀求，沈慢慢坐下。）

女僕手持信及傳單由門急上，見桂英跪沈前作驚駭狀，信及傳單均由手中落下，急扶桂英起。

女僕：太太請起來吧，沈先生坐在面前哩！

桂英急急起立，拭淚理髮後，歸坐。

桂英：你來做什麼？（忽見手槍在地面，忙拾起交給女僕。）收

到上房裏間小櫃子去。（女僕接手槍欲走。）有什麼事？

女僕：啊！（左右顧盼，將地上信及傳單拾起交桂英。）學堂裏

校友會送來一張傳單，是下午五點鐘開會；銀行裏送來一

封信，說是請老爺晚上過去算帳。

桂英：老爺在附屬小學裏上課，（把信及傳單接過去一看）

你打發人送去就是了。（女僕退出）

沈：桂英，我現在有了解決一切煩惱的主意了，這辦法更好，

桂英：（急問）什麼更好的辦法？

沈：等大年團來的時候，我先殺了他，然後我再自殺，你願不願

自殺，任憑你自己。我雖是愛失的人，但殺了我的愛之敵，我

死也是快活的。

桂英：（驚惶的說）還是不好，你知道他近來防備你麼？恐怕

你沒動手，他早已知道了，那更不妥當。

沈：我決定殺他，殺了他出我的恨，真是快事！但我的愛之敵去

了，愛的人當然是我的了，我再自殺，未免不值得，我不自殺

我……不自……殺，決定殺……他。我親愛的桂英，決定殺

他，你怕不許我自殺啊！

桂英：你殺了他，也要償命，於你還是沒益，我勸你忍耐些，能要

知道我的心全用在你的身上，遇着機會，一定照從前說的

做，你放心吧！

沈：我不能再聽你的話了，你何嘗爲我設想，全是爲自己打算。

你和我現在更沒有愛情了，還比不得從前。你如真正愛我，

一定也會同我一樣的不能忍耐了，那有心情和他說笑呢？

我決意殺他，不過早遲不定。現在存一個殺愛之敵的心，愛

的痛苦，當然減少。不錯！就是這種辦法。

桂英：寅年你莫惱了！我去弄點湯給你喝，好吧？（沈搖頭）吾

愛我的心粉碎了！暫且不談那話吧！

沈呆坐，好像沒聽見桂英的話，靜默約二分時，桂英亦呆望

着。

沈：（拍案）好！桂英，你真守前約麼？

桂英：那能說不真的話，你還信不過我麼？

沈：我有辦法了，請你把他常用的圖章給我一個，明早就交還

你。

桂英：可以給你的，但必須到明天下午才好，因他今晚要到銀行查帳，一定要用的。

沈：主意已定，決不猶疑，立刻去取來，今晚七點鐘以前也許給你送來。（桂英略遲疑，）你不去取麼？（聲色俱厲。）

桂英（戰慄）：我就去拿來。

沈大笑（幕急下）

第三幕

「佈景」警察廳臨時設備的法庭，上列三席，正中坐軍法課長，左邊是地方檢察長，右邊是警察廳司法課長，下面兩旁是警察和衛兵分隊站着，都是全付武裝。還有兩個便衣偵探站在下面。

開幕檢察長手執告示一張細看，司法課長將公文一角交軍法課長後，又檢出傳單一束送去。

軍法：現在楊大年既然自首到案，不妨叫上偵探來細問一遍，然後再訊，較有把握。

檢察：這種證據從那鬼得來的呢？是偵探得到的，當然先問他。

警法：告示是黑夜貼在街口上，早晨崗警揭下來的。至於給商會的公文，和各學校各團體的傳單，是偵探得來的。

軍法：傳破案的偵探上來。（兩個司法巡警，挾着偵探二人上去。）這公文和傳單（指以上各物）是你兩個發見的麼？

偵探：（同聲）是的。

軍法：從那兒得來的呢？

偵探甲：商會的公文，是從商會直接得來的；各學校各團體的傳單，也是直接在接傳單的地方得來的。

軍法：糊說商會的公文是文牘保管的，你們怎能得到手？

偵探乙：不瞞大人說，現在各機關，合團體，偵探都有內線，他們裏面一舉一動，偵探部都知道，莫說是這樣大的事。

軍法：接收公文，和傳單的地方，你們都有內線，第一師範學校裏面當然也有了，沒得到發出公文和傳單的報告麼？

偵探乙：沒得到，因為楊大年不在校內住宿，所以這東西也不是在校裏發出來的。

軍法：楊大年的家，你倆到過麼？

偵探甲：今早晨去過一次，楊大年已嚇跑了。他的女人也知道

我們是偵探，他說這事是有人陷害他丈夫的。叫我們小心些。後來往他上房裏去檢查，在裏間小櫃內搜得手槍一支，（從懷中取出呈上）子彈俱全，請大人檢驗。

軍法：（向檢察）這更是強有力的證據了。（檢察點頭）下去！（偵探退出）傳楊大年上來！

四警察四衛兵同下，又擁楊大年上，至案前各復原。

軍法：好一個文明的學生，犯了罪能出來自首，究竟是受過教育的的人和愚民不同。你是楊大年麼？

楊：學生是楊大年。

軍法：你在第一師範讀了幾年書？

楊：現在是四年級，暑假就畢業了。

軍法：哼！離畢業只有幾十天的光景，真是可惜！你們師範畢業，當然是充小學教員的，還愁沒事麼？爲什麼要做這犯法的事？

楊：學生並沒有做過犯法的事，聽說警察應得了許多證據，學生是專來證明的。

軍法：還證明什麼？（指布告公文傳單）這上面都是你的中

文和英文名字，並有你的私印一顆，還抵賴麼？

楊：那是仇人陷害的，所以學生特來說明。

軍法：你的名字人家可以隨便寫上，你的私印那能亂印的？

楊：學生的私印是初七的夜晚失去的，大人不信，可向裕民銀行調查帳簿，學生每次查帳都有私印，只有初七的帳沒有蓋印，這就可以證明學生的私印是失掉了。

軍法：你的私印可知在那兒失掉的？

楊：是在學生內人收藏着，當晚往銀行查帳時便不見了。

軍法：糊說！婦女們看男子的印極寶貴的，必定收藏得很嚴密，決不會失掉。我還問你，你家裏上房裏閣小櫃子內手槍是從那兒來的？（出手槍給楊看）

楊：學生家裏並沒有手槍，這必定也是有人陷害。

軍法：啊！找出來的證據，你便說是有人陷害，不用大刑，你決不承認的打金條！

楊：學生說有人陷害也有證據，請大人傳到陷害學生的人來，當堂對質，自不難水落石出了。

軍法：糊說！那有這麼多害你的人，還是要打！

檢察長：請軍法長息怒，他請傳案，無妨，就傳到他所指的人再訊。

軍法：也好，暫且饒你，你把害陷的人說出來。

楊：害學生的人，便是「一師」「附小」教員沈寅年，住在學生家前院，請大人趕快傳他，遲了怕他聞風逃走，還有學生新娶的內人李桂英，他和本案也有關係，務必同時傳到。

軍法：好，就照你所指的人傳來。傳沈寅年和李桂英到案。（四巡警四衛兵同退下。）

檢察：（向軍法）請再問楊大年和沈寅年有什麼大仇？

軍法：是呀，楊大年和沈寅年有什麼大仇？

楊：學生今年新娶的內人李桂英，沈寅年從前認識，因無力娶去，却被學生娶來了，他非常懷恨，時時想傾害學生，預備他再娶李桂英。要知本案原委，必得嚴訊沈李二人。

檢察：（搖頭）這不算大仇，殺不上陷害一個人命，請再問他

（向軍法）有什麼證據知道是沈寅年害陷的？

軍法：你有什麼證據知道他陷害你？

楊：（從懷中取出稿紙一束，內有木印一顆，交上）這是學生

在沈寅年臥室枕頭箱內搜出來的。請大人細看，等他到案，並對一對筆跡便知道了。

軍法：（接過稿紙及木印略看後，復交檢察）這算陷害的憑據麼？

檢察：（接過細閱）沈寅年到時，核對筆跡，才能知道這草稿是不是他寫的，請再問楊大年何故去搜查沈寅年的臥室？

軍法：你何故搜查他人臥室？

楊：沈寅年和學生是先後同學，素日極好。自從學生娶了李桂英後，他便無日不仇視學生。自己懷喪不堪，近日忽改變態度，異常高興，學生正不知是何緣故，昨日外間即謠傳軍警當局發見本案，學生便疑是他借端陷害。苦于沒有證據，所以今日乘他外出，就去搜查他的臥室，沒想到竟搜出這許多的東西來了。

檢察：據楊大年所供，本案與政治毫無關係，什麼「自治軍總司令」「討逆團」「敢死隊」一概是假的了。但是案情重大，內容必極複雜，決不能聽他一面之詞，請注意（向軍法）李桂英二人供詞才是。

軍法：這個自然，督師命令窮追主使的這種大事，決不是學生的主動，沈李到案時，當然要嚴訊。

四巡警上，到案前稟明沈李已帶到。

檢察：（向軍法）請先訊李桂英。

軍法：李桂英不是主犯，還是先訊沈寅年吧。

檢察：據楊大年所供，本案發生全因李桂英一人關係，先訊李

桂英與楊沈二人的糾葛，便可證明沈楊是否有仇，再訊沈寅年，自然較有把握了。

軍法：也好，傳李桂英！

四巡警下，一衛兵持信一封上。到案前交給軍法，軍法看信皺眉。

檢察：督帥又有什麼訓令？

軍法：阿呀！可了不得！李桂英的神通真大地撇了張子香寫信給督帥替他洗刷，督帥叫我們酌度辦理。

楊：不錯！他認得張子香，其餘的濶朋友也很多，請大人明鑑，莫要使奸人漏網。

檢察：這你不消慮得，我們是按照法律辦理，就是總統也說不

了人情的。

四巡警四衛兵押李桂英上，李見場面現局促不安狀。

軍法：你是李桂英麼？

桂英：學生是李桂英。

軍法：啊！你也是學生，在那個學校讀書？

桂英：前二年在培坤女學高小二年級，因為先父見背，家庭供給不了，所以就沒讀書。

軍法：你幾時嫁楊大年的？

桂英：今年三月十五日。

軍法：未嫁以前，認識楊大年麼？

桂英：學生去年因有一場官司，經沈寅年介紹楊大年出來幫忙，所以認得他。

軍法：啊！沈寅年介紹認得的，你認識沈寅年比楊大年早了，你怎認得沈寅年呢？

桂英：他在培坤學校當過三個月教員，常和先父來往，所以認得他最早。

檢察：（向軍法）問她去年打什麼官司？

軍法：你去年和誰打什麼官司？

桂英：和本城俞篋匠的兒子退婚。俞家不允，就打起官司來。

軍法：啊！你從前是許配俞家的，爲什麼要退婚呢？

桂英：因爲現在的女子要求自由的，從前父母代訂的婚姻極不自由，爲女界爭自由起見，不得不和他離婚；況且俞家那孩子，人格，知識，品行，性情，都和我相等，尤其是要和他離婚了。

檢察：（向軍法）問她離婚的官司打了好久？

軍法：你這官司打了好久呢？

桂英：打了兩年，直到大理院才勝訴。

軍法：你是因爲楊大年幫你忙勝訴了，才嫁他的麼？

桂英：是的，當時我娘說過，誰出來幫忙把官司打贏了，便把我

許配誰。楊大年替我出錢請律師，把官司打贏了，所以我嫁

軍法：你自己的本意也願嫁楊大年麼？

桂英：我和楊大年初見面時，尙不願嫁他，官司打贏了，嫁他以後，也就沒有不願的了。

愛的犧牲者

軍法：你的本意想嫁誰呢？

桂英：是沈寅年，就是因爲想和沈寅年結婚，才和俞家打離婚的官司。

軍法：你嫁了楊大年，沈寅年願意麼？

桂英：自然是不願的，因爲楊大年把我的官司打贏了，他沒法子，和我商議不久再與楊大年脫離。

軍法：你答應他沒有？

桂英：沒有，前天大年不在家，他逼着我和大年脫離，我不答應；後來他又拿出手槍自殺，被我奪下去了；他沒法，又叫我和他同死，我也沒答應，最後他就走了。

軍法（點頭，出手槍示桂英）：這是沈寅年的麼？

桂英：是的。

軍法：啊，楊大年的私印是你收藏的，爲什麼失掉了呢？

桂英：沈寅年逼我拿給他的，我想這私印是往銀行取款時用的，想必沈寅年要用錢，所以就給他了，他允當晚上點鐘以前送來，那知到現在也不送來了。大年爲這印，和我吵了好幾次。

檢察（向軍法）：現在可以傳沈寅年了。

軍法：傳沈寅年上來！

四巡警四衛兵同下。

檢察：（向軍法）本案完全無政治關係，由種種證據可以證明，依法律解釋，不能構成死罪。

軍法：訊明沈寅年再定辦法，現在戒嚴期內，發現這種種擾亂地方的文件，能說不應該槍斃麼？

四巡警四衛兵擁沈寅年上。

軍法：你是沈寅年麼？

沈：我是沈寅年，你若不信，可以叫李桂英證明。

軍法：你一向是什麼職業？

沈：當小學教員，近來各小學不請我，我的母校附小缺一助教員，我就補了這缺。

軍法：每月多少薪水？

沈：十二塊大洋，還扣去三塊伙食。

軍法：薪水雖不多，一個人也費用了，何必做犯法的事呢？（出

稿紙示。）這是你做個麼？

沈：（接稿略看）文是我做的，字是我寫的，我刻的木印，蓋了楊大年的私印，一點也不錯。

軍法：你為什麼要做這事呢？難道你不知道這是大罪麼？

沈：我要處死楊大年，所以才想出這事來做。

軍法：為什麼你要處死楊大年呢？

沈：因他搶劫我。

軍法：那你可以告他。

沈：法律上沒有明文，告他是無效的。

軍法：豈有此理！他搶劫什麼？

沈：他搶劫我的東西，是世上有一無二，現今的總統，從前的帝王，也沒有那樣尊貴，法律不許我控告，社會不予我援助，我又無力從他手裏奪回來，除非殺他，才可洩忿。但是殺他又為法律所不許，所以我冒險做了這回事。

軍法：你被他搶劫的究竟是什麼貴重東西，無妨明說！

沈：他搶劫了我的愛，這就是最神聖，最貴重的東西。

軍法：糊說愛是什麼東西？

沈：愛是真，是美，是善。社會國家世界能夠不毀壞的，就是因為

有愛。

軍法：他怎樣搶劫去的？

沈：他用最厲害的武器，是我抵禦不住的，所以就將我的愛搶劫去了。

軍法：他搶劫你的愛在那裏放着？

沈（指桂英）：就在這裏。

軍法（大笑）：原來是他把你愛的人娶去了，說得這麼慎重，幾乎把我也弄糊塗了。沈寅年，你年紀也很輕，爲着和人手一個女人，犯了這樣大的罪，真不值得！

沈：我的行爲，你們說是犯罪，我的良心，却一點不覺是犯罪的。若果我讓楊大年把我的愛搶去了，置之不理，那才是真正的犯罪哩！請問人家爲什麼要殺賣國賊？就是因爲他不愛國。我這愛不但和愛國的愛是一樣；和上帝愛世界的愛比起來也差不多。楊大年雖不是賣國賊，他是盜國的大敵，國民對敵的心理怎樣，我對他的行爲便應該怎樣。如何能說我是犯罪！

軍法：好，就是你說的愛是不錯。楊大年何嘗是搶劫了你呢？

愛的犧牲者

沈：我的愛變成他的私有物，這是搶劫的事實；他仗他錢多替

李桂英請律師；仗他勢大，向法官說人情，這是他搶劫的行爲。世間強盜的利器，沒有比金錢，勢力兩種東西再厲害的了。沒有錢收買議員票，沒有兵對付反對黨，便不能搶劫總統。這種搶劫行爲，和楊大年並沒差別，你們只知道拿刀放槍，攔路破門的是強盜，却不知道大強盜更厲害哩！什麼是輿論？什麼是法律？不過是供強盜利用的東西罷了。

軍法：我不同你胡扯。只問你做的事應得什麼罰，你該知道麼？

沈：我沒犯罪，我並是含冤負屈的人。你們不能給我伸冤理屈，反而處罰我，問問良心上過得去麼？

軍法：糊說！我告訴你的罪名。我們是依照法律做事，不問你和楊大年爭女人的事情，現在戒嚴期內，你捏造文件擾亂地方，就該軍法從事，執行槍決。

沈：啊！原來是這個罰，好好執行的越快越好。我們被掠奪的人，生存是痛苦的；最大的慰安就是死……死……死哈！（大笑）往安樂國去，楊大年不能再搶劫我了。但我還要求一件事，必得允許我。

軍法：什麼事快說出來，可允許的自然允許你。

沈：在我未死以前，我還要和李桂英見一面，並且再和楊大年

說幾句話。

檢察：（向軍法）叫他當堂和他們見面說話就是了。

軍法：李桂英和楊大年都在這裏，准你和他們見面說話。

沈：（向李桂英）桂英，吾愛！到現在你還不願犧牲麼？死有多

麼好呀！來和我接最後的吻，愛人兒！快來吧！（桂英不動）

你不來麼？我對你還沒有真正的愛麼？我知道你是真正愛

我的。楊大年不過暫時的霸佔了你，終久你還是我的。他爭

不去來呀！你不來呀！你不愛我麼？我要自殺，你把手槍奪去；

我要殺楊大年，你怕我償命，這不都是你愛我麼？來呀！（桂

英稍移動）向前一步，我倆便接近一步；放快些走幾步，我

倆便接近了。快呀！快呀！愛的實現就在眼前了。（桂英走至

沈前大哭）吾愛！你哭什麼？爲着我要死麼？死是幸福，你應

該喜歡的。別哭！別哭！（攔開桂英面連接數吻）吾愛！你的

嘴唇是甜的，你的呼吸是香的，你的眼淚是酸而且苦的。從

前皇帝的御璽，現在總統的國印，什麼東西抵得上這些麼？

哈哈！我的愛是證實的，軍警們，法官們，和我的愛之敵不都

看見了麼？是我的愛吧？我看無論誰都不能否認。死，死，死……

吾愛，你也死吧？現在是到了難關過不去的時候了，你不

說過我倆作最後之犧牲麼？犧牲，犧牲，愛之犧牲者，多麼光

榮！多麼幸福！（桂英大哭！）

軍法（面現愁容，向檢察搖頭）：青年們爲一個女人，不顧性

命，本不足惜，但是……這未免……

檢察：這事李桂英也不能脫離干係，請將沈寅年訊明後，准敵

廳提訊李桂英沈寅年楊大年等，再定法律上處分。

軍法（點頭）：這也不錯！

桂英（止哭）：寅年，吾愛，我虧負你了。請你再生以後，莫要再

和一班無情無義的女子交際了。

沈：愛人兒！你何嘗虧負我，你身子在楊大年那裏，心都在我身

上，我是知道的。好了，我的愛證實了。你不願死，你便去吧！

（推桂英）快去！快去！我還要和你愛之敵作最後之談話。（

桂英退復原。沈向楊）大年學兄，愛之敵，我的愛是你私有的

麼？今天大家都看見了，都證明了，的確是我的愛，你還能

抵賴不來，來，我和你作最後之握手。（大年向前，沈與握手）你的金錢可以聘請律師，你的勢力可以壓伏法官；但是我的愛你還是奪不去的。你能霸佔李桂英的身體，我的精神依然和他在一塊，是你折散不了的；我的身體快死亡了，我的靈魂永久的浪游在世界上，散布愛的種子，叫你搶劫不盡。你知道麼？沒有最大的犧牲，不能得最後的勝利，我是愛之犧牲者，愛之勝利快到了，你這一班愛之敵的末日，近在眼前，快覺悟吧！（推楊，楊退後）軍警們，法官們，我的愛之敵怎麼不言不語？你們曉得不這就是他屈伏愛之下了。我要慶賀愛之勝利，我唱愛之歌。（大聲唱）

愛呀！你和生命同來，却不和生命同去。

生命有窮盡的時候，

惟你是綿綿不絕的，超時間的東西。

金錢呢，勢力呢，都是你之敵，

終久是要屈伏於你的。

愛呀！你這樣寶貴東西，

爲什麼常住在痛苦哩？

愛的犧牲者

不能忍受痛苦，便永遠見不着你，

甘爲你犧牲，你便得了勝利。

我是犧牲的先驅者，

願爲你化險巖而爲平地。

犧牲！犧牲！

勝利！勝利！

（轉向軍法）諸事都安排好了，請你執行吧！

軍法：你的軍事處分已定。還有和李桂英楊大年的糾葛，屬於普通法律範圍，尙待法庭裁判。當堂交與檢察官，三日內結案。

三法官同起幕急下。全劇終。

月夜

碧澄澄的天空，

懸掛着一團明鏡似晶瑩的明月，

在嫵娜的柳梢頭。

隨着輕清爽涼的金風顫抖，

把月兒的臉掩映得時藏時露。

月兒惱了，強作笑容道：

『輕頑狂謾的柳啊，謹防着將來的嚴酷之秋！』

一陣狂風，

挾着一朵烏雲，

虎吼着獍囚的聲音，飛奔前行；

霎時間遮籠月的光明，

頓顯出黑暗陰森之神秘來。

這時的一切啊，

都寂寂——冷冷——清清！

于錫乾

十三，八，於開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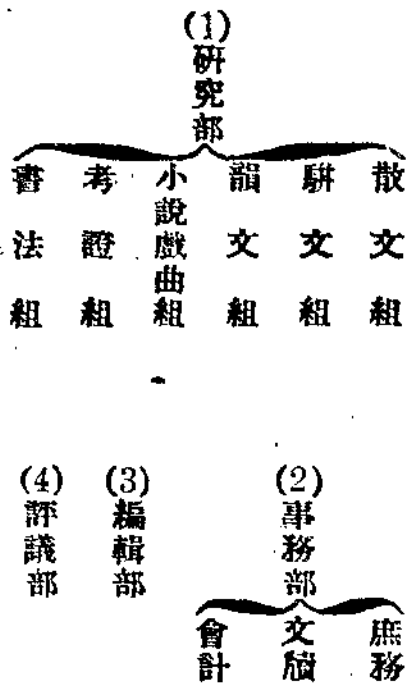
中州大學文藝研究會簡章

一名稱 本會定名為中州大學文藝研究會。

二宗旨 本會以研究國故及文學為宗旨。

三會員 本校學生入會者為普通會員；教職員入會者為特別會員。普通會員入會時，須經舊會員二人以上之介紹。

四組織 暫分四部：



五職員及職務

名譽會長二人，贊理本會一切事務；

中州大學文藝研究會簡章

正會長一人，總理本會一切事務；

副會長一人，贊助會長經理本會一切事務，——會長缺席時，代行其職權；

幹事各組一人，辦理本組進行事宜；

庶務一人，管理本會雜務，及文藝發行事宜；

文牘一人，司往來文件，及一切書記事宜；

會計一人，司本會收支款項；

編輯員二人，編輯本會出版品；

評議員各組一人，評議本會進行事宜。

六指導員 由本會聘請各專家，指導各組。

七選舉及任期 本會各職員，由全體會員互選之；以一學期

為一任，連舉得連任。新職員未產出時，舊職

員仍得行其職權。

八會期 常會每星期六下午一次，臨時會由會長途時招集；

職員會由全體職員每月一次評議會由會長臨時招集。

九會費 會員每人每學期洋五角；雜誌費由學校津貼；教職員任意捐助。

十本簡章有不妥處，由全體會員表決得修改之。各組簡章另定之。

中州大學文藝研究會第三屆職員及會員一覽

名譽會長 李敬齋 馮芝生

正會長 魏世珍 副會長 許敬參

庶務 藍青藜 文牘 任廣運 會計 石立朝

編輯員 李五橋 吳汝濱

韻文組幹事 張珩玉

韻文組評議員 魏漢章

散文組幹事 白永順

散文組評議員 黃延星

駢文組幹事 張孔嘉

駢文組評議員 張孔嘉

書法組幹事 牛桂芳

書法組評議員 許國祥

考證組幹事 党蘊秀

考證組評議員 侯執珺

小說戲曲組幹事 曲椿齡

小說戲曲組評議員 吳潤翼

會員（以姓字多少為序）

于錫乾 王昭旭 王培彬 王福由 牛桂芳

石立朝 白永順 任廣運 曲椿齡 汪全真

李道祥 李昭 李五橋 吳汝濱 吳潤翼

尙國幹 周世昌 孟憲光 周羣賢 侯執珺

梁鴻恩 許敬參 許敬武 許國祥 張孔嘉

張孝友 張珩玉 張鳴燦 張樹芳 張新國

黃延星 黃增祥 黃訓煒 閻本林 劉榮讓

藍青藜 魏世珍 魏漢章 黨蘊秀

捐款聲謝

本會成立以來素無基金此次創刊費資甚鉅除會員任負及學校津貼外不敷尙多幸蒙

諸位夫子特別捐助乃克將事同人等對於

諸位夫子提倡誘掖之至意無任欣感除登晚報致謝外特將

大名備載本刊用申謝忱

(以捐款原單先後爲序)

- | | | | |
|----------------------------|-----------|-----------|-----------|
| 張幼山先生捐洋十圓 | 楊鏡澄先生捐洋二圓 | 郭厚菴先生捐洋二圓 | 陳鏡三先生捐洋五圓 |
| 杜岫僧先生捐洋十圓 | 徐侍峯先生捐洋五圓 | 陳雨亭先生捐洋二圓 | 吳之椿先生捐洋五圓 |
| 趙新吾先生捐洋五圓 | 瞿菲章先生捐洋三圓 | 趙森中先生捐洋三圓 | 郝象吾先生捐洋三圓 |
| Dr. and Mrs. Hargrove 捐洋十圓 | 仇春生先生捐洋三圓 | 關伯益先生捐洋三圓 | 宋英備先生捐洋三圓 |
| 曹理卿先生捐洋五圓 | 劉楚賢先生捐洋三圓 | 張筱台先生捐洋二圓 | 汪敬熙先生捐洋三圓 |
| 李燕亭先生捐洋五圓 | 馮准西先生捐洋二圓 | 李靜禪先生捐洋二圓 | 王直清先生捐洋二圓 |
| 余澤蘭先生捐洋三圓 | 李君範先生捐洋二圓 | 郭紹虞先生捐洋五圓 | 魏璣光先生捐洋三圓 |
| 馮芝生先生捐洋拾圓 | 張正甫先生捐洋二圓 | 劉少山先生捐洋三圓 | 嵇文甫先生捐洋三圓 |
| 王志剛先生捐洋二圓 | 李飛程先生捐洋三圓 | 黃紀瞻先生捐洋三圓 | 朱鑲亭先生捐洋一圓 |
| 吳慎予先生捐洋二圓 | 俞端甫先生捐洋三圓 | 張仲和先生捐洋二圓 | |

介紹新書

英文

▲**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一名天人損益論）

馮友蘭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此書係馮芝生先生之博士論文，其中對於各派人生哲學，俱有詳細的討論；留心東西文化及人生問題者，不可不讀！

▲**一種人生觀**（百科小叢書內）

馮友蘭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此小冊子，係馮芝生先生近來所作之短篇論文，對於所謂「人生觀之論戰」，有批評，並有積極的主張；並附有「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序言」，閱之可知該書之大概內容。

中州大學附屬中學之出版品

春潮社出版之旬刊『春潮』

每期銅元五枚

曙光社出版之半月刊『曙光』

每期銅元五枚

上二種刊物均由本校學生商店代售

本刊投稿細則

(一) 會員及非會員投稿，凡與本刊宗旨符合者，均表歡迎。文體不拘文言白話，但以未經他處登載者為限。

(二) 來稿須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稿紙以方格者為宜，能依本刊稿紙行格者尤佳。

(三) 稿末請詳細註名姓名住址，以便通函。

(四) 稿件登載與否，由本會酌定。登載者酌贈本刊。

(五) 稿件登載後，版權即為本會所有。(指導員之稿除外。)

(六) 登載之稿由本人負責。

(七) 來稿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如必須退還者，請預先聲明，並附寄郵票三分。

(八) 來稿本會有修改之權。

(九) 譯稿請寄原文。

(十) 來稿請寄交『開封中州大學文藝研究會

編輯部』

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 日出版

編輯者 中州大學文藝研究會編輯部

校訂者 中州大學出版委員會

發行者 中州大學文藝研究會

印刷者 上海太平洋印刷公司

代售處 開封文化書社

工 讀 社

北 京 大 學 出 版 部

各 省 大 書 房 部

定價 每期大洋兩角

郵費 每册三分

不許轉載